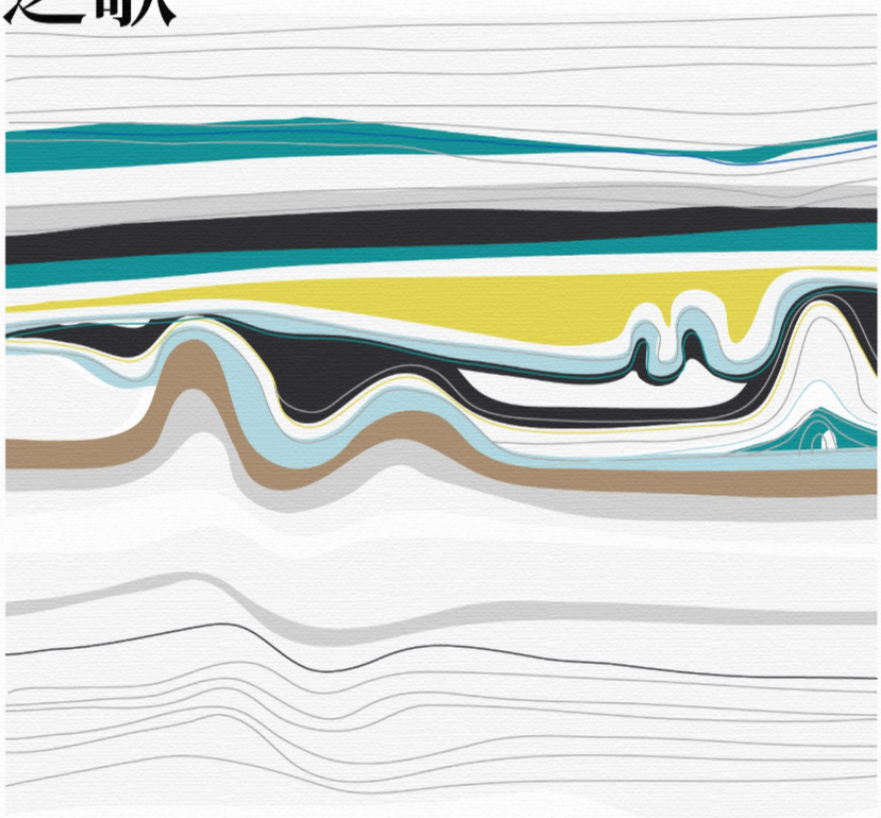
Siddhatha

Hermann Hesse

流浪者之歌

赫曼・赫塞 著

楊玉功 譯　丁君君 譯校



【導讀】

體味這世界的一切氣息

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

我第一次接觸《流浪者之歌》是在一九六七年，那年我二十歲，被父母送進精神病院。我當時的女朋友寄來這本書，我記得自己被扶坐在床上，緩緩拆開棕褐色的包裝紙。那時我因服用鎮靜劑而極度昏沉，一眼瞥見書的封面——一朵白色的睡蓮慵懶地安倚於一條河的水面，心想：「這個赫曼．赫塞是誰？」我從沒聽過這個人，也不知道這本書對我那個世代所造成的巨大影響，但書是少年時代的女友寄給我的，我因而覺得他是個大人物。不久，我就陷入深沉無夢的睡鄉。

醒來後，下午的白色天光已然消失，我發現自己躺在我的單人小床上，望著天花板的裂縫。屋外汽車的燈光不時照亮房間，我慢慢想起身邊那本書的存在。

打開書之前，我以為自己知道書的內容，但最初的幾頁已讓我大吃一驚。我原以為會讀到一個聖人的故事，而悉達多的煩惱卻是太過凡俗。我天真地問自己：「一個獲得開悟的人，內心怎麼會有這麼多陰暗的情感、這麼多恐懼？」此時我直接面對的是一個人反抗父親權威的經歷，更是一個人反抗社會所指派之命運的經歷。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不安與反叛會在這樣一個人的內心生長起來。

悉達多被視為一個樣板。所有的人都感覺到他會成為真正的婆羅門，並循著父親的譜系成為虔誠的教士。然而他的內心卻感知到神聖的教義也有所缺失，踏上征程、自尋正路的誘惑更為強大。

這種不安寧的心態對我而言再熟悉不過。我來不及細想，已經完全沉浸於書中的故事，急切地想與悉達多一起展開雲遊之旅。我身在一隅小室，心靈卻穿越時空，行進在印度塵煙飛揚的路途之中；我像他的摯友僑文達一樣，決意追隨一個求道者，經驗其所有的騷動與不安。

我並不知曉，在我房間窗戶的鐵欄之外，這本書正點燃一代人的激情。正如它與我不安分的靈魂對話，它也點撥了整個西方世界許許多多青春年少、心懷理想的男男女女。儘管本書寫於一九二〇年代，一九五〇年代才在美國出版，而真正顯現其影響力則是在六〇年代。

本書洗練的文筆與反叛的人物恰恰回應了一個世代的人內心的渴望：他們尋求擺脫流俗，擺脫功利主義，擺脫當前威權的自我之路。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眼見政府的許多謊言，眼見領袖們無力提出真正的選項，於是悉達多作為一個象徵出現於世；他象徵那些尋求真理的人——那些尋求自我之真理的人。在我這個世代的數十年前，赫曼．赫塞已然感受到我們這一代人那種內心的騷動、那種青春時代自尋其路的固有需求；這種需求讓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索取天經地義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我們自己的生命。赫塞的這種先知先覺也必然啟發未來時代的人們。

而作者自身由於自我發現的激情所驅使，在完成本書之前也要走過一系列的體驗。在寫作期間，他曾寫信給朋友，承認自我發現之艱難。的確，本書第一部的主題是掙扎與懷疑，寫作較為輕易，第二部則更加困難。那是因為第二部描述的是悉達多終將獲得覺悟的經歷，而悉達多的名字在梵文中意思是「目標已成者」[1]；試想，一個作家如何談論他未曾經驗的主題？如何在完全陌生的感覺中措辭？赫塞的堅韌以及對佛陀教義的深層體驗，使他創作出此智慧之珍寶。

然而在一九六七年，我並不知道這一切。讀完此書的幾天之後，我獲准離開精神病院。我依然記得那個陽光燦爛的清晨，我從外面看見那扇鐵欄隔絕的窗戶。我想到鐵欄內那些自認瘋狂的人曾向我透露，他們決意將自己與世界隔絕，因為對他們而言，這世界太難面對。然後我又想到悉達多，他執意將自己投入生命本質之真實，去找尋自我的道路。

那天早晨我深吸了一口氣，我要體味這世界所包含的一切氣息，我發誓：我要選擇生命。

（本文作者為世界知名作家，著有《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等書）

---

1. 中文舊譯「一切義成」。↑

【導讀】

哪裡都是一樣的——一個求道者的自由　林懷民

我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一九七一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保釣運動如火如荼。海外留學生對國民黨非常不滿，覺得政府很窩囊。

有一天我父親被派到美國考察，我陪他到紐約。他說那天下午要到聯合國抗議遊行，是政府組織的抗議活動，父親當然要去。我說我才不要去。我媽就說，這樣不好，你還是去。我就跟他們去了。車子到聯合國廣場時，他們被人接走了，我就跟他們說，等一等結束了我來接你們。

他們愕了一下，就被人帶往廣場那邊。我往相反的方向走。走過一條街，聽到國歌響起來。我停住腳楞在那裡。亂七八糟在街上走來走去。過了半小時後，我去接他們。抗議活動已經結束，人也散了，東河的風吹著，很多破掉的紙國旗在地上滾來滾去。那天本來說好，遊行後要帶他們去帝國大廈。我趕快去帝國大廈找人。天黑了，看台上沒有人。曼哈頓萬家燈火。

慌張，焦慮，回到飯店。母親開的門：「啊你呷飽未？」

兩位老人家從未跟我討論過這件事。在那「造反有理」年代長大的我往相反的方向走去，愈走愈遠，讓父母擔驚受怕。直到晚年，他們才鬆了一口氣。父親常向人自我介紹：「我是林懷民的爸爸。」那時，我總要想起母親關切的：「啊你呷飽未？」

自由

我二十五歲那年，揹著背包，從美國繞道歐洲回台。沒行程，亂亂走，莫名其妙到了葡萄牙海邊，那個叫作瀉湖的地方。在一個懸崖上面，無際的大海。一個草棚子裡，漁民烤了沙丁魚，給了兩片檸檬，一杯水。那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東西。那是我自由之身。在沒有雲門的時代。

哪裡都是一樣的

菩提伽耶大覺寺，晚上九點，廟清場了，大家魚貫而出。背後有一個人問說，您是台灣來的嗎？我轉過身，是一個喇嘛，卻講著漂亮的普通話。我非常驚訝，我說是呀，您哪裡來的？他說山東。山東人當喇嘛，這有點奇怪。我開始跟他聊天，請他到路旁茶座喝茶。

那是一月天，印度北方，很冷。

我說你是山東人，為什麼出現在這裡？他說，因為想去西藏當喇嘛，所以用幾年時間流浪、打工，終於到了拉薩，進了寺廟，負責在廚房煮東西，這讓他有飯吃，但他不隸屬任何仁波切，在僧團裡沒有身分。

幾年後，他決定去印度謁見達賴喇嘛。他從西藏邊界走走走，快到尼泊爾時被解放軍攔下，送回去關了一年。出來後又繼續走，再度被捕，又關了一年。第三次他穿越國境，到了印度。他帶著一個十幾歲的小喇嘛，從德蘭薩拉來到菩提伽耶參加法會。他們一路幫人頌經祈福，賺點小錢，有錢坐巴士，要不就走路。這一程，走了兩個禮拜。

我問他，你見過達賴喇嘛了？他說見過了，挺好的，也待了一陣子。那麼，接下來想幹嘛？他說想回西藏。回去不會被抓起來嗎？他跟我說，林先生，在哪裡都是一樣的。

我塞一點錢給他，他推了一陣子。我說請他為大家祈福，他就收了。走了幾步，我回過頭去看他，他把桌子弄乾淨，躺在那上面，把那單薄的袈裟蓋到身上，準備睡覺了。他真的是在哪裡都一樣。

他是我的上師。

（引自《打開雲門》的〈林懷民的人生辭典．說舞，說人生〉第三十～三十一頁）

【譯者序】

鏡照出自我內心的悉達多 楊玉功

「悉達多是誰？」或者「誰是悉達多？」不論你讀還是不讀《流浪者之歌》[2]這本書，這個問題一直在那裡，不來不去。

大學畢業那一年正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最後一年，那時我少年張狂、心無羈絆，有睥睨天下之氣。自己的畢業紀念冊有一欄是關於自己的問題：「你最崇拜的人？」我自填曰：「釋迦牟尼。」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確切心態似已不可考，固然有向道之意，卻也不乏佻達欣羨之心。想他喬答摩．悉達多何等富貴，世間繁華享受已盡，卻決意棄絕，經苦行之磨難而終獲無上正等正覺，且自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脫脫然一圓滿之人。而今想來，如彼之念固未脫離凡俗私己之意，以此之心，「悉達多在何方所」尚毫無線索，「悉達多是誰」更是無從談起。

後來斷斷續續也讀一點佛氏之書，悉達多的面目似乎愈來愈模糊。《金剛經》為佛學根本經典之一，此土惠能曾聞其一語而豁然大悟。《金剛經》鄭重其事如是我聞，信誓旦旦指為佛說。佛者，悉達多修行所成者也，然則悉達多是佛否？若悉達多非佛，佛號從何而來？若悉達多是佛，則《金剛經》中佛陀明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而無色無音聲的悉達多又是誰？

第一次讀《流浪者之歌》時，的確曾有些糾結之感。故事開始不久，悉達多見到了喬答摩，真像某書的標題——「遇見未知的自己」。某些譯者或讀者頗有犧牲精神，憂心忡忡道：「這個悉達多不是那個悉達多，將小說人物與歷史人物混為一談，赫塞在做什麼？而亂讀者之心的譯者豈能信託？」

這種想法未免低估和曲解了原作者。赫塞對於東方智慧的理解遠超我們的想像——悉達多與喬答摩佛陀非一非異。悉達多為眾生，喬答摩為覺者；悉達多是未覺之佛陀，喬答摩為已覺之眾生。

若讀者於此有所疑問，不妨回想佛陀於菩提樹下見性成道時所感慨之言：「奇哉！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由此觀之，不但悉達多是喬答摩，當僑文達心動神搖，洞見悉達多身上的喬答摩時，他與佛陀亦非一非異。作者赫塞在讀者心中創造了如此真切玄幻之心像，彼時之赫塞與悉達多或喬答摩，也必然是非一非異。直至一切讀者——大地眾生之一部——當其脫然泯滅其人我眾生壽者之別，其智慧德相豈非昭然若揭？

筆者亦曾有此番經歷，並曾寫成一首英文詩及自譯文，冒昧抄錄於此，冀讀者與上文「是誰」之辯自相參照：

The Mirror of Self 鏡中我相

Looking into the mirror 攬鏡自視

Who am I? 鏡中是誰

I see a known stranger 莫我可知

Heaving a sigh 惟有太息

I see that seed 玄牝有籽

Of Eternal Child 悠悠萬世

Who can still feed 不離赤子

On Innocence Mild 誠明之理

I see a Tree of Charm 生物煌煌

Reaching into the skies 光耀天堂

With Roots in the farm 根深沃土

Of his inner Paradise 恬然穆穆

I see my woman 有女靜淑

Embracing me 載拒載求

A lotus flower open 蓮開燦燦

Magnificently 荷葉爛漫

I see my self see 我知我視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鏡中莫止

A self that's free 從心所欲

To vanish and mass 空有不居

《流浪者之歌》一書也未嘗不可作為一面「自我之鏡」，或許能照出讀者內心之悉達多也未可知。

《流浪者之歌》出版過程甚為曲折，本書初版譯者序中不免頗多感慨（參見書後附錄），對於十幾年來所有對此書出版有過幫助的人們，我一直心懷感激之情；諸位讀到此處，請接受我的謝意。特別感謝明奘禪師的幫助，沒有與他交遊的一段奇緣，本中文版的命運尚不得而知。我還要特別感謝至今未曾謀面的丁君君女士的幫助，沒有她的寬仁與見地，《流浪者之歌》二版也很難出現在讀者面前。[3]

我也願意將本書出版後我所寫的一段部落格文字抄錄於下，作為紀念：

「《流浪者之歌》應該說代表了我迄今為止的許多人生經驗。當年如悉達多般的夢想與期許，而今似乎成了內心的現實，所有的磨折、掙扎與曲折，化為歲月之流的清澈與歡快。誰沒有陷入過春的旖旎？誰沒有過夏的癲狂？秋是沉著的季節，《流浪者之歌》的出版彷彿是瓜熟蒂落，從前的匪夷所思與無奈絕望，回首望去，已然是秋日的從容。

《流浪者之歌》的翻譯起因於非常的想法與際遇，青春不羈的熱忱在譯文中留下了痕跡，塵封的記憶是秋日楓林深處的墓碑，在斜陽的映襯下，惟有生命凝成的肅穆。而今，我願撕開《流浪者之歌》的書頁，在墓碑前焚化，以祭奠逝去的青春歲月。」

最後說說寫序的問題。寫序與譯書是兩回事，譯書像炒菜，你必須拿出專業的感覺，全情投入，火候的要求讓你不敢有絲毫輕忽之心；寫序像訪談，講炒菜如何備料，自己好哪一口，說自己炒的菜品如何色香味俱佳，所有這些都無可厚非。趙元任在《阿麗絲漫遊奇境記》的譯者序中說得好：「會看書的喜歡看序，但是會做序的要做到叫看書的不喜歡看序，叫他愈看愈急著要看正文……」所以，「會看書的諸位」不喜歡看這序，也許更說明我「會做序」，大家急著看正文就好了。

夏曆壬辰年甲辰月／西曆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寫於朝陽望京花園

1. 本書之簡體中文版書名為原文書名直譯：《悉達多》。↑
2. 簡體中文版初版於二〇〇四年出版，本文是譯者為二〇一二年簡體中文版第二版所做序文。↑

【第一部】

婆羅門之子

在房舍的陰影中，在陽光照耀下的河岸邊，在泊岸的小船旁，在柳樹林和無花果樹的濃蔭裡，悉達多，英俊的婆羅門[4]之子，年少的雄鷹，與摯友僑文達一同長大。在河岸邊，在神聖的祭祀和沐浴中，陽光曬黑了他淺色的臂膀。在芒果林中，在孩童的嬉戲間，在母親的歌聲和神聖的祭祀中，在聆聽博學父親的教誨和智者的談話時，樹影流入了他幽黑的眼眸。悉達多早已加入了智者的談話，與僑文達一道修習辯論、靜思與禪定的技藝。他已經學會如何默念「唵」[5]——這真言之本；吸氣時默默吸入它，呼氣時則凝神默默吐出它。此刻，他的前額彷彿放射出純淨思索的心靈之光。他已學會如何在自我存在的深層體認阿特曼[6]——永恆不朽，與宇宙合而為一。

他的父親心中充滿喜悅，因為兒子聰慧好學且渴慕知識；他知道兒子將會成為偉大的智者、祭司、婆羅門中的王子。

他的母親滿懷幸福地看著自己的兒子，注視著他落坐、起立和行走；強壯英俊的悉達多，四肢修長，體態完美地向母親問安。

每當悉達多走過城裡的街巷，年輕的婆羅門女子心中就會泛起陣陣愛的漣漪；他有著高高的前額、王者般的眼神，還有雋秀的背影。

他的朋友僑文達，另一位婆羅門之子，對他的敬愛超過了其他人。他愛悉達多的眼光與和藹的嗓音；他愛他走路的姿態與行動的完美文雅；他愛悉達多的一切所言所行，更愛他的精神、他高尚而熱切的思想、他熾熱的意志和崇高的使命。僑文達知道，悉達多絕不會成為一個平庸的婆羅門、一個懶惰的獻祭官、一個貪婪的咒語販子、一個傲慢無知的雄辯家，或僅是羊群中愚蠢善良的一員。而他，僑文達，也不想成為這些人之一，不想成為成千上萬庸庸碌碌的婆羅門之一。他要追隨人們愛戴的、傑出的悉達多。如果悉達多會成為神，如果他會進入大光明界，那麼僑文達會跟從著他，作為他的朋友、夥伴、僕人、衛士和他的影子。

就這樣，所有人都熱愛著悉達多，他也使所有人喜悅和快樂。

然而悉達多卻無法令自己喜悅快樂。他在無花果園中的玫瑰色小徑漫步，在林中幽綠的樹蔭下靜思，每日在贖罪池中洗浴自己的肢體，在芒果林的濃蔭深處參加祭禮；他舉止美雅，為所有人所愛，使所有人快樂，他的心中卻沒有快樂。夢境和不安寧的思緒從流動的河水，從夜晚閃爍的群星，從太陽的光芒中不斷向他襲來。迷惑與靈魂的躁動隨著祭祀的煙火升起，在《梨俱吠陀》[7]的詩句中瀰漫，在婆羅門長者的教義中騷動。

悉達多已開始在內心感到若有所失。他已開始感覺到，父親和母親的愛，以及朋友僑文達的愛不會永遠使他快樂，使他安寧，使他滿意而知足；他已開始懷疑，可敬的父親及其他教師——那些婆羅門的智者幾乎已把他們智慧的菁華傳授給他，已把他們全部的知識灌入他等待的容器。然而他的容器沒有盛滿，他的心靈沒有滿足，他的靈魂沒有安寧，他的心境沒有平靜。虔心沐浴是善，但那終究只是水，不能洗清罪孽，不能療慰思想之渴，更無法驅散心之恐懼。向諸神的奉獻與祈禱固然極美，但那就意味著一切嗎？這種奉獻是否使人快樂？而諸神又如何呢？真的是生主[8]創造了世界嗎？難道不是阿特曼獨自創世嗎？諸神的形體不是創造得像你我一樣嗎？不是像你我一樣無常而終有一死嗎？那麼向諸神的獻祭，是否是真與善的行為？是否明智和值得？除了唯一的阿特曼，人們還應當向其他什麼人獻祭？向誰表示尊崇？然而，阿特曼又在何方？那永恆的脈搏究竟在何處跳動？難道不是存在於自我之中？存在於內心的最深處？存在於每一個活著的人所帶有的永恆之中？然而，這自我，這最深處，這終極永恆又在何處？它不是筋骨，不是肉體，也並非思維或知覺，這就是智者所教誨的。那麼它究竟在何處？有沒有其他值得追尋的道路通向自我、通向阿特曼？沒有人能指明這道路，沒有人知道；無論是父親、教師、智者，或那些神聖的詩篇，都不知道。婆羅門與他們的神聖經典懂得一切的一切，他們關注一切——

世界的創生、語言的起源、飲食、呼吸、感官的秩序，以及諸神的事蹟……等。他們所知確實淵博，但倘若他們不瞭解那件唯一關鍵之事，那麼上述的一切是否還值得去瞭解？

神聖經典中的許多美妙詩節，特別是《娑摩吠陀奧義書》中曾論及這種最深處的終極之物。它寫道：「汝之靈魂即宇宙。」其中又說，在幽深的睡眠狀態中，人會跨入意識的最深處，住在阿特曼中。這些詩節蘊含著神奇的智慧，所有聖賢的學識都收攏在這些有魔力的辭句當中，如蜜蜂所集的蜂蜜般純粹。不，這些婆羅門智者世代相傳保存和搜集的大量知識不可輕易忽略。然而，那些能掌握也能體驗最淵深學識的婆羅門、祭司或智者又在何處？那些不但在睡眠中證得阿特曼，又能在清醒的意識中、在現實的生命中、在言語與行為的一切中實現阿特曼的求道者，他們又在何方？悉達多認識許多值得敬重的婆羅門，尤其是他的父親，他聖潔、淵博、德高望重。他的父親令人景仰，舉止從容而高貴，生活純潔，言談明達，頭腦中充滿高尚、美好的思想。然而即便如他那樣淵博，他是否真的內心寧靜極樂？他不也是一位充滿渴望的追求者嗎？他不也是帶著無止境的饑渴，不斷訴求於神聖的源泉——諸如祭祀、經典與婆羅門的論道？為什麼毫無過錯的他要每天沐浴一新，試圖洗清自己的罪孽？難道阿特曼不是存在於他的內心？源泉不是在他的心中流淌？人必須找到自我之內的源泉，必須擁有它，其他的一切只是探索——是彎路與錯誤。

這就是悉達多的思想；這就是他的渴求，他的悲哀。

他常自己默誦《歌者奧義書》中的一節：「確實無疑，梵天之名為真理；而證悟真理者將日日得入天堂之國。」他常常覺得天堂之國就在近旁，但他從未真正到達那裡，也從未能止息那終極的渴望。悉達多熟知許多智者，他們的教義亦為他所喜愛，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進入天堂之國，沒有一人能消除那永恆的饑渴。

「僑文達，」悉達多對他的朋友道：「隨我到那棵榕樹下，我們將修習冥想。」

他們來到榕樹之下打坐，彼此相距二十步左右。悉達多打坐並準備唸誦「唵」字，他輕聲誦出以下的詩行：

唵為弓，心為箭
箭矢之的在梵天
智者勇猛無懈怠

當慣常修習冥想的時間已過，僑文達起身站起，這時天色已晚，晚間沐浴的時間到了。他叫喚悉達多的名字，卻沒有聽到回答。悉達多已陷入深沉的冥想，眼睛凝視著某個遙遠的目標，舌尖稍稍露出於上下兩齒間。他似乎已止住呼吸。如此，他打坐已進入甚深禪定之中，專注於「唵」字真言，心之箭直指梵天。

三個沙門[9]行者曾經過悉達多的城邑，他們是流浪的苦修者，瘦弱疲憊。三人正值中年，幾乎全身赤裸，肩膀上滿是塵灰和血跡，曝曬於灼熱的陽光下，孤獨、陌異，對塵俗充滿敵意——人世間窮困潦倒的賤民。他們的周身迴旋著一種寧靜的激情，一種不惜一切的奉獻，一種殘酷的自我棄絕。

夜晚降臨，例行靜思的時間已過，悉達多對僑文達道：「我的朋友，明天早晨，悉達多將加入沙門的行列，他將成為一名沙門行者。」

僑文達聽了頓時臉色蒼白。他看到他的朋友臉上堅毅的表情，明白他的決心已如離弦之箭，無可更改。這一刻，僑文達意識到「那件事」開始了。悉達多將要走他自己的路；他的命運即將展開。而他自己的命運亦將隨著悉達多的命運展開，於是他的臉色蒼白得像曬乾的香蕉皮。

「悉達多，」他大聲道：「你的父親會允許嗎？」

悉達多看了他一眼，彷若剛從夢中醒來，在電光石火的瞬間，他讀透了僑文達的靈魂，僑文達的焦慮和順從。

「我們不用浪費口舌。僑文達，」他輕聲說道：「明日破曉，我將開始沙門的生活，我們不要再討論了。」

悉達多走進父親所在的房間。父親坐在樹皮編成的地席上，於是他走上前，默默站在父親身後，直到父親感覺到他的存在。「是你嗎，悉達多？」這位婆羅門問道：「那麼說出你的來意吧。」

悉達多道：「父親，蒙您的允許，我特來告訴您，我希望明天離開您的家庭，加入苦修者的行列。我希望成為一名沙門，我深信您是不會反對的。」

這位婆羅門沉默了許久。時光悄然流逝，小窗外的夜空已星移斗轉。兒子雙臂交叉在胸前，默默地站立，一動也不動；父親默默地坐在地席上，一動也不動；星辰在夜空中緩緩移行。終於，父親打破沉默，道：「激烈和惱怒的言辭對於婆羅門來說是不體面的，但是我的心中確有不悅。我不願聽到你再次提出這樣的請求。」

隨後這位婆羅門緩緩站起來；而悉達多仍默然叉手佇立。

「你在等待什麼？」父親問道。

「您知道。」悉達多回答。

於是父親懊惱地走出屋外，回到自己的居室躺在床上。

一個小時過去了，這位婆羅門無法入眠。他起身，來回踱步，走出自己的房間。他透過那間小屋的小窗看到悉達多仍叉手站立，一動也不動；悉達多淡色的長袍在夜幕中微微閃光。父親帶著一顆不安的心，回到自己的居室。

又一個小時過去了，這位婆羅門依然無法入眠。他又起身，來回踱步並走出房間。月亮已升上天宇。他透過小窗看見悉達多仍佇立不動，雙臂交叉在胸前；月華如水，映著他赤裸的腳踝。父親帶著一顆煩亂的心，回到自己的床上。

又過了一小時，又過了兩小時，父親一次次走出房間，看見悉達多仍佇立在月華裡，佇立在星光下，佇立在無邊的黑暗之中。他默默地一次又一次看到自己的兒子在那小屋裡凝立不動。他的心中充滿了怒氣和焦慮，充滿了恐懼與憂傷。

黎明破曉前的最後一個小時，父親再一次來到屋外並走進悉達多所在的房間。他看到少年仍舊站立在那兒，顯得高大而陌生。

「悉達多，」他說：「你在等待什麼？」

「您知道。」

「你要這樣站著等到天明，等到中午，等到夜晚嗎？」

「我將站立和等待。」

「你會累的，悉達多。」

「我會累的。」

「你會睡著的，悉達多。」

「我不會睡著。」

「你會死的，悉達多。」

「我會死的。」

「那麼你寧死也不願服從你的父親嗎？」

「悉達多一向服從他的父親。」

「那麼你要放棄你的打算？」

「悉達多會做他父親所要求的事情。」

第一抹天光投進室內。父親看到悉達多的雙膝微微顫慄了一下，但悉達多的臉上卻沒有顫慄，他的目光注視著遠方。終於，這位婆羅門意識到，悉達多再也不能留在家鄉陪伴他——他已然離開了。

父親輕撫悉達多的肩膀。

「你將進入林中，」他說：「並成為一名沙門。如果你在林中找到天堂之樂，回來傳授給我；如果你遭遇幻滅，仍回到我身邊，我們將再次一同向諸神獻祭。現在，去吻別你的母親，告訴他你的去向。至於我，我該去河邊進行晨間沐浴了。」

說罷，他的手從悉達多的肩上滑落下來。他走出了房門。悉達多試圖走動，身體不禁搖晃了一下。他控制住自己的身體，向父親鞠躬致意，並到母親那裡去做父親所要求的事。

黎明時分，悉達多拖著麻木僵冷的雙腿，緩緩離開仍在沉睡的城邑。一個蹲伏的身影從城邊最後一間小屋旁站起來，一同加入了雲遊苦修者的行列，這就是僑文達。

「你來了。」悉達多微笑道。

「我來了。」僑文達道。

---

1. 印度四大種姓中的最高階層，執掌宗教祭禮以及《吠陀經》的研習與傳授。↑
2. 「唵」最早出現於印度的《吠陀經》，並被認為是梵天的示現，亦是佛教六字真言的起首字。↑
3. 印度教中的靈魂或本源。↑
4. 《吠陀經》是印度最古老的經典總集，分為四部，《梨俱吠陀》為其中一部。↑
5. 印度教中的造物主。↑
6. 離家苦行者的總稱。↑

沙門

當天傍晚，他們追上了三位瘦削的沙門，要求加入他們的行列並宣誓遵從。兩人獲得接納。

悉達多將自己的長袍送給路上遇到的一位窮困婆羅門，只留下一塊腰布和一件線已綻開的土色披風。他一天只進食一餐，而且只吃生食。隨後他齋戒了十四天，又齋戒了二十八天。他的軀幹和兩頰日漸消瘦。他那因瘦削而變大的眼睛閃耀著灼熱的幻夢，乾枯的手指生出長長的指甲，下頷也冒出短硬乾燥的鬍鬚。他遇見女人時，目光變得冰冷；經過市鎮，看到衣著華貴的人，嘴角流露出一絲輕蔑。他看到商人經商，王孫行獵，送葬者哀悼死者，醫生治療他們的病人；他看到妓女賣身，戀人做愛，祭司決定播種的季節，母親撫慰她們的孩子——所有這一切都不值一看，一切都是欺騙，一切都散發著謊言的惡臭，一切意義、快樂或美麗皆是幻象，一切皆是虛妄的腐朽。世界充滿辛酸，生命即是苦痛。

悉達多的目標只有一個——使「自我」化為空無，拋卻一切渴望、欲念、夢想、快樂與悲傷——讓自我死滅；在空寂的心靈中尋得安寧。在抹除了自我的思維中等候奇蹟——這就是他的目標。當自我被征服而寂滅，當心中所有激情和欲望都歸於靜默，那終極之物必然會覺醒，那非自我的最深層存在，那偉大的祕密。

默默地，悉達多佇立在暴烈的日光下，充滿痛苦和乾渴，而他堅持著，直到不再感覺到痛苦和乾渴。默默地，他佇立在雨中，雨水從他的頭髮流過僵冷的肩膀，流到僵冷的髖部和雙腿，而這苦行人仍站立著，直到肩膀和雙腿不再感到僵冷，直到它們沉默並寂靜。 默默地，悉達多匍伏在荊棘叢中，鮮血從火燒火燎的身體滴落，傷口潰爛，而他仍僵臥不動，直到血不再流淌，直到刺痛感停息，直到身體不再灼燒。

悉達多端坐不動，修習減省呼吸的次數，放慢呼吸乃至屏住呼吸。在呼吸之間，他練習放慢自己的心跳，減省心跳的頻率，直到心跳極緩甚至幾近停止。

在沙門中年紀最長者的指導之下，悉達多按照沙門的戒律修習自制與冥想。一隻蒼鷹飛越竹林，悉達多將那隻蒼鷹攝入自己的靈魂，飛越森林和山巒；他化為一隻蒼鷹，獵食魚類，忍受蒼鷹的饑餓，使用蒼鷹的語言，經歷蒼鷹之死。一隻死去的豺躺在沙灘上，悉達多的靈魂溜進豺的屍身，化為一隻死去的豺，躺在沙灘上，腫脹、發臭、腐爛，為鬣狗所肢解，為兀鷹所啄食，化為殘骸與塵土，最終融於大氣之中。悉達多的靈魂死去，腐朽，歸於塵土而重又復活，體驗了生命輪迴的陰鬱魔力。他像個獵人，帶著新的渴望尋覓逃脫生命輪迴的某個缺口，而在這個缺口中，一切因果都已終結，毫無痛苦的永恆亦從此開始。他扼殺自己的感官，他除滅自己的記憶，他逃脫出自我並融於世上萬千形態之中。他是動物，是屍體，是岩石，是木，是水，而每次他都再度清醒，在日光下，在月華中，他又成為自我，再次投入生命的輪迴，再次感到渴望的躁動；征服了舊的渴望，又會感到新的渴望。

悉達多從三位沙門處學到了很多；他學會了許多摒棄自我的法門。他沿著棄絕自我之路，經受了痛苦，經歷了自覺的受難並征服苦難，經歷了饑餓、乾渴與疲憊。他沿著棄絕自我之路，冥想，入定，拋卻一切心識之相。他嘗試了種種不同的修行之路，千萬次拋棄自我，連日沉浸於虛空無我之境。儘管所有這些修行使他遠離自我，最終卻仍舊引導他回到自我；儘管悉達多千萬次逃離自我，安住於虛無，安住於動物或岩石，但回歸卻總是無可避免。在無可挽回的回歸時刻，他在陽光下、月華裡、陰影中，或在雨中再度發現自己，再度成為自我和悉達多，再度感受生命循環的繁重折磨。

在他身旁跟從著他的影子僑文達，也走過同樣的道路，作出同樣的努力。除了修行或必要，他們極少彼此交談。有時他們一道去村落為自己和師父乞食。

「你怎麼想，僑文達？」一次準備外出乞食時，悉達多問道：「我們是否有所進步？我們是否達到了目標？」

僑文達答道：「我們已經學會許多，而且我們仍然在學。悉達多，你會成為偉大的沙門行者。每一種法門你都能很快學會，沙門的長者經常稱讚你。有朝一日你會成為一位聖者，悉達多。」

悉達多道：「我卻不這麼想，我的朋友。幾位沙門迄今傳授於我的一切，我原可以更快捷、更容易地學到，在煙花柳巷的每一個酒肆裡，在腳夫賭徒之間。」

僑文達說：「悉達多在說笑。與那些賤民在一起，怎麼能學會冥想、調息、忍耐饑餓和痛苦的技藝？」

悉達多彷彿自言自語般輕道：「什麼是冥想？什麼是對肉體的棄絕？什麼是齋戒和調息？那只不過是在逃離自我，只不過是對自我所受苦難的一種短暫的逃避，只不過是針對生命的荒謬與痛苦的一種暫時的麻醉劑。一個牧牛人在小酒館裡喝幾碗米酒或椰奶時，他也在做同樣的逃離，也在用同樣的麻醉劑。於是他不再感覺到自我，不再感覺到生命的苦難，於是他找到了暫時的逃避。那碗米酒使他昏然沉入睡鄉，他同樣找到了悉達多和僑文達在長時間修行中逃離肉體並安住於非我之境時所找到的感覺。僑文達啊，就是這樣。」

僑文達說：「你可以這樣說，我的朋友，然而你很清楚，悉達多並非牧牛人，沙門也並非酒鬼。一個酒徒固然找到了逃避的方式，固然得到了短暫的休憩和平安，一旦從幻夢中醒來，他就會發現一切一如從前。他並沒有變得更為明智，並未得到任何知識，並沒有進入更高的境界。」

悉達多面帶微笑道：「我不知道，我從來不是酒鬼，但是，我，悉達多，在自己的修行與冥想中只獲得了短暫的麻醉，而我們仍如母腹中的嬰兒一樣，離智慧與救贖遙遙無期，這一點，僑文達啊，我確實知道。」

另一次，悉達多與僑文達離開苦修林去為師父和其他同伴乞食。悉達多開口道：「那麼，僑文達，我們是否走在正確的路途上？我們是否在接近智慧？我們是否在趨於救贖？抑或我們只是在原地兜圈？然而，我們原本的目標卻是逃離輪迴。」

僑文達道：「我們已經學到許多，悉達多，我們仍需學會更多。我們並非在原地兜圈，我們在不斷向上，道之路是一個上升的螺旋形，我們已經攀登了許多台級。」

悉達多答道：「你認為我們可敬的師父——那位最年長的沙門有多大年紀？」

僑文達道：「我想他大約已經六十歲了。」

於是悉達多道：「他已經六十高齡而仍未證得涅槃[10]。他會這樣一直修行到七十歲，然後八十歲；而你我也將如他一樣老朽卻仍在無休止地修行、齋戒與冥想，但我們無緣證得涅槃，無論我們自己還是那位長者都不能。僑文達，我相信所有沙門中甚至不會有一人能夠證得涅槃。我們只找到一點安慰，找到一些麻醉，我們只學會一些把戲來欺騙自己，但那件最根本的大事——道中之道——我們沒有找到。」

「不要說出如此可怕的話，悉達多，」僑文達道：「怎麼可能呢？這麼多學者，這麼多婆羅門，這麼多苦修而可敬的沙門，這麼多追尋者，這麼多獻身於內心生活的人，這麼多虔誠的人，難道沒有一人會找到道中之道嗎？」

悉達多以一種蘊含著悲哀與嘲弄的語調，半是惆悵、半是調侃地輕聲道：「僑文達，不久之後，你的朋友就會離開這條曾與你一同走過很長征程的沙門之路。我苦於渴望的煎熬，僑文達，而在這漫長之路上，我的渴望並未絲毫減少。我一直在渴求知識，我一直充滿疑惑。年復一年，我求教於婆羅門的智者，年復一年，我求教於神聖的《吠陀》經典。很有可能，僑文達，即使我去求教於犀牛或黑猩猩也會同樣有用、同樣明智，也同樣有益。我耗費了很長時間才終於明白，一個人無法通過學習得到任何東西！我相信，萬物之中並不存在我們稱之為『學習』的事物。我的朋友，世上只存在一種知識，即阿特曼，它無處不在，它存在於你，存在於我，存在於每一種造物之中。而我已開始相信，這種知識的最大敵人莫過於求知之渴，莫過於學習之路。」

僑文達聽罷在路上停下來，舉起雙手，道：「悉達多，不要用這種話來折磨你的朋友！你的言辭真讓我困惑。想一想，如果真的如你所說，不存在任何學識，那麼虔誠的祈禱又有什麼意義？婆羅門的尊嚴、沙門的聖潔又將置於何地悉達多，一切將成何體統？世上還有什麼神聖的事物？還有什麼值得珍惜和崇敬?!」

隨後僑文達輕聲對自己唸誦著《奧義書》中的詩行：

誰以純淨深定之心
沉入阿特曼
他所感知天堂之樂
將不可言傳

悉達多默默無語，久久思索著僑文達所唸誦的詩句。

他垂首佇立，沉思道：「的確，那一切對我們而言神聖的事物將如何存在？還能剩下什麼？還能留下什麼？」他無奈地搖了搖頭。

兩個年輕人與沙門一起生活和修行了大約三年的時光。這時，他們從各種管道聽到種種傳聞：一個名叫喬答摩的人已出現於世，他已征服自我之中的世間眾苦，並永遠止息了再生之輪。他就是佛陀，人們稱之為世尊[11]。他遍遊王國各地宣講佛法，擁有眾多弟子。他沒有財產，沒有家庭，沒有妻子，身披苦行者的黃色斗篷，前額很高，是一位真正的聖者。許多婆羅門及王孫貴族在他面前頂禮膜拜，並皈依成為他的弟子。

這樣的傳說，這樣的謠言，這樣的童話到處可以聽到，到處在傳誦。城裡的婆羅門和林中的沙門都在紛紛議論。佛陀喬答摩的名字不斷傳到年輕人的耳中，有的說好，有的說壞，有的讚美，有的嘲諷。

正如一個國度遭受瘟疫蹂躪時，就會有這樣的傳言：一位智慧博學的人出現了，他的言語與氣息就足以治癒患者；而這種消息會傳遍全國，人們都紛紛議論；許多人深信不疑，許多人心存疑惑，也會有許多人立即上路去尋找這位智者和施恩人。有關那位釋迦族智者的傳聞，有關佛陀喬答摩的福音般的訊息，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傳遍了全國。信徒宣稱他具足無比的智慧：他憶起了自己的前生，他已證得涅槃並永不墮輪迴，不再投入陰鬱無常的現象之流。關於他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奇妙傳說：他曾示現神蹟，他降服了魔鬼，他曾與眾天神交談。然而他的敵人和懷疑者卻說這個喬答摩是個無所事事的騙子；他奢侈度日，鄙棄獻祭；他不學無術，對修行與禁欲一無所知。

有關佛陀的傳聞令人神往，散發著極大的誘惑力。這世界令人厭倦，生命之路艱難，而此時卻似乎出現了一掬希望之泉，似乎傳來了一種新的訊息：溫暖而令人感到慰藉，充滿了美好的承諾。到處都是有關佛陀的傳聞，全印度的青年都在傾聽，並感到一種期待、一種希望。無論城鎮還是村落，任何一個朝聖者或陌生人，只要他帶來世尊釋迦牟尼的消息，都會受到婆羅門子孫的歡迎。

這些傳聞也傳到了林中的沙門以及悉達多、僑文達的耳中。緩緩的，一點一滴的，每一點滴都載滿希望，每一點滴都載滿疑惑。他們極少談論此事，因為沙門長者對這種傳聞絕無好感。他聽說過這個所謂的佛陀曾是林中的苦修者，後來投向了塵俗的享樂，過著奢華的生活；他對這個喬答摩頗不以為然。

「悉達多，」一次僑文達對他的朋友道：「今天我去了一個村落，一位婆羅門邀我到他的宅院。當時屋裡正巧有一位來自摩揭陀的婆羅門後裔，他曾親眼見到佛陀，並曾親耳聽到佛陀說法。真的，我的胸中充滿了痛苦；我多麼希望悉達多和我能夠親歷那一刻，聆聽這位一切圓成的聖者親口演說教義！我的朋友，我們是否也應去親耳聆聽佛陀的教義？」

悉達多道：「我一直以為僑文達會留在那幾位沙門身邊；我一直相信他的目的就是活到六十歲、活到七十歲並繼續修行沙門傳授的技藝。但我對僑文達的理解是多麼有限！我對他內心的理解是是多麼有限！而現在，我親愛的朋友，你也希望打開一條新路，你也希望去聽佛陀的教義！」

僑文達道：「嘲笑我總是讓你開心。你儘管笑我，沒有關係，悉達多。你難道不也是感到一種渴念，一種前去聆聽這種教義的願望？你不是還曾對我說過，你不會在沙門之路上停留太久？」

悉達多大笑，笑中流露出一絲悲哀，一絲嘲弄，道：「你說得很好，僑文達，你記的很清楚。但你一定也記得我對你說過其他的話——我已對所有教義和修習感到懷疑和疲憊，我已對所有教師的言辭無甚信心。但是，很好，我的朋友，我願意去聽一聽這種新教義，儘管我的內心相信我們已然品嘗了這種教義最美的果實。」

僑文達答道：「我很高興你能同意。但請告訴我，在聽到喬答摩的教義之前，我們如何可能已發掘了最珍貴的果實？」

悉達多道：「讓我們享用這一果實，並繼續期待吧，僑文達。我們已經受了喬答摩的恩惠。這個恩惠就是他已呼喚我們離開沙門。至於是否還有其他更美的果實，讓我們靜心等待吧。」

同一天，悉達多告知沙門長老他們決定離去。他的態度禮貌而謙遜，符合晚輩與弟子的身分。然而那老人十分惱怒，因為兩個年輕人要同時離開他。他提高嗓門，狠狠地喝斥他們。

僑文達大驚失色並窘迫不堪，悉達多則湊到僑文達的耳畔悄聲道：「現在我要向這位老人顯示一下我從他那裡學到的一點東西。」

於是他走近沙門長者並站定，專注一意，心無旁騖；他注視老人的眼睛並以自己的神情攫住了他，將他催眠，使他沉默，征服他的意志，並命令他靜靜聽從自己的擺布。老人變得沉默無言，目光凝滯，意志癱瘓；他的雙臂下垂，在悉達多施展的魔力之下，他已無能為力。悉達多的意志已控制住這位沙門，他只能按命令行事。於是那老人頻頻鞠躬，對他們二人表示祝福，並結結巴巴地祝他們旅途平安。兩個年輕人感謝老人的誠心祝福，鞠躬還禮，啟程出發了。

在路上，僑文達道：「悉達多，我真沒想到你已經從沙門那兒學會了那麼多。催眠一位沙門長老是非常困難的。說真話，如果你留在他們那裡，你很快就能學會在水面行走。」

「我可沒有心思在水面行走，」悉達多道：「讓那些老朽的沙門為此種技藝而感到心滿意足吧！」

---

1. 去除一切執著的解脫狀態，圓滿與極樂。↑
2. 佛陀十號之一：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喬答摩

舍衛城[12]中的每個孩子都知道佛陀世尊的大名，每個家庭都願意將默默乞食的喬答摩弟子的缽盂盛滿。城近旁就是喬答摩最常盤桓之地——祇樹給孤獨園。此園為世尊的崇信者、富商給孤獨長者[13]所獻。

尋找喬答摩精舍的兩位年輕苦行者，藉由傳說的指引和一路詢問，終於抵達這裡。他們進入舍衛城，來到第一家的門前默默乞食，主人立即將食物施與了他們。兩人分享了食物，然後悉達多向施與食物的女主人問道：

「善良的婦人，我們希望知道佛陀世尊居住在何處。我們是林中來的沙門，特來拜見這位一切圓成的聖者，並聆聽他親口演說的教義。」

「啊，林中的沙門，你們已經到了你們要尋找的地方。世尊居住在祇樹給孤獨園。你們可以在這裡過夜，朝聖的年輕人，這裡有足夠的地方。大量蜂擁而來聆聽佛法的人都在這裡停留。」

僑文達歡欣鼓舞，大喜道：「啊，那麼我們已經到達目的地，我們的旅程業已結束。但請您告訴我們，朝聖者所敬愛的嬤嬤，您是否認識佛陀，您親眼見過他嗎？」

那婦人道：「我見過世尊很多次。有許多次我看見他默默步行經過城裡的街巷，身披黃色僧衣，在某一家的門前默默端出乞食的缽盂，然後手持盛滿的缽盂歸去。」

僑文達聽得入迷，還想問更多的問題、聽更多的講述，但悉達多提醒他是該離開的時候了。於是他們向婦人致謝並告別。他們不再需要問路，因為許多朝聖者及喬答摩信徒中的僧侶也正向祇園方向前進。他們晚間到達祇園時，仍不斷有人陸續到來。這時有一陣人聲的騷動，人們在要求並尋找容身之處。這兩位年輕的沙門已習慣林中生活，他們默然無語，很快找到了遮蔽處，在那兒停留到第二天清晨。

日出時分，他們驚訝地發現竟有那麼多信徒和好奇的人們在這裡過夜。穿黃色僧袍的僧侶穿梭於這座大園林的每條路徑。樹下坐滿了僧侶，或默默入定，或進行激烈的論辯。這座濃蔭蔽日的園林像一個市鎮，充滿熙熙攘攘的人群。絕大部分的僧人都要手持缽盂外出為午餐乞食，午餐也是他們一天中唯一的一餐。即使佛陀本人早晨也外出乞食。

彷彿受到某個神祇的指引，悉多達看到了他並立即認出他來。他看見佛陀手持一只缽盂靜靜離去，身披黃色僧衣，是個毫無驕慢之態的人。

「你看，」悉達多悄聲對僑文達道：「那就是佛陀。」

僑文達用心注視著那位身著黃色僧衣的僧侶，從表面上看來，他似乎與其他數百名僧侶並無兩樣。然而，僑文達也很快認出了他。是的，是他。於是他倆跟隨著他，默默觀察。

佛陀謙然地走自己的路，陷入沉思之中。他平和的表情既非歡喜，亦非憂傷。他彷彿從內心發出溫和的微笑。他靜靜地、安祥地走著，帶著一種隱隱的微笑，彷彿一個健康的孩童。他身著僧袍，正如其他僧侶一樣有條不紊地行進著。然而，他的面容，他的步態，他安祥的俯視的目光，他安祥的低垂的手臂，乃至於他的每一根手指，都顯示著寧靜，顯示著圓滿，無所依循，無所尋求，映射出一種永恆的光明，一種無止息的平安，一種無懈可擊的寧靜。

就這樣，喬答摩緩步入城乞食。兩位年輕的沙門能認出他，只是憑著他那完美安祥的舉止與寧和的儀態，其中沒有追尋，沒有欲望，沒有依循，沒有勉強，充滿了光明與安寧。

「今天我們就能聽到他親口宣講的教義。」僑文達道。

悉達多沒有回答。他對佛陀的教義並不十分好奇，他並不認為這種教義會教他們多麼新鮮的東西。儘管僅是從二手傳聞甚至是更間接的管道，他與僑文達都已聽說過佛陀教義的主旨。然而他留心觀察喬答摩的頭部，他的肩膀，他的雙足，他的安祥的低垂的雙手；對悉達多來說，似乎佛陀每一根手指的關節之中都充滿教義，佛陀身相的每一處都在言說、呼吸、散發和放射著真理。這個人，這位佛陀，真是一位完完全全的聖者。悉達多從未如此敬仰過一個人，也從未如此愛過一個人。

他們倆跟隨佛陀進入舍衛城並默默地返回。他們決定當天禁食。他們看到喬答摩歸來。他帶著自己的飯食走入弟子群中——他的飯量微乎其微——然後默默退到芒果樹蔭中。

黃昏時分，當暑熱消退，所有露宿的人都活躍起來並聚集在一起。這時，他們聆聽了佛陀說法。他們終於聽到了佛陀的聲音，這聲音也同樣完美、平和，充滿安寧。喬答摩論述苦難，論述苦難的誕生和苦難的熄滅，他言談沉靜，安寧，澄澈。生命即苦，世間充滿苦難，然而解脫痛苦的道路業已被發現，追求佛道的人必能得救。

世尊以一種沉靜而堅定的聲音宣講四諦[14]，宣講八正道[15]。他耐心的以慣常的方式講道，輔以譬喻和重述。他的聲音明亮而平和，在眾多聽者的上方盤旋，如光之運行，如夜之星辰。

佛陀講道結束時已是夜晚。許多朝聖者走上前去要求加入佛的僧團。佛陀接納了他們，道：「你們對教義聽得很認真，那麼就跟從我們進入極樂之園，斷滅一切痛苦。」

僑文達，一位向來羞怯的人，也走上前道：「我願皈依世尊和他的教義。」他要求成為僧團的一員並得到了接納。

當晚佛陀歸去時，僑文達立刻轉身對悉達多急切的說：「悉達多，我本不該責備你。我們都已經聽了世尊說法，我們都已聆聽了他的教義。僑文達聆聽了佛法並已信受奉行，而你，我親愛的朋友，你難道不願意也行走於得救之路嗎？你還要拖延，還要等待嗎？」

聽了僑文達的話，悉達多彷若從夢中醒來。他久久注視著僑文達的臉龐，語氣肅然地輕聲道：「僑文達，我的朋友，你已走出了那一步，你已經選擇了自己的路。你一直是我的朋友，你一直落後一步跟從著我。我曾經常想，是否有一天僑文達能跟隨自己的心，沒有我而獨立走出一步？現在，你已是一個男子漢，你選擇了自己的路。願你沿這條路走下去，我的朋友，願你得到救贖！」

僑文達仍未完全明白，他不耐煩地重複自己的問題：「說呀，我請求你，親愛的朋友！說你也必定向佛陀宣誓皈依。」

悉達多用手輕撫僑文達的肩膀：「你已經聽到我的祝福了，僑文達。我再說一次，願你沿這條路走下去，願你得到救贖！」

一瞬間，僑文達意識到朋友就要離開他，哭了起來。

「悉達多。」他哀泣道。

悉達多親切地對他說：「別忘了，僑文達，你現在已經屬於佛陀的神聖僧團。你已經拋棄了家庭和父母，拋棄了出身和財富，拋棄了友誼，拋棄了自我的願望。這就是佛陀教義所倡導的，這就是世尊的意志，這也是你自己的心願。明天，僑文達，我就要離開你了。」

兩個朋友在林中漫步許久。他們躺了很久卻無法入眠。僑文達再三催促朋友說出他不願皈依佛法的原因，或他在佛陀的教義中發現了何種瑕疵。然而悉達多一再駁回了他的問題，道：「安靜下來，僑文達。世尊的教義非常完善，怎麼可能從中發現瑕疵呢？」

第二天清晨，一位佛陀的弟子、最年長的僧人之一來到園中召集所有甫皈依佛法的人，向他們分發黃色僧衣，指導他們學習初步的教理與僧團的戒律。於是僑文達只好強自割捨，擁抱並告別了他青年時代的朋友，加入了見習僧侶的行列。

悉達多漫步園中，陷入深思。

這時他遇見了喬答摩世尊。他恭敬地向佛陀問安，佛陀的表情充滿慈愛與安祥。於是這位年輕人鼓起勇氣請求世尊與他交談。世尊默默表示首肯。

悉達多道：「稀有世尊，昨日我有幸聆聽了您的深妙教理。我與我的朋友專程遠來聽講，現在我的朋友已經皈依於您，而我將繼續我的求道之旅。」

「隨您的願望。」世尊謙和地說。

「我的談話可能過於魯莽，」悉達多繼續道：「但我不希望未經向世尊誠實地陳述我的思想就離開。世尊可否聽我再多說幾句？」

佛陀默默點頭准許。

悉達多道：「稀有世尊，我尤其在這一點崇仰您的教義：一切都完美清晰並得到了確證。您指明這世界是一列圓滿的、不間斷的鏈條，一條由因果連綴而成的永恆之鏈。世界從未被如此清晰地描述，也從未被如此無可辯駁地展現。以您的教義來觀察這世界，每一個婆羅門都會心情激動，因為他發現這世界圓融而統一，沒有任何漏洞，如水晶般明晰，既非決定於偶然，也非決定於神祇。無論世界的一切是善是惡，無論生命自身是苦是樂——也許確實如此，但這並不重要——而世界的圓融統一，所有事件的環環相扣，以同一生成變異和滅亡的規律，以同一永恆之流對世間一切偉大與渺小的完全包容，這一點，一切圓成的聖者，清晰地從您崇高的教義中顯現出來。但是，根據您的教義，世間萬物的圓融統一及其邏輯結果，卻有一個地方遭到了破壞。通過這個小小的缺口，圓融統一的世界中出現了某種陌生的東西，某種新鮮的東西，某種以前未曾有過而且無法展示、無法證明的東西：就是您那超出世間的真理，關於救贖的教理。由於這小小的缺口，通過這小小的裂縫，那唯一的永恆的世界規律又一次破產。請寬恕我提出這一異議。」

喬答摩一直靜靜聽著，一動也不動。隨後這位一切圓成的聖者以他善意、謙和、清亮的嗓音說道：「你對教義聽得非常認真，婆羅門的後裔，而且你對教義思考得如此深刻，值得稱道。你發現了教義中的一個漏洞。你可以繼續仔細思考。然而讓我來告訴你這個渴求知識的人，不要陷入論辯的淵藪和言辭的衝突。辯言毫無意義，它們或優美或醜陋，或聰明或愚蠢，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或拒絕。然而你已聽過的教義卻並非我的辯言，它的目標也並非向那些追求知識的人解釋這個世界。它的目標與眾不同：就是超脫苦難而得救。喬答摩所宣講的僅此而已。」

「不要惱怒於我，稀有世尊。」年輕人道：「我與您交談的目的並非想就言詞而向您辯難。您說一切辯言都沒有任何意義，這一點毫無疑義，但容我再說幾句：我未曾有一刻懷疑您，我未曾有一刻懷疑您是一切圓成的覺者，您已達到千萬婆羅門及其子孫力求達到的目標。您已超脫了死亡。您以自己獨自的追尋，以自己獨特的方式，通過思考，通過冥想，通過知識，通過覺醒而達成了此一目標。您並未通過教義學會任何東西。所以我認為，世尊，任何人也無法通過教義而得到救贖。稀有世尊，您不可能以言辭和教義向任何人傳達您在覺醒的那一刻所體驗的事件。覺者佛陀的教義包容了許多，傳授了許多——諸如如何正確地生活，如何脫離邪惡，然而，有一點是這明晰、值得尊崇的教義並沒有包括的，那就是世尊本人自身體驗的祕密。這就是我在聆聽您的教義想到並意識到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繼續走我自己的路——並非去尋求其他更好的教義，因為我知道那並不存在，而是要離開所有的教條與導師來達到自己的目標——不然就死去。然而我會常常回憶起今天，稀有世尊，我會常常回憶起這一刻：我親眼見到一位聖人站在我面前。」

佛陀的眼光低垂，他那深奧莫測的表情顯示出徹底的寧靜。

「我希望你的推論沒有弄錯，」世尊緩緩說道：「願你達到自己的目標。不過告訴我，遠方來的沙門，你已經見到了我的僧團以及皈依教義的許多兄弟，你是否認為，這些人最好拋棄教義再回到塵俗那受欲望所統治的世界？」

「我從未有過這樣的念頭，」悉達多大聲道：「願他們所有的人都遵循您的教義！願他們達到自己的目標！我無權評判他人的生活，我只能為自己作出判斷。我必須選擇或拋棄。身為沙門，追求的是逃離自我而得到解脫。稀有世尊，假如

我成為您的信徒，我擔心這只會停留在表面，我擔心我會欺騙自己，認為自己已然心靈平安並得到了救贖，而事實上自我卻繼續存在和生長。因為我會將教義、我的後來者以及對您的熱愛澆灌成自我。」

佛陀帶著一絲微笑，以一種無比沉靜的睿智和善意，凝視著這個陌生人，並以一種幾乎無法察覺的姿態示意他退下。

「你很聰明，遠方來的沙門，」世尊道：「你懂得如何巧妙地論說，我的朋友，提防你自己過分的聰明。」

佛陀緩步走開，而他的目光和微笑則永遠銘刻在悉達多的記憶中。

「我從未見過一個人能有如他一樣的儀態，能夠如他一樣微笑、趺坐和行走，」悉達多想：「我也希望能有如他一樣的儀態，能夠如他一樣微笑、趺坐和行走。如此瀟灑，如此尊嚴，如此謹飭，如此坦誠，如此單純而又如此神祕。一個人只有探入了自己的最深處才能有如他一樣的神態和舉止。我也必須探入自己的最深處。」

悉達多心想：「我見到了一位偉人，唯獨在他面前，我必須低垂雙眼以示欽服。我永不會在任何其他人面前低垂我的雙眼；任何其他的教義都無法再吸引我，因為這個人的教義也並未做到這一點。」

「佛陀劫奪了我，」悉達多又想：「然而儘管他劫奪了我，他也給予我某種更有價值的東西。他奪去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原來信仰我，現在轉而信仰他；我的朋友原來是我的影子，現在卻成為喬答摩的影子。但是他卻將悉達多給予了我——我內心的自我。」

---

1. 古印度佛教聖地，相傳為佛陀居留說法處。《金剛經》中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敷座而坐。」可與此章中描述的情景相參照。↑
2. Anathapindika，佛在世時一位長者之名。↑
3. 四諦是佛教教義之一，指苦、集、滅、道四種真理，是佛陀成道之後，於鹿野苑為五比丘初轉法輪之說。↑
4. 佛陀所講通向涅槃、獲得解脫的正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覺醒

當悉達多離開一切圓成的佛陀世尊及僑文達停留的祇園，他感到他也將從前的生活拋在身後，留在園中了。當他緩緩地踽踽獨行，這種思緒占據了他的腦海。他深沉地冥想，直到完全沉入那種深潭般感覺的最底處，直到他識得事物的因緣；因為在他看來，識得事物的因緣就意味著思想，而只有通過思想，感覺才成為知識，並且不會失去，反而變得真實，其內在熠熠生輝。

悉達多一邊踽踽獨行，一邊深沉地思索。他意識到自己已不再是青年，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男人。他感到某種東西已然脫離了他，彷彿一條蛇已蛻去了舊皮。那種伴隨他整個青年時代並一直是他自我之一部分的東西已被拋在了身後——尋覓導師和聆聽教義的願望。他離開了他所見過的最後一位導師——這位賢明的導師，最神聖的佛陀世尊。他不得不離開他，他無法接受他的教義。

這位思想者緩緩地走自己的路並告訴自己：「你想要從教義和教師那裡學習，而儘管他們教給你許多，卻始終無法傳授與你的，究竟是什麼？」他接著想：「那就是自我，我希望學到有關自我的意義與本質。過去我一直想擺脫自我並征服自我，然而我從未能夠征服自我，我只是在欺騙它、逃離它、躲避它。的確，世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如自我那樣占據我全部的思緒。這是一個難解之謎：我存在，我更是唯一且不同於任何其他人的獨立個體。我是悉達多。我對世上萬物所知最少的恰恰是我的自我，恰恰是悉達多。」

這位踽踽獨行的沉思者突然停下來，為那種意念攫住，而另一種意念立刻又從前念之中浮現出來：「我之所以對自我一無所知，悉達多對我來說之所以一直如此陌生與未知，只因為一點，只由於這唯一的原因——我害怕自我，我在逃避自我。我在追尋梵天，阿特曼。我欲求摧毀自我、擺脫自我，以便在自我未知的最深層發現萬相的核心，即阿特曼、生命、神靈或絕對終極之物。正因為如此，我卻一路丟失了自我。」

悉達多抬頭向四周望去，不覺臉龐綻開一絲笑意，一種大夢初醒的強烈感覺滲透了他的全部身心。他隨即邁步向前，這次是快步疾行，好像一個人終於知道了自身的使命。

「是的，」他深深呼吸並想道：「我不會再企圖逃離悉達多，我不會再熱衷於思索阿特曼和世間的苦難，我不會再摧殘和毀滅自我並試圖在自我的廢墟中尋找祕密。我不會再修習《瑜伽吠陀》、《阿闥婆吠陀》、苦行主義，或其他任何教義。我將向自我學習，以自我為師；我將從自我證得悉達多的祕密。」

他舉目四望，彷彿初次見到這個世界。這世界美麗而斑斕，奇特而神祕。瞧！那兒是金黃，那兒是湛藍，那兒又是碧綠。漫流的天空與河流、高聳的森林和山巒，一切都如此美好，如此神祕，如此誘人。而在所有這一切之中，他，覺醒的悉達多，正走在通往自我的道路上。所有這一切，所有這些金黃與湛藍、河流與樹木，第一次映入悉達多的眼簾。那不再是魔羅[16]魅惑迷人的幻術，不再是瑪耶[17]虛無縹緲的面紗，也不再是世界萬象毫無意義的偶然世相。儘管這一切受到追求圓融統一、輕視個別差異、思想高深的婆羅門貴族所鄙棄，河流畢竟就是河流。假如悉達多的唯一與神性隱藏於湛藍或河流之中，那麼金黃與湛藍、天空與森林，以及站在這裡的悉達多的存在本身也正是天意，正是神的安排。意義與實在並非隱藏於事物的背後，而是寓於事物自身，寓於事物的一切現象。

「我過去是多麼懵懂，多麼愚蠢！」他一邊快步行進，一邊想道：「一個人閱讀一本想研究的書，不會去鄙棄書中的字母和句點並將它們斥為幻象，斥為偶然的無意義的軀殼，而是一字一句地去閱讀、研究並喜愛。然而，我本想閱讀世界這本大書以及我的自性之書，卻認定必須鄙棄書中的字母和符號。我將現象的世界斥為幻影，我將自身的眼耳鼻口斥為偶然之物。現在該結束了，我終於覺醒了。我確實已經覺醒，並於今日又獲得了新生。」

當這些思緒掠過悉達多的腦際，他突然停步，彷彿一條毒蛇擋住了前路。

剎那間，他突然醒悟：他，事實上正如大夢初醒或剛出生一般，必須徹底重新開始他的生活。那天清晨，當他離開世尊居住的祇園，已然覺醒，已然走在通往自我之路上，他很自然的認為，經過多年的苦行，他應該回家，回到父親的身邊。而現在，當他突然停步的瞬間，另一個想法湧向心頭：「我已不再是過去的我；我已不再是苦行者，不再是祭司，也不再是婆羅門。那麼在家與父親在一起，我還能做些什麼？研究？還是獻祭？或者修習冥想？不，所有這一切對於我都已經結束。」

悉達多佇立不動，一陣徹骨的寒意瞬間襲過他的全身。當他意識到自己是多麼孤獨，他的內心像一隻小動物（像一隻小鳥或一隻小野兔）般顫慄了一下。他已漂泊無依多年，卻從未有過這樣的感覺，直到現在，他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孤獨。從前，即使當他陷入極深的冥想，他仍舊是父親的兒子，仍舊是一位高貴的婆羅門，仍舊是一位篤信宗教的人。而現在，他僅僅是覺醒了的悉達多而已。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突然又顫慄了一下。世上無人如他一般孤獨。貴族可以屬於某個上流階層；工匠可以屬於某個行會並在其中安身立命，過行會的生活，說行會的語言；婆羅門可以與婆羅門一同生活；苦修者可以進行沙門的修行。甚至林中最與世隔絕的隱士也並非孤單一人，他仍屬於某一群體。僑文達已是僧人，成千上萬的僧侶皆是他的兄弟；他們身披同樣的僧衣，擁有共同的信仰，使用同樣的語言。而他，悉達多，他該歸屬何方？他該加入何人的生活？他該使用誰的語言？

一瞬間，當周圍的世界在他心中融解並消退，當他像太空的一顆恆星般孤獨地佇立，一種冰冷的絕望感吞沒了他；但是，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堅定地成為他自己。這是他覺醒之最後的顫慄，這是他新生之最後的陣痛。隨後他立刻重又上路，並開始急切地快步前行，不再朝著回家的方向，不再希望回到父親的身邊，不再猶疑和回顧。

---

1. 又作「魔」，指妨害修行的一切魔類。↑
2. 指虛幻。↑

【第二部】

伽摩拉

悉達多在自己的行程中每走一步都學到新的東西，因為世界已全然變幻，他已心醉神迷。清晨，他看到太陽從森林和山巒那頭升起；黃昏，他觀賞遠方棕櫚海灘上的落日；夜晚，他仰望天上的星辰，看見月牙兒像一艘小船在幽藍的夜空飄遊。他看到天上的浮雲、雨後的彩虹、夜空的群星、清亮的小溪、奔流的河水、忙碌生息的動物、岩石、綠樹、芳草、美麗的花；他看到早晨樹叢上晶亮的露珠、遠處淡青色的山巒。鳥兒鳴囀，蜜蜂嗡嗡，微風輕柔地吹過稻田。這色彩繽紛、姿態萬千的世界久遠以來就一直存在：日月星辰永遠在照耀，江河永遠在奔流，蜜蜂也永遠在嗡鳴。從前，這一切在悉達多眼中只不過是空虛無常的幻影，無可信託，注定為思想所蔑視與拋棄；因為那一切並非本質，本質隱藏在這可見的現象世界的另一面。但是現在他那自由的眼睛流連於這個世界，他看到並承認了這個可見的現象界，他要在這個世界中尋求家園。他不再追求本質，不再企圖在這現象世界的另一邊追求自己的目標。當一個人以孩子般單純而無所冀求的目光去觀看，這世界是如此美好：夜空的月輪和星辰很美，小溪、海灘、森林和岩石、山羊和金龜子、花兒與蝴蝶都很美。當一個人能夠如此單純，如此覺醒，如此專注於當下，毫無疑慮地走過這個世界，生命真是一件賞心樂事。陽光燦爛如新，樹蔭涼爽宜人，溪流與水灣的氣息如此清冽，南瓜與香蕉的滋味也煥然一新。日日夜夜變得短促易逝，時光輕捷地流逝，恰如一艘載滿財富與歡樂的船在海上揚帆遠航。在森林深處，悉達多看到一群猿猴在高高的樹枝間來回跳躍，發出熱切而狂野的嘯聲。悉達多還看到一隻公羊追趕一隻母羊並與之交配。他在一灣溪水中看到一隻金槍魚忙於晚間的獵食；一群群小魚慌忙急切地逃開，攪動溪水，泛起粼粼波光，而那暴怒的獵食者捲起串串疾速迴旋的水渦，顯示出生命的強力和欲望。

所有這一切一直存在著，他卻從來視若無睹，從未意識到它們的存在。而現在他意識到並自覺歸屬於這現象的一切。光明與陰影穿流在他的眼裡，月亮與星辰運移在他的心中。

在路上，悉達多回憶起在祇樹給孤獨園經驗的一切：從聖明的佛陀那裡聆聽的教義、與僑文達的別離，以及與佛陀世尊的對話。他記得他對佛陀說的每句話，他非常驚訝的發覺，他當時並不真正明白自己所說的話；他對佛陀所說的一切，諸如佛陀的智慧和祕密不可傳授，佛智不可說，無法言傳等等——這一點在他覺醒的剎那間才有所經驗，此時他才真正開始體會，直到現在他才開始切實的體驗。他必須要經驗自身。長久以來他已深知他的自我即阿特曼，與梵天同樣有著永恆的本性。然而他從未真正發現他的自我，只因他企圖將自我陷於思想的羅網之中。肉體固然絕非自我，感官的運作、思想或知性亦非自我，而用以推論或由已知思想來編織新鮮思想的機智仍非自我。不，這思維的國度仍屬於此岸世界。即使一個人使其短暫自我的全部感覺歸於寂滅並代之以思想和學識，也不會有任何結果。思維和感官同是美好之物，在這兩者的背後隱藏著終極的意義，人應同樣專心傾聽並習練兩者，從中聆聽最深處的神祕之音，而不應鄙棄或高估任何一方。他將義無反顧地遵從自己內心的聲音，不再流連他物。為什麼喬答摩在他覺悟成道的偉大時刻曾趺坐於菩提樹之下？因為他聽見了自己內心的聲音，這聲音命令他在菩提樹下尋求安寧，他並未求助於苦修、獻祭、沐浴和祈禱、進餐和飲酒、睡眠和夢想，而是聽從了自己內心的聲音。人只應服從自己內心的聲音，不屈從於任何外力的驅使，並等待覺醒那一刻的到來；這才是善的和必要的行為，其他的一切均毫無意義。

當天夜晚，悉達多睡在河邊船夫的草舍裡。他作了一個夢。他夢見僑文達身披黃色僧袍站在他面前，面色憂傷地責問他：「你為什麼要離開我？」於是他擁抱了僑文達，並將他摟在自己懷中親吻，這時僑文達倏然化為一個女人。從這女人敞開的睡衣中露出豐滿的乳房，悉達多隨即依偎在那兒吮吸著。那乳汁甜美而濃烈，混合著男人和女人的氣味，散發著太陽與森林、野獸與花朵的氣息，那也是所有成熟的果實和所有世俗享樂的滋味。這乳汁令人心神俱醉。當悉達多從夢中醒來，他透過草舍的門看見蒼白的河水泛著淡淡波光，林中一隻梟的叫聲劃破夜空，低沉而嘹亮。

曉色初開，悉達多請求草舍主人（那位船夫）渡他過河。船夫用竹筏將他渡往彼岸。寬闊的水面上迴映著桃色的晨光。

「這是一條美麗的河。」悉達多對船夫道。

「的確，」船夫道：「這條河很美，我愛它勝過一切。我常常聆聽它的低語，或靜靜凝視著它。我總是從它那兒學到點東西。人可以從一條河學得許多。」

「謝謝你，善良的人，」悉達多離筏登岸時對船夫道：「不過，我恐怕沒有禮物可以送給你，也無法支付你的酬勞，我一無所有。我是婆羅門的後裔，一個無家可歸的沙門。」

「我看得出來，」船夫道：「我並未期望從你那兒得到任何禮物或錢財。將來有一天你自會來饋贈我。」

「你這麼想嗎？」悉達多欣然笑道。

「當然。這一點我也是從這條河學到的。天道循環，你這位沙門有朝一日也會回轉。好吧，祝你一路平安。願你的友誼成為我的酬勞，願你向諸神獻祭時能夠想到我。」

他們微笑著彼此道別。悉達多微笑著，為那船夫的情誼和善意而深感喜悅。「他像僑文達，」悉達多想著，臉上不禁露出微笑：「我在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像僑文達。所有的人都心存謝意，儘管他們自己原本應受感謝。所有的人都那麼恭順，都願意成為我的朋友，都願意服從而且心思單純。人們都是孩子。」

中午，他途經一個村落。在土砌小屋前的小徑上，孩子們跳來跳去地玩耍。他們玩南瓜籽和海貝殼，大聲喧嚷，彼此摔角打鬧。但當這位陌生的沙門出現時，他們全都羞怯地跑開。他走到村落盡頭，路沿著一條小溪朝遠方蜿蜒。一名年輕婦人跪在溪畔洗衣服。悉達多向她問候，婦人抬起頭微笑著看著他，他看見了婦人眼裡異樣的光芒。悉達多依照雲遊者的習慣先向婦人致以祝福，然後詢問前往附近大城還有多遠。婦人站起身向他走來，濕潤的雙唇在青春的臉龐上散發嫵媚誘人的光采。她與悉達多閒聊了幾句，問他是否吃過飯，還問他沙門是不是真的夜晚在林中孤眠，不許與婦人共枕。隨後她將自己的左足尖輕踏上悉達多的右腳並做了一個動作，那是女人邀請男人共享經典中稱為「爬樹」的愛之遊戲的暗示。悉達多感到自己的血液燃燒起來。剎那間他憶起那晚的夢境。他向那女人俯過身去，吻了吻她棕色的乳頭；他抬起頭，看到她微笑的臉龐充滿渴念，半閉的雙眼充滿熱切的企求。

悉達多也感到全身湧起一種渴望和性欲的騷動。他從前未曾碰過女人。他的手已隨時要攫住那女人，但他卻猶豫了。在這一瞬間，他聽見自己內心的聲音，這聲音說：「不！」於是所有魔力立刻從那年輕女人的笑臉上消失無蹤，他看到的只不過是一個情欲亢奮的雌性的熱切目光而已。他輕輕撫摸一下她的面頰，隨後離開這個失望的女人，很快消失在竹林之中。

當天傍晚來臨前，悉達多來到一座大城。他很高興又能與世人在一起；他已在林中生活得太久，在船夫草舍度過的那一晚是他多年來第一次沒有露天過夜。

在城外一座矗立著圍牆的美麗園林邊，這位漫遊者遇見一隊男女僕從組成的行列，每人都手捧禮盒。行列中間有四人抬著一頂裝飾華美的轎子，有著彩色的遮陽篷和大紅色的坐墊，轎中端坐一位女主人。悉達多在園林入口處佇立不動，觀看這行進的行列、男僕侍女和禮品盒，觀看那頂轎子和轎中的貴婦。他看到那女人高高綰起的黑色髮髻之下是一張豔麗、嫵媚而聰慧的面容；那嫣紅的小嘴恰如一枚新採摘的無花果，高高挑起的眉毛巧妙地描成弧形；她有一雙聰明而敏銳的黑眼睛，頸項光潔而修長，身著豔綠和金黃相間的晚禮服；她那嫻靜的雙手白皙而修長，腕上套著寬大的金鐲子。

悉達多看到那女人如此美麗，心中充滿喜悅。那頂轎子從他身旁經過時，他深深地躬身行禮，然後起身，凝視著那張光豔優美的臉龐。在那一瞬間，他凝視著那雙月彎般的聰慧眼睛，嗅到了一絲陌生香水的芬芳。在那一瞬間，那美麗的女人向他頷首微笑，隨即在僕從的簇擁下，消失在園林之中。

那麼，悉達多想，我是在一顆幸運之星的照耀下進入這座城邑。他感到一陣衝動，真想立即走進那座園林。然而他思索再三，此時才發覺，剛才那些男僕侍女投向他的目光是如此輕蔑，如此懷疑，如此不屑。

「我仍是一個沙門，」他想：「我仍是一個苦修者和乞丐。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不能像這樣走進這座園林。」他笑了出來。

他向最先遇見的幾個路人詢問那座園林及那女人的名字。他得知那是城中名妓伽摩拉[18]的園林，除了這座園林別墅，她在城裡還擁有一座宅第。

悉達多走進城裡。他只有一個目標。

為了這唯一的目標，他巡視了整座城邑。他在迷宮般的街巷中四處遊蕩，在廣場久久佇立不動，在河邊的石級上稍事休息。傍晚時分，他與一位理髮師助手成了朋友。他先看到那名助手在一座拱門的陰影裡忙碌，隨後又看見他在毗濕奴[19]神廟中祈禱。悉達多向那名助手講述了毗濕奴和吉祥天女的故事。夜晚，悉達多睡在河上的小船裡。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來到理髮店，在第一批顧客到來之前，請那名助手為他刮掉鬍鬚，梳理頭髮並抹上上好的髮膏。隨後他到河邊去沐浴。

午後稍晚，當美麗的伽摩拉乘轎返回她的別墅時，悉達多已在入口處恭候。他躬身行禮並接受這位名妓的問候。接著他向走在最後的僕人招手，要他轉告女主人，一位年輕的婆羅門希望與她交談。過了一會兒，那僕人回來要悉達多跟著他，默默領他來到園中一個亭子裡，伽摩拉斜倚在亭子中的一張長椅上。她揮手令僕人退下。

「昨天站在園子外面迎候我的就是你嗎？」伽摩拉問道。

「是的，昨天我見到了你並向你致意。」

「可是昨天你不是有鬍鬚和長髮，頭髮上還沾滿灰塵？」

「你觀察得很仔細，一切都逃不脫你的眼睛。你看到的是婆羅門之子悉達多，他選擇了沙門之路，離開家園並經歷三年沙門的生活。現在，我已拋開那條道路來到這座城邑。我在入城之前遇到的第一個人就是你。我來這裡是要告訴你，伽摩拉，你是第一個令我沒有低垂目光交談的女人，以後在任何其他美麗的女人面前，我都不會再次低垂我的目光。」

伽摩拉微笑著把玩手中的孔雀羽扇，問道：「這就是你要告訴我的所有話嗎？」

「除此之外，我還要為你的美麗而向你表示感謝。還有，如果不會惹你生氣的話，我想請你作我的朋友和導師，因為我對你所擅長的技藝一無所知。」

聽罷，伽摩拉大笑出聲。

「我從未碰到過這樣的事：一位林中的沙門竟會來找我並希望師從於我。從未有過長髮披散、只以破舊腰布蔽體的沙門來訪問我。許多年輕人到我這裡來，包括一些婆羅門的後裔，但他們都穿著華麗的衣服、漂亮的鞋子，頭髮飄出香氣，袋中裝滿金錢。來探訪我的年輕人都是這樣的，遠來的沙門！」

悉達多道：「我已經開始向你學習。昨天我就學到了一點：我已經刮掉了鬍子，梳理了頭髮並且抹上了髮膏。我所缺乏的已然有限，尊貴的女士，我只是缺少華麗的服飾、名貴的鞋子和袋中的錢財而已。悉達多曾決意成就比這些瑣細之事更加艱難的事業並達到了目的。那麼我為何不能做到我昨天決定開始的事情呢？我要成為你的朋友並向你求教愛的快樂。你會發覺我是一個聰穎的弟子，伽摩拉。我曾學會比你所能教我的更複雜的東西。那麼，僅僅抹上了髮膏而沒有衣服、鞋子和錢財，悉達多還不足與你相配，是嗎？」

伽摩拉笑道：「是的，可敬的人，還不夠。他必須有衣服——華麗的衣服，還要有鞋子——名貴的鞋子；他的口袋中要裝滿錢財，他還要為伽摩拉準備很多禮物。你現在懂了嗎？林中來的沙門，你記住了嗎？」

「我記住了，」悉達多大聲道：「從如此可愛的口中說出的話我怎能不記住？伽摩拉，你的嘴恰如一枚新摘的無花果，而我的嘴唇也清新紅潤，與你的十分相配；你會明白的。但告訴我，美麗的伽摩拉，你難道一點也不害怕一個來求教情愛祕密的沙門嗎？」

「我為什麼要怕一個沙門？一個愚蠢的林中沙門不過是個對女人一無所知的賤民。」

「一個沙門強壯而無所畏懼。他可能會脅迫你，漂亮的姑娘，他會劫奪你，他會傷害你。」

「不，沙門，我並不害怕。難道一個沙門或婆羅門會害怕有人來襲擊他並奪去他的知識、他的虔誠與他深邃的思辨力嗎？不會，因為這些都屬於他自身，而只有當他心甘情願，他才會付出他想要付出的。伽摩拉和愛的快樂也恰恰如此。伽摩拉的嘴唇的確嫣紅可愛，然而如果違背伽摩拉的意願去親吻，那麼你連一絲甜蜜也得不到——儘管那嘴唇深知如何給予甜蜜。你是聰明的學生，悉達多，所以也學會這一點：一個人可以在市井中乞求、收買、遭遇或找到情愛，但情愛永遠不可以強求。你理解錯了，像你這樣清秀的年輕人產生如此誤解實在令人遺憾。」

悉達多躬身並微笑道：「你是對的，伽摩拉，那會非常令人遺憾。不，你的嘴唇絕不能失去一絲甜蜜，我的也一樣。總之，悉達多一定會擁有他現在所缺乏的——衣服、鞋子以及錢財等等。 他一定會再來拜訪。可是，美麗的伽摩拉，你能否給我一點忠告？」

「忠告？當然可以。誰會拒絕給一個潦倒而無知的的林中沙門忠告呢？」

「親愛的伽摩拉，我到哪裡可以儘快獲得那三樣東西？」

「我的朋友，許多人都想知道這一點。你必須用你所學來換取金錢、衣服和鞋子，不經過這樣的途徑，一個窮人無法得到錢財。你會做些什麼？」

「我會思考，我會等待，我會齋戒。」

「沒有別的嗎？」

「沒有。噢，對了，我可以作詩。我可否用一首詩來換你一個吻？」

「如果你的詩讓我滿意，當然可以。是什麼樣的詩？」

悉達多思索片刻，吟道：

向她的園林行進著美麗的伽摩拉
園林的入口佇立著黧黑的沙門那
當他注目那朵蓮花
深深地他將身躬下
微笑致意的是美麗的伽摩拉
心潮難平的是年輕的沙門那
與其向諸位神祇奉獻祭禮
何如獻祭於美麗的伽摩拉

伽摩拉聽了大聲鼓掌，手腕上的金鐲子叮呤作響。

「你的詩真的不錯，黧黑的沙門，我若為這首詩給你一個吻確實一無所失。」

她以目光引他走近自己身旁。悉達多將面頰貼近伽摩拉的面頰，同時雙唇吻上那恰如新採摘的無花果一般的紅唇。伽摩拉深深地吻了他，令悉達多大為驚異的是她所傳授的竟是如此豐富，她竟是如此聰穎。他感到她在征服他、推拒他，又在誘惑他。這長吻之後似乎藏有一系列全然不同、變化多端的吻，這些吻在等待他。他一動不動地呆立，深沉地喘息。在那一瞬間，他像一個孩子，驚訝於在他面前所展現的學識竟如此博大精深。

「你的詩真的不錯，」伽摩拉道：「如果我富有，我會付錢給你。可是你想以詩來掙足你所需要的錢，那太困難了。因為想成為伽摩拉的朋友，你需要很多錢。」

「你，真的，會吻，伽摩拉。」悉達多結結巴巴地說。

「的確，這就是為什麼我不缺衣裳、鞋子、鐲子，以及所有這些華麗的東西。可你該怎麼辦呢？除了思考、齋戒和作詩，你就不會做點別的什麼嗎？」

「我還懂得獻祭的聖詠，」悉達多道：「不過我不再吟唱；我還懂得咒語，我也不再唸誦；我還讀過經典……」

「等一下，」伽摩拉插話道：「你會讀書寫字？」

「我當然會，很多人都會。」

「並非如此，大多數人都不會，我就不會。你會讀書寫字真是不錯，的確不錯。你甚至可能需要那些咒語。」

這時一個僕人走進亭子，在伽摩拉耳畔低語了幾句。

「我有一個客人，」伽摩拉道：「你快離開這裡，悉達多，記住別讓任何人看見你在這裡。我明天再見你。」

她令那僕人給這位虔誠的婆羅門一件白色長袍。悉達多還沒有弄明白發生什麼事，就隨僕人離開伽摩拉，沿著一條迂迴的小徑來到園中的一間房子。他在那裡接受了一件長袍。隨後僕人領他走進一處樹叢，明確地令他儘快不留影蹤地離開園林。

悉達多心滿意足地按僕人的吩咐行事。憑著對林中生活的熟悉，他默默尋路走過樹籬，離開了園林。他臂下挾著那件疊好的長袍，心滿意足地回到城中，然後站在行客聚集的酒館門前，默默乞食，並默默接受了一塊米糕。他想，也許明天我就不再需要乞食了。

他突然為一種自尊的感覺所征服。他不再是沙門，他不應當再乞討。於是他把米糕拋給一隻狗，自己腹中卻仍空空如也。

「這裡人們所過的生活很簡單，」悉達多想：「這種生活沒有任何難題。當我還是沙門的時候，一切都是艱難和煩惱，路的終途是絕望。而現在一切都非常容易，容易得就像伽摩拉的親吻課程。我需要衣服與金錢，僅此而已，完全不會令我寢食難安。」

他早已打聽了伽摩拉在城中的住宅並於第二天登門拜訪。

「事情進行順利。」伽摩拉對他說：「伽摩濕瓦彌正期待你去拜訪他。他是城中最富有的商人，如果你取悅於他，他會要你為他效力。聰明點，黧黑的沙門！我已透過別人向他引薦了你。你對他要友善，他很有權勢。但也不要過於謙遜，我不希望你作他的僕從，而是要你成為與他勢均力敵的人，不然我會不高興的。伽摩濕瓦彌已開始衰老和懶散。如果你取悅於他，他會對你極為信賴。」

悉達多向她致謝並大笑。她得知悉達多當天和前一天一直沒有吃飯，令人為他送上食物和水果，並陪他進餐。

「你很幸運，」告別時伽摩拉對他說：「一道又一道的門正為你敞開。這是如何發生的呢？你是不是有魔力？」

悉達多道：「昨天我告訴你我會思考、等待和齋戒，而你認為這些沒有用。但你會明白它們非常有用。你會明白，林中愚蠢的沙門學會並熟知許多有用的事。前天我還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乞丐，昨天我已經吻了伽摩拉，很快我將會成為商人，並擁有錢財及所有你看重的東西。」

「的確，」她同意道：「可是如果沒有我，你會怎樣呢？如果沒有伽摩拉的幫助，你現在會是怎樣呢？」

「我親愛的伽摩拉，」悉達多站起身道：「初次在你的園林中見到你時，我已走出了第一步。我決意要師從一位最美麗的女人來學習情愛的祕密。在我作出這個決定的那一刻，我也深知我將實現這個目標。我知道你會幫助我，從你在園林入口處第一次投向我的目光我就知道。」

「如果我不想幫你呢？」

「可是你確實想。聽著，伽摩拉：假如你向水中投入一顆石子，它會找到沉向水底的最快捷路線。悉達多有目標時也是如此。悉達多無所作為，他只是等待、思考和齋戒。然而他走過世俗的事務就像一顆沉向水底的石子，他無需行動，他也無需激動，他只是受牽引並任憑自己沉落。他只受自己的目標牽引，他不允許任何擾亂自己目標的東西進入他的靈魂。這就是悉達多從沙門那裡學到的，這就是愚人所謂的魔法，他們認為那是由妖魔所驅使。然而沒有任何事物受妖魔驅使，世上並不存在妖魔。只要能夠思考、等待和齋戒，任何人都可以施魔法，任何人都可以達到自己的目標。」

伽摩拉靜靜聽著，她喜愛他的嗓音，她喜愛他的目光。

「可能確實如你所說，我的朋友，」她輕聲道：「也可能因為悉達多年輕英俊，因為他的目光能使女人快樂，因此幸運永遠青睞他。」

悉達多與她吻別：「但願如此，我的導師。願我的目光永遠使你快樂，願好運永遠因為你而向我降臨！」

---

1. 伽摩（Kama），意思是「愛」。印度《愛經》即為Kama Sutra。↑
2. 印度教中三大主神為：創造之神梵天、保護之神毗濕奴、生殖與毀滅之神濕婆。↑

人世間

於是悉達多去拜訪富商伽摩濕瓦彌。這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宅第。幾位僕從引他走過豪華的地毯來到一個房間。他等待著宅第主人的到來。

伽摩濕瓦彌快步走進房間。這是一個行動敏捷而機智的人，有著斑白的頭髮、精明謹慎的眼神、充滿渴念的嘴唇。賓主二人朋友式的相互問安告一段落。

「我聽說，」這位商人開口道：「你是一位沙門、一位博學的人，而你卻尋求效力於一個商人。你是否因為陷入困境才來求助？」

「不，」悉達多答道：「我並未陷入困境，我也從未陷入過困境。我是林中的沙門，我曾與沙門一起生活了多年。」

「如果你來自那些沙門，怎麼會不身陷窘境？難道沙門不是一無所有？」

「我沒有任何財產，」悉達多道：「如果你是指這一點，那麼我當然一無所有。但我是甘願如此，所以並不窘迫。」

「既然你一無所有，你如何生活？」

「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先生。我在將近三年的時間裡一直身無分文，從未想過我應靠什麼生活。」

「所以你一直靠他人的財產生存？」

「或許的確是如此。商人也是依賴他人的財產生存。」

「你說得很對，但商人並不白白拿取別人的東西，他是以自己的貨物來交換。」

「這似乎是世間的常理。人人都獲得，人人都付出。生活就是如此。」

「容我冒昧，如果你一無所有，如何能夠付出？」

「人人都付出他所擁有的。士兵付出體力，商人付出貨物，教師付出教誨，農民付出稻米，漁民付出魚類。」

「很好，那麼你能付出什麼？你曾學會了哪些，能夠做什麼？」

「我會思考，我會等待，我會齋戒。」

「就這些嗎？」

「我想就是這些。」

「那麼這些有什麼用呢？比如說，齋戒有什麼用處？」

「齋戒極有價值，先生。如果一個人沒有東西可吃，他能做的最聰明的事就是齋戒。譬如，假如悉達多沒有學會齋戒，他今天就不得不找點工作，也許為你，也許在他處，因為饑餓會驅使他行動。事實上，悉達多可以安靜地等待。他並不急躁，並不感到窘迫，他可以長時間避開饑餓並嘲弄饑餓。所以齋戒有用，先生。」

「說得很對，沙門，請稍等片刻。」

伽摩濕瓦彌走出房門，不久帶回一個紙卷，他把紙卷遞給悉達多，問道：「可以讀一下嗎？」

紙卷上是一項售貨契約。悉達多目視紙卷，開始朗讀其中的內容。

「好極了，」伽摩濕瓦彌道：「那麼再請你在這頁紙上為我寫幾句話。」

他將紙筆遞給悉達多，悉達多寫罷並將紙筆交還給他。

伽摩濕瓦彌讀道：「寫作雖美，莫如沉思；機智雖美，莫如能忍。」

「寫得的確精采，」商人讚歎道：「我們還有許多事可以商討，但今天我首先邀請你以客人身分住在我家裡。」

悉達多接受並致謝。於是僕從為他送來衣服和鞋子，此後每天服侍他沐浴。這位富商家中一日兩餐，豐盛而精美，但悉達多一天只進一餐且葷酒不沾。伽摩濕瓦彌常與他談論自己的生意，讓他熟悉自己的貨物、倉庫和帳目。悉達多學會了許多新東西；他聽得很多，說得極少。他一直記著伽摩拉說過的話，在伽摩濕瓦彌面前從未流露奴態。他讓這位商人不得不待他如平等的對手，甚或高出一籌的人物。伽摩濕瓦彌謹小慎微地經營自己的生意，而且常常帶著一種衝動和激情。悉達多則視這一切為遊戲；他只是盡力去學會遊戲規則而已，對於遊戲本身無動於衷。

不久之後，悉達多已參與伽摩濕瓦彌的部分生意。每天在約定的時刻，他都會穿上華麗的衣服，足蹬名貴的鞋子，去拜訪美麗的伽摩拉，很快的也開始帶禮物給她。伽摩拉善解人意的紅唇和纖長柔滑的雙手使他學會了很多。悉達多在情愛方面還只是個孩子，他總喜歡盲目而毫無饜足地投入愛的深淵。伽摩拉則教他學會，一個人如果不能付出快樂也就無法得到快樂；伽摩拉教他學會，情愛中的每一個姿態、每一次擁抱、每一次撫摸、每一個眼神以及身體的每一部分都有其獨特的祕密，而每一個祕密都能給知「情」者以快樂；伽摩拉還教他學會，戀人在做愛後應繼續彼此愛慕、彼此傾倒，然後再彼此分開，以免產生厭膩和孤淒之感，或者出現玩弄或被玩弄的可怕感覺。悉達多在美麗聰明的名妓身邊度過許多美妙的時光。他成為她的弟子、她的戀人和她的朋友。與伽摩拉在一起才是他此時生活的意義和價值所在，而非伽摩濕瓦彌的生意。

伽摩濕瓦彌把重要信件與簡單的文書都交由悉達多完成，而且漸漸習慣與悉達多協商所有重要問題。他很快看出悉達多對於稻米和羊毛、航運和貿易只是一知半解，但他的行動卻受到幸運的佑護；悉達多遠比商人更平和寧靜，更懂得傾聽的藝術，因而更能讓陌生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一次，伽摩濕瓦彌對一位朋友道：「這位婆羅門並非真正的商人，將來也不會成為商人。他從未專心於做生意，但似乎有什麼祕訣，成功總是自然而然降臨在他們這種人身上。或許他生來吉星高照，或許他身懷魔法，或許他從那些沙門那兒學到了什麼訣竅。他好像總是在玩弄生意遊戲，生意從未波及他的內心世界，從未能控制他；他從來不怕失敗，他從來不擔心生意上的損失。」

那位朋友建議道：「你可以把他為你經營的那部分生意的三分之一盈利歸他所有，同時要他承擔同樣比例的損失，這樣他也許會更投入些。」

伽摩濕瓦彌接受了建議，但悉達多仍舊漠不關心。如果獲利，他淡然處之；如果蒙受損失，他只是笑一笑，道：「噢，這筆交易真糟糕！」

事實上，他似乎對生意確實無動於衷。有一次他前往一個村落收購一批稻米。當他趕到當地時，那批稻米已經賣給另一個商人。然而悉達多仍在村落裡盤桓了數日。他款待當地農夫，給孩子們一些零錢，參加了一次婚禮，隨後滿意而歸。伽摩濕瓦彌責備他沒有及時返回，浪費了時間和錢財。悉達多答道：「不要責罵，我親愛的朋友，責罵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既然蒙受了損失，那麼由我來承擔。我對這次旅程非常滿意。我認識了許多人，我與一位婆羅門交了朋友；孩子們還坐在我的膝上玩耍，農夫帶我參觀他們的田地。沒有人把我當作商人。」

「這一切當然不錯，」伽摩濕瓦彌怫然不悅道：「但你實際上就是商人。難道這番行程只是為了玩樂嗎？」

「我當然是為了玩樂才去的。」悉達多大笑道：「何樂而不為呢？我認識了新朋友和新地方，我獲得了友情和信任。假如我是伽摩濕瓦彌，看到生意無法成交，我就會氣急敗壞地立即返回，這樣就真的損失了時間和金錢。不過我卻在那裡度過了幾天美好的時光，學到了許多，享受了許多樂趣。我也沒有以懊惱和急躁的情緒來傷害自己或傷害他人。如果我有機會再去那裡，或許還是去收購稻米，或許為了其他事情，那麼那裡的朋友一定會歡迎我，我也會因為當年沒有表現出懊

惱與不悅而感到高興。總之，順其自然吧，我的朋友，不要用責罵來傷害自己。倘若有一天你開始覺得：這個悉達多只會礙事，你只需說一聲，悉達多就會自己走自己的路。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們還是作好朋友吧！」

商人試圖讓悉達多明白，他是在吃他伽摩濕瓦彌的飯，結果卻徒勞無功。悉達多是吃他自己的；再說他們都是吃別人的、吃大家的。悉達多從不關心伽摩濕瓦彌的煩惱，而伽摩濕瓦彌的確煩惱不斷：諸如一筆交易即將失敗、一批貨受了損失，或者某借貸者好像無力付款……等。悉達多無法明白，伽摩濕瓦彌怒氣沖沖、額上添些皺紋或夜晚輾轉反側會有什麼好處。有一次，伽摩濕瓦彌說悉達多已從他那裡學會了一切，悉達多答道：「不要開這樣的玩笑。我從你那裡學會了一籃魚該賣多少錢、一個人借出一筆款項該要求多少利息，這些都是你的知識。但我沒有從你那裡學會如何思考，我親愛的伽摩濕瓦彌，這一點你最好跟我學。」

他的確無心於生意，生意運作的目的只是為了讓他有足夠的錢送給伽摩拉；事實上他從生意所得的錢已超過了自己的需要。悉達多只對世上那些勞作、煩惱、享樂與愚蠢的人感到非常同情和好奇，一直以來，這些對他彷彿是天上的月亮般神祕而遙遠。他發覺自己很容易與所有人交談，與所有人相處，向所有人學習，因此他清楚地知道把他與世人區隔開來的是什麼——因為他曾經是沙門，他看到世人如無知的孩童、如動物一般生存，這使他既羨慕又鄙棄。他看到人們不停勞作，為了金錢，為了微不足道的享樂和無足輕重的榮譽而經受痛苦、華髮早生。對他來說，那些世俗的名利似乎不值得付出如此的代價。他看到人們彼此責怪、彼此傷害；他還看到人們為了一個沙門只會一笑置之的痛苦而悲傷不已，或為了一個沙門根本感覺不到的失去而煩惱不堪。

他接受世人帶給他的一切。向他兜售亞麻的商人他歡迎，向他尋求借貸的人他也歡迎。他甚至願意與一個乞丐待上整整一個小時，聽他講述那些窮困潦倒的經歷，而這乞丐擁有的其實比沙門還要多一點。他對待富有的外國商人與為他刮臉的僕從或小商販並無不同。他從小攤販那兒買香蕉，還常常讓他們把自己的零錢搜刮一空。如果伽摩濕瓦彌來找他訴說自己的煩惱，或由於某次交易而責罵他，悉達多只是好奇而聚精會神地傾聽，同時對他的行為感到驚訝，但又儘量理解他，並在必要時作些讓步。最後他會感到厭煩，拋開他去接納下一個需要他的人。來拜訪他的人很多——有的來做生意，有的來欺騙他；有的來聆聽他的教誨，有的企圖博取他的同情，還有許多是來聽取他的忠告。而他給予忠告、表示同情、廣贈禮物，有時還允許自己稍稍受騙。所有這些遊戲及人們玩弄這些遊戲所投入的激情占據了他全部的思想，正如他的思想曾為諸神與梵天所占據。

有時他會聽見自心中有一個瀕臨熄滅的輕柔聲音靜靜地提醒他，靜靜地抱怨；這聲音如此細微，以至於極難覺察。於是他突然清晰地發現，他在過著荒謬的生活，他所做的許多事情僅僅是遊戲而已。的確，他非常愉快，有時也有快樂的體驗，然而真實的生活都與他無緣，並從他的身旁急速流逝。一個競技者以球來遊戲，他則以生意和周圍的人來遊戲。他只是在觀察世人並從中自娛，而他的心，他的真實本性卻絲毫沒有投入。他真正的自我飄然於遙遠的異鄉，無形無影，永無止息地漫遊，與他的生活彼此隔絕。有時他會對自己的想法感到恐懼，他也希望自己能以真正熱切的心情來分享世人孩童般的日常生活；他也希望自己真正參與世人，真正過著世俗的生活並享受其樂趣，而不僅僅是一個旁觀者。

他經常拜訪美麗的伽摩拉並向她求教情愛的藝術，而世上萬法，尤其在情愛之中，付出與擁有才融為一體。他與伽摩拉交談，向她求教，給她以勸告並接受她的勸告，她比以前的僑文達更能理解他，她更像他。

有一次他對伽摩拉道：「你很像我，你的確與眾不同。你的內心總有一處寧靜的聖地，你可以隨時退避並在那裡成為你自己，我也會這樣做。極少人具備這種能力，然而所有的人都能夠獲得。」

「並非所有人都那麼聰明。」伽摩拉道。

「這與你所說的毫無關係，伽摩拉。」悉達多道：「伽摩濕瓦彌與我同樣聰明，但他的內心卻沒有聖地。有些人具備內心的聖地，然而他們的理解力卻停留在幼童的水準。伽摩拉，大多數人都像一片片落葉，在空中飄浮、翻滾、顫抖，最終無奈地委頓於地。但是有少數人恰如沿著既定軌道運行的星辰：無常的命運之風吹不到他們，他們的內心有著既定的航程。在所有的智者之中，有許多是我所熟知的，只有一個人在這方面堪稱完美的典範，我永遠無法將他忘懷。他就是宣講

正道的喬答摩世尊。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日復一日地聆聽他的教義，每時每刻都遵從他的教誨，然而他們都只是落葉，他們並不具備如佛陀那樣的智慧以及內心的嚮導。」

伽摩拉注視著他，微笑道：「你又在談論他，你又有了沙門的思想。」

悉達多沉默下來。於是他們開始進行愛之遊戲。伽摩拉熟知這種遊戲的三、四十種技巧。她的身體宛如一匹獵豹或一把獵弓般柔韌而有力，所有向她求教情愛的人都會學到許多樂趣和祕密。她與悉達多長久地做愛：她先是推拒他，然後誘惑他，繼而控制他，為他的熟練而歡喜；最後，悉達多完全被征服，疲憊不堪地躺在伽摩拉身旁。

這位名妓向悉達多俯過身去，長久注視著他的面龐，注視著他那雙已變得倦怠的眼睛。

「你是我所有情人當中最優秀的，」她沉思道：「你比別人更強壯、更敏捷，也更堅毅。你對我的技藝掌握得很好。悉達多，將來有一天，當我年齡再大一些的時候，我願意與你有個孩子。可是，親愛的，你仍舊是一個沙門，你並不真正愛我——你不愛任何人，難道不是嗎？」

「也許是，」悉達多疲倦地說：「我很像你，你也沒有愛的能力，否則你怎麼可能把愛作為一種技藝來從事呢？可能我們這樣的人都沒有愛的能力。天真的人們能夠愛——這就是他們的祕密。」

輪迴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悉達多雖過著世俗的生活，內心卻不屬於世俗。在他熱忱的沙門歲月中已然寂滅的感官又重新甦醒，他已經品嘗了財富、激情與權力的滋味，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在內心依然是一個沙門。聰明的伽摩拉已敏感地感受到了這一點。悉達多一直以思考、等待和齋戒等技藝來指引自己的生活，塵世的人們，天真的人們，對於他仍屬陌生的一群，正如他自己也與世人迥然不同。

歲月流轉，悉達多置身於舒適的環境之中，幾乎覺察不到時間的流逝。他已成為富有的人，早已擁有自己的住宅和僕從，在城外近郊的河邊還擁有一座花園。人們都喜歡他，如果他們需要借貸和建議就去拜訪他。然而，除了伽摩拉，他並沒有親密的朋友。

在他的青年時代，在聆聽喬答摩說法以及與僑文達別離之後的那些日子裡，他曾一度體驗到那種崇高輝煌的覺醒，那種敏感的期待，那種拋卻一切導師與教義而獨立於天地的豪情，那種傾聽自心神聖之音的急切願望。然而所有這一切都漸漸成為回憶，漸漸消失無蹤。那種在他自心當中一度親近並高聲歡唱的唯一之泉源，如今僅在遠方輕輕私語。然而，對於從沙門那裡，從喬答摩、他的父親以及婆羅門那裡學到的許多知識，他仍保留了很長時間，諸如適度的生活、思維的快樂、冥想的功課，以及那種有關自我的神祕知識（那永恆的、非身非意的自我）。他保存了其中的某些東西，其他部分則因棄置不用而湮滅蒙塵。正如陶匠的陶輪一經開動便會持續旋轉，然後漸趨緩慢，最終會停息下來，悉達多靈魂中的禁欲之輪、思維之輪及辨識之輪也如此轉動了許久，雖仍在轉動，但已變得緩慢而猶豫，幾乎趨於停頓。就像濕氣侵入已然垂死的樹幹，緩緩充斥其中並使其腐朽，漸漸的，塵俗與怠惰也如此深入了悉達多的靈魂，緩緩充滿其中，使他的靈魂變得沉重而倦怠，沉入了昏睡。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感官卻變得更為醒覺，它們學會了許多，體驗了許多。

悉達多學會了如何處理生意上的事務，如何對下人頤指氣使，如何藉女人來消遣自己；他學會了穿著華貴的衣服，對僕從發號施令，在香氣馥郁的水中沐浴；他學會了享用精心烹製、香甜適口的食物，包括魚肉、家禽、調味品和精美的小點心……等；他學會了飲酒，這使他變得慵懶而健忘；他還學會了下棋、賭戲、觀賞舞女、乘轎和在柔軟的床上睡眠。然而，他一直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並帶著一種優越感。他總是帶著一點輕蔑來看待世人，帶著那麼一種嘲諷般的不屑，正如一個沙門對塵俗的人向來懷抱的那種不屑。每當伽摩濕瓦彌心煩意亂，或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或為生意而苦惱，悉達多總會嘲弄他。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在不知不覺之間，他的嘲弄心態與優越感逐漸減少。漸漸的，隨著財富的不斷增加，悉達多自己也染上了一些庸常之人的特徵，也有了一般常人所特有的幼稚和憂慮。然而他卻仍然羨慕世人，他愈是變得與世人相似，就愈加羨慕他們。他尤其羨慕常人具足而他所缺少的那一點：世人對自己的生活所持的那種重要之感，他們深刻的歡樂與憂傷，以及那種永恆推動他們去愛的力量所帶給他們的焦慮而甜美的幸福。這些人永遠愛著他們自己，愛著女人，愛著他們的孩子，愛著榮譽和利益，愛著對未來的籌劃和企盼。悉達多沒能學會這些孩童般的快樂與愚行，他只學會了他所鄙棄的、令人討厭的東西。於是，常常在一夜狂歡宴飲之後，他會在床上睡得很晚並感到疲憊而無聊。如果伽摩濕瓦彌再以自己的憂慮來擾亂他，他會變得惱怒而煩躁；輸掉一場賭博時，他的笑會顯得過分響亮。他的面容仍顯得比常人更為聰明和理智，但他極少露出笑容。他的面容漸漸呈現出富人之中常見的表情：那種陰鬱而沒有饜足的表情，那種惱怒而無所事事的表情，那種缺少愛的表情。慢慢的，富人靈魂中特有的病症浸染了他。

像一層紗幕，像一層薄霧，一種心靈的厭倦在悉達多身上沉積下來——一天又一天地更加濃厚，一月又一月地更加灰暗，一年又一年地更加沉重。正如一件新衣服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破舊，失去了往日鮮豔的顏色，變得骯髒起皺，縫邊綻開，到處都出現磨損而易破的地方；悉達多在離開僑文達之後開始的新生活也變得如此陳舊不堪。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生活同樣失去了色彩與光暈，皺褶與汙穢已積聚，潛伏在深處的幻滅和嫌惡也已開始隨處出現。所有這些悉達多並未覺察到，他只是留意到，一度在他自性中覺醒並在他最高尚的時日裡始終指引著他的那種嘹亮、清晰的心靈之音已經啞然無聲。

塵世攫住了他，享樂、貪婪、無所事事，最終是他過去向來鄙棄並譏諷為最愚蠢的人性之惡——占有欲。金錢、地產和財富已使他墮入陷阱；它們不再是遊戲和玩物，它們已經變成鎖鏈和重擔。在它們那荒誕而陰暗的道路中，悉達多終於走到了最後也最卑賤的墮落之站——賭博。從前他還只是把賭博視為世人的一種習俗，他會寬容地帶著嘲弄的微笑去參與。然而自從他內心的沙門離開了他，他開始帶著日漸升溫的怒意與亢奮，為了金錢和珠寶而賭。他是一個令人生畏的賭徒，極少人敢與他對賭，因為他的賭注過於高昂而無所顧忌。他賭博，是出於一種心靈的危機，他藉由輸掉或揮霍掉那些骯髒的金錢而獲得一種強烈的快感。沒有任何其他方式能更直接、更諷刺地使他發洩出對財富、對商人膜拜的偶像所懷有的無比輕蔑，因此他毫不吝惜地高額下注，同時又痛恨和嘲弄自己。他贏了成千上萬，又輸掉成千上萬；他輸錢，輸珠寶，輸掉鄉村別墅，又贏回，然後又再次輸掉。他喜歡那種焦慮的感受，那種一場賭局中大筆賭金去向懸而未定時所感到的沉重而可怕的焦慮。他喜歡那種感覺，並不斷尋求其重複、強化和刺激，因為只有在這種感覺中，他才會在自己那種厭膩無味、無聊透頂的生存狀態下體驗到某種快樂、某種激情，以及某種生存的活力。每次輸掉一大筆錢後，他都汲汲於獲取新的財富，急切地追求生意的成功，並催逼欠債者還清款項；他要再賭，他要再次揮霍，他要再次發洩對財富的輕蔑。悉達多對輸錢不再坦然自若；他對遲遲不付清債款的人失去了耐心；他對乞丐不再那麼仁慈，對窮人也不再施捨和借貸。在下注時一擲萬金並一笑置之的他，在生意上卻變得愈加冷酷和吝嗇，有時夜裡竟會夢見金錢！每當他從這可惡的迷狂中醒來，每當他在臥房牆上的鏡子裡看到自己愈加衰老和醜陋的形象，每當羞恥與噁心將他擊垮，他會再一次逃離，再一次逃避到新的一輪賭博冒險中，逃避到塵俗的激情中，逃到醉夢中，然後又回到那種追求和積聚財富的衝動。在這毫無意義的循環之中，他把自己拖得精疲力盡，變得衰老而病態。

後來，一個夢境終於使他醒覺。那一晚，他與伽摩拉坐在她花園中的一棵樹下交談。伽摩拉言談沉重，言語之中掩飾不住哀傷與倦怠。她要悉達多講述喬答摩的故事。她總是聽不夠：諸如喬答摩的眼睛如何清澈明亮，他的嘴唇如何寧靜優美，他的微笑又是如何優雅，以及他的儀態是如何安祥。於是悉達多不得不為她講了許多佛陀世尊的故事。聽罷，伽摩拉歎道：「將來有一天，也許不久之後，我也要作這位佛陀的信徒。我要把我的花園奉獻給他，我想在他的教義中找到心靈的慰籍。」

接著她卻引誘他做愛。在這愛之遊戲中，伽摩拉眼中含淚，帶著痛苦的熱情，狂烈地把悉達多緊抱在自己懷裡，彷彿她要從這無常的快樂中榨取最後一滴甜蜜。真是不可思議，悉達多從未如此清晰地意識到欲望與死是多麼密不可分。隨後他躺在伽摩拉身旁。她的臉離他很近。他第一次在她的眼角眉梢讀到了悲哀的跡象——細細的皺紋。這些跡象令人聯想起秋日與晚景。仍在不惑之年的悉達多在自己烏黑的頭髮中也已發現絲絲白髮。伽摩拉美麗的面龐上已出現了倦怠的神情——那種沿著沒有任何快樂前景的漫漫長路艱難跋涉而產生的倦怠、漸漸逼近的枯萎，以及那種潛伏的、尚無人言及也許是尚未意識到的恐懼——對生命之秋的恐懼、對暮年的恐懼、對死的恐懼。他歎息著離開了伽摩拉，心中充滿痛楚和隱祕的恐懼。

當晚，悉達多在自己的住宅中過夜，以舞女和酒為伴，他仍佯裝比他的同級者更高貴的樣子，但事實上他已毫無高貴可言。他喝了很多酒，午夜過後許久才上床睡覺。他疲倦而焦躁，陷入了絕望，淚水幾欲潸然而下。他試圖入睡，卻是徒勞。他的心中充滿難言的痛苦，他覺得自己再也不堪忍受。從他心底湧起的那種噁心欲嘔的感覺完全淹沒了他，就像已酸腐的酒，或像過分甜膩和俗淺的音樂，也像舞孃過分甜膩的媚笑，以及她們的頭髮和乳房飄出的過分甜膩的香氣。但更主要的是他對自己感到噁心，他厭惡自己灑了香水的頭髮，厭惡自己嘴中噴出的酒氣，厭惡自己皮膚那種軟塌鬆弛的外表。正如一個吃得過飽、飲酒過多的人在痛楚的嘔吐之後會覺得好一些，這個焦躁不安的人，也渴望通過一次駭人的嘔吐，來棄絕這毫無意義的生活中所有的享樂與所有的習慣。直到破曉時分，宅第外面已開始出現人們活動的跡象，這時悉達多才開始瞌睡並進入了片刻半睡眠的狀態。這時他作了一個夢。

伽摩拉在一個小巧的金籠裡養著一隻珍稀的小鳴鳥，悉達多夢見的就是這隻鳴鳥。通常每天清晨牠都會婉轉地歌唱，然而這天早晨卻寂然無聲。他感到意外，走到籠子旁往裡看，小鳥僵直地躺在籠子裡，已經死了。於是他把死去的鳥拿出來，在手裡放了一會兒，隨後扔到了路上。就在同一瞬間，悉達多大驚失色，感覺自己的心在絞痛，彷彿他已把自己身上所有善良和有價值的東西都隨這隻死鳥一起拋棄了。

他從夢中醒來，為一種巨大的悲哀的感覺所吞沒。他覺得自己已經毫無價值、毫無意義地浪費了自己的生命；他沒有留下任何有生命活力的東西，沒有留下任何哪怕是有絲毫價值或值得的東西。他孤伶伶地站在那兒，像海岸上一個船難過後的倖存者。

悉達多神情黯然地來到自己的花園裡。他閉上園門，坐在一棵芒果樹下，內心充滿恐怖和死亡。他坐在那兒，感到自己在死去，在枯萎，在走向末日。漸漸的，他集中自己的思緒，從最早的記憶開始，在內心回顧了自己全部的生活。什麼時候自己曾感到真正的幸福？又什麼時候曾真正體驗到快樂？是的，他曾有過多次快樂的體驗。少年時他就已經品嘗了快樂的甜蜜，諸如當他獲得婆羅門的讚譽時，當他遠遠勝過同伴時，當他在背誦聖詩、與學者辯論時顯現傑出才能時，以及當他在祭獻中擔當助手時，都曾有過快樂的體驗。當時他曾在內心感受到：「一條大路已展現在你的面前，你已被特別召喚去循路前行，諸神在等待著你。」在青年時代，他那不斷高揚的目標推動他出入於擁有相似追求的人群；他竭力去理解婆羅門的教義；每種剛獲得的知識只會引發新的渴望；在所有這些努力和渴望之中，他又曾想到：「向前，向前，這就是你的路。」當他離家出走並選擇苦修生活時，他曾聽見那種心聲；當他離開沙門去尋訪一切圓成的佛陀時，當他告別佛陀投入未知的塵世時，他又一次次聽見了那種自心之音。自從他初次聽見自心的聲音，自從他高翔在思想的天空，至今竟已經過了那麼長的時間！他的道路竟是如此無聊與荒涼！在如此漫長的歲月中，他的生活沒有任何崇高的目標，沒有任何心靈的渴望，沒有任何精神的昇華。他竟一直汲汲於那些微不足道的享樂，卻從未有過真正的滿足！這些年來，他在不知不覺中一直渴望並努力生活得像這些塵俗之人一樣，像這些孩童一樣；而他的生活比世人的生活更加不幸和可怕，因為世人的目標不屬於他，世人的悲傷也不屬於他。這個伽摩濕瓦彌的整個世界對於他僅僅是一場遊戲，僅僅是人們觀看的一場歌舞、一場喜劇而已。唯一值得珍重和有價值的是伽摩拉；但她是否仍值得珍重？他還需要她嗎？或者說她還需要他嗎？難道他們不也是在玩一場沒有結局的遊戲？還有必要繼續為此而生活嗎？不，這場遊戲即是輪迴，一場孩童的遊戲。這樣的遊戲如果玩上一次、兩次甚至十次還可以是有趣的，但接連不斷地進行這種遊戲是否還值得？

於是悉達多意識到這場遊戲已然終結，他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一陣顫慄襲過他的全身，他感到自身之中的某種東西已經死去。

整整一天，他坐在芒果樹下，想著他的父親，想著僑文達，想著喬答摩。難道他離開所有這些人就是為了成為一個伽摩濕瓦彌？直到夜幕降臨，他仍端坐在樹下。他抬頭仰望天上的星辰，想道：「我坐在自己花園中自己的芒果樹下。」他不禁微笑，自己竟然會占有一棵芒果樹，占有一座花園，這有必要嗎？有意義嗎？這難道不是十分愚蠢的行為嗎？

他終於與財富斷絕了聯繫，財富已在他的內心死去。他站起身，與芒果樹和花園道別。他已經一整天沒有吃東西，感到饑腸轆轆。於是他又想起城裡的住宅，想起自己的臥房和床鋪，以及擺滿食物的餐桌。他疲倦地笑了笑，搖了搖頭，在內心與所有這一切告別。

當晚，悉達多離開了他的花園和那座城邑，從此一去無回。伽摩濕瓦彌以為他落入強盜手中，四處找了他很久。伽摩拉卻沒有設法找他。她得知悉達多失蹤的消息時並不驚訝。她不是一直預料會有這一天嗎？他不是一個沙門、一個無家可歸的朝聖者嗎？在他們最後一次相會時，她曾深切而徹底地意識到這一點。然而，在失去的痛苦之中，令她欣喜的是：在那最後的時刻，她曾把他擁抱得如此之緊，如此貼近她的心，她感到自己已完全為悉達多占有和征服。

當她初次聽到悉達多失蹤的消息時，她默默走近窗邊的金籠子，籠中養著那隻珍稀的小鳴鳥。她打開金籠的小門，捧出那隻小鳥。小鳥翩然飛去，伽摩拉久久目送那隻鳴鳥消失在遠空。就是從那天起，她開始閉門謝客。不久之後，伽摩拉發覺自己由於那次與悉達多最後的相會，已經懷了身孕。

在岸邊

悉達多徬徨步入林中，他已遠離了那座城邑。他只知道一點：他再也不能回頭；他過了多年的生活也已成為過去，他已經品味並痛飲那種生活品味直至噁心的程度。那隻夢中的鳴鳥已經死去。鳴鳥之死正是他自心當中的鳴鳥之死。他深深墮入了輪迴：周圍的一切傳來噁心與死意。正如一塊海綿不斷吸水直至盈滿，他的自我也同樣充滿了無聊，充滿了痛苦，充滿了死意。世上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吸引他，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給他快樂和安慰。他熱切地希求空寂，希求安寧，希求死亡。就讓一道雷電將他擊毀！就讓一條猛虎將他吞噬！要是有某種烈酒、某種毒藥能給予他虛無，讓他忘卻，讓他長眠不醒，那該有多好！難道還有什麼他未曾拿來玷汙自己的穢物嗎？難道還有什麼罪孽與愚行他未曾犯過嗎？難道他靈魂中的汙漬不是他咎由自取的嗎？那麼他是否還有繼續生存的可能？他是否還可能繼續呼吸、饑餓；繼續吃飯、睡覺，繼續與女人做愛？難道對他而言，這個循環仍未耗盡？

悉達多來到林中的一條大河邊。多年以前，一位船夫曾將他渡到同一條河的此岸，當時他正值英年，剛剛離開喬答摩的城邑。此刻，他猶豫地站在岸邊，疲乏與饑餓使他非常虛弱。為什麼還要繼續前行？去往何方？為了什麼？一切目標都已磨滅，剩下的只是一種深切而痛苦的渴望：渴望徹底擺脫這場昏亂的迷夢，渴望嘔出這已經酸腐不堪的酒，渴望結束這令人心酸的苦澀生活。

河岸上有一棵椰子樹。悉達多雙臂摟住樹幹，倚樹俯視下方流動的綠漪。他的心中充滿放開雙手並沉入水底的衝動。水令人心寒的空虛反映著他靈魂中的可怕空虛。確實，他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他別無選擇，只能清除自己、摧毀自己生命失敗的軀殼，將它拋棄並為眾神所嘲弄。摧毀他痛恨的自己身相成為他唯一的渴求。就讓水中的魚將他吞噬！這個無賴悉達多，這個瘋子，這頹廢腐敗的肉體，這怠惰浪蕩的靈魂！就讓水裡的魚或鱷魚來把他吞噬，就讓惡魔來把他撕碎！

他帶著扭曲的表情瞪視著水面。他看到水中映出自己的臉；他向那倒影唾了一口。在徹骨的倦怠中，他的手臂鬆開了樹幹，身體偏移了一點，以便能一頭栽進水中並沉入水底。他閉起雙眼，投向——死亡。

這時，從他靈魂中某個遙遠的角落，從他疲憊生活的久遠的往昔，他聽見一種音聲。這音聲只有一個字，一個音節，於是他含混地不假思索的唸誦著——那就是所有婆羅門禱文古老的起止和終結之字，意味著「一切圓成者」或「圓滿」的神聖的「唵」字真言。在這一瞬間，當「唵」之音聲傳入悉達多耳中，他那久已沉睡的靈魂猛然覺醒，他立刻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愚蠢。

悉達多感到極度震驚。那麼，這就是他的結局：他竟如此迷惘、如此失落、如此喪失所有的理性。他已經在尋求死亡。通過毀滅肉體以獲得安寧的天真願望，在他內心竟已如此強烈。當「唵」之音聲達到他內心的那一刻，他所受的衝擊遠遠超過最後一個時期他所經受的所有折磨、所有幻滅和所有絕望。他因此認清了自己的悲慘處境，認清了自己的罪孽。

「唵」。他在內心唸誦著，他感知到梵天，感知到生命的不可毀滅；他憶起早已忘卻的神聖的一切。

但那僅僅是一剎那間發生的。悉達多跌落在椰子樹下，為疲勞的感覺所淹沒。他一面低聲唸誦著「唵」字，一面將頭枕在樹根上沉入了酣睡。

這一覺深沉而無夢，他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的睡眠。當他在幾個小時之後醒來，覺得彷彿已經過了十年的歲月。他不知身在何處，也不知為何到了這裡，只聽見輕柔的潺潺流水聲。他睜開眼睛，驚奇地發現樹木與藍天，於是回憶起自己的所在，以及來到這裡的緣由。他感到一種想長久停留在此的渴望。此時，過去的一切彷彿蒙上了一層紗幕：極其遙遠而無關緊要。但他知道他的前生（在他恢復知覺的第一個瞬間，他以往的生活似乎是一個遙遠的化身，一個現時自我的早期生命）已經終結；它曾如此悲慘而令人嫌惡，以至於他曾想將其毀滅。然而在河邊的一棵椰子樹下，他口中唸誦著「唵」而獲得了覺悟，隨後他沉入睡鄉，醒來後已像剛出生的人一般看著這個世界。他輕聲唸誦著「唵」，憶起他曾隨著「唵」之

音聲進入了睡鄉。他覺得那一場沉睡似乎是一次深長的「唵」之吟誦、「唵」之冥想；他似乎已進入了「唵」的國度並融合於「唵」，進入了不可名狀的神聖本體。

這是多麼奇妙的一覺！從未有任何一次睡眠能使他如此恢復精神和活力，他彷彿已經脫胎換骨。或許他確實已經死過，或許他確實已溺死並復生於另一個肉體？不，他認出了自己，認出了自己的手、自己的腳，認出了自己的所在以及自身中的那個自我——獨斷而任性的悉達多。不過這個悉達多已然有些變化，已然脫胎換骨。剛才的睡眠如此深沉，而此時的他卻極為清醒、快活而好奇。

悉達多坐起身來，發現一位身披黃袍的落髮僧人坐在他的面前，彷彿已陷入冥想。他靜靜打量這位既無頭髮也無鬍鬚的僧人，突然認出這僧人正是僑文達——他青年時代的朋友，皈依了佛陀世尊的僑文達。僑文達也已老邁，然而面容仍顯出往昔的特徵——熱切、忠誠、好奇與焦慮。當僑文達感覺到他的目光並抬眼望著他時，悉達多知道僑文達並沒有認出他。僑文達看到他醒來顯得很高興；儘管他只是一個陌生人，但顯然僑文達已經在那兒坐了很久並等待他醒來。

「我睡著了，」悉達多道：「你怎麼會在這裡？」

「你在這種地方睡覺可不好，」僑文達答道：「這地方常有毒蛇猛獸出沒。我是喬答摩世尊、釋迦牟尼佛的信徒，和僧團的同伴外出遊化。我看你在這危險的地方睡著了，本想喚醒你，但發現你睡得很沉，於是留下來坐在你身邊。本來只是想守護你，後來自己也睡著了。我太疲憊了，所以守護得很不好。現在既然你已經醒了，我該去追趕我的同伴了。」

「謝謝你的守護，沙門。世尊的信徒真是非常善良。現在你可以離開了。」

「那麼我走了，祝你安康！」

「謝謝你，沙門。」

僑文達躬身道：「再會！」

「再會，僑文達。」悉達多道。

那僧人呆住了。

「對不起，先生，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悉達多莞然而笑。

「我認識你，僑文達，從你父親的宅院和婆羅門的學堂，從獻祭的儀式以及我們一起與那些沙門度過的時光，直到在祇園精舍你皈依世尊的時刻，我一直認識你。」

「你是悉達多，」僑文達大聲叫道：「原來是你！我這才認出來。我不明白剛才為什麼沒有一下就認出你。你好，悉達多，再見到你真高興！」

「能見到你我也非常高興。我睡覺時你守護了我，再次謝謝你，儘管我並不需要守護。你要去什麼地方呢，我的朋友？」

「我沒有特別要去什麼地方，除了雨季之外，我們僧人總是雲遊四方。我們總是南來北往，遵守戒律生活，宣講佛法，募化食物，然後又踏上行程。我們一向如此。你呢，你要去哪裡，悉達多？」

悉達多道：「我與你一樣，我的好朋友。我也沒有特定的目標。我仍在路途中，我在進行一次求道之旅。」

僑文達道：「你說你在進行求道之旅，我相信你的話。可是請你原諒，悉達多，你不像一個求道者。你身著富貴的衣服，腳蹬華麗的鞋子，頭髮還灑了香水，這既不像求道者也不像沙門。」

「你看得很準，我的朋友，一切都逃不脫你敏銳的眼睛。但我並沒有說我是沙門，我只是說我在進行一次求道之旅，這一點的確是真的。」

「你在進行一次求道之旅，」僑文達道：「但極少有人會穿著這樣的衣服、梳著這樣的頭髮求道，我自己已經雲遊多年，從未見到過像你這樣的求道者。」

「你說得對，僑文達，但今天你卻見到了一個如此穿著的求道者。記住，我親愛的僑文達，表相的世界流轉無常，我們的衣服與頭髮的式樣更是變化不定，甚至我們的頭髮與肉體本身即為無常。你說得很對，我的確衣著華麗，那是因為我曾經富有；我的髮式梳成世俗中上流人物的樣子，那是因為我曾是他們之中的一員。」

「那麼現在你是怎樣一個人呢？」

「我不知道，對此我與你一樣無知，我仍在路途中。我曾經富有，而現在我已不再富有，明天會如何我也不得而知。」

「你是不是失去了財富？」

「是我失去了財富，還是財富失去了我——我搞不清楚。表相之輪旋轉極速，僑文達。那位婆羅門悉達多現在何方？那位沙門悉達多該到何方尋覓？而那富人悉達多又在何處？無常之物須臾變滅，僑文達，你深知這一點。」

僑文達猶疑地久久注視著他年輕時代的朋友，然後彷彿面對一位顯貴般對悉達多躬身行禮，轉身踏上了旅程。

悉達多微笑著目送他離去。他依舊愛著僑文達——這位忠誠而謹慎的朋友。在這一瞬間，在這輝煌的時刻，在那奇妙的睡眠之後，他的周身已充盈著「唵」的氣息，他如何能夠不去愛世上的人與世上的物？這正是他睡著時身上所發生的不可思議的魔力，同時也是「唵」之神力——他愛世上的一切，他對他目光所觸及的一切都充滿著愉悅的愛。此時他覺得，過去他之所以如此病態，正是因為他不能夠愛任何人和任何事物。

悉達多微笑著注視那位遠去的僧人。那一覺使他精力倍增，但他已經兩天沒有吃東西，饑餓難忍。他能夠抵制饑餓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他既懊惱而又覺得好笑地回憶起那個時代。他記得自己曾向伽摩拉誇耀三件事，三種崇高而不可戰勝的技藝——齋戒、等待與思考。這些曾經是他的財富、他的才能、他的實力，以及他堅實的支柱。在他刻苦而勤勉的青春歲月中他僅僅學會了那三種技藝而已。而如今，無論齋戒、等待或思考都已經不屬於他。他把那些技藝拿去換來了世間最可鄙的東西——所有的無常之物、感官的享樂、奢華的生活以及財富，他走出了一條怪誕的道路，現在他似乎確實變成了一個凡俗之人。

悉達多反省了自己的處境。他發覺自己很難進入思考的狀態，他也實在無心思考，但他強迫自己思考。

他想道，現在所有這些無常之物又從我身旁溜走，我再一次如嬰孩般獨立於天地之間，一無所知，一無所有，也一無所學。這真是奇怪，現在的我已不再年輕，頭上的白髮迅速增多，體力也已開始減弱，而我竟然再次單純如赤子。他不禁微笑。是的，他的命運真是奇怪！他一直在走回頭路，所以他現在再一次赤身裸體，空無所有，無知無識地立於世上。但他並不因此而感到悲哀，不，他甚至感到一股笑的衝動——笑他自己，笑這怪誕而荒謬的世界。

萬事萬物與你一同回落，他自言自語地笑道。此刻他的目光落在水面，他發覺河水也在永無休止地回流並快樂地歌唱，這使他無比欣喜。他愉悅地對河水微笑：這不正是他曾試圖投水自盡的那條河嗎？那彷彿發生在數百年以前，或許，那是否只是另一個夢境？

我的經歷竟如此怪誕，他想。我走過許多怪誕之路；少年時代，我的心智為諸神與獻祭所占據，青年時期則是苦行主義、思考與冥想。當時我努力追求梵天，尊崇寓於阿特曼中永恆的本性。年輕的我著迷於為得到救贖而進行苦修：我生活在林中，經受酷熱與嚴寒的折磨。我學會了齋戒，學會了調伏自己的肉體。隨後我驚異地發現偉大佛陀的教義；當時我感到世界的真理及圓融統一宛如自己的血液在周身奔湧，同時我也感到，我必須離開佛陀以及那偉大的真理。於是我離去，從伽摩拉學會了情愛的快樂，從伽摩濕瓦彌學會了做生意。我積斂錢財，我又揮霍錢財；我學會了喜好豐盛的食物，學會

了刺激感官。經歷了如此漫長的歲月，我終於失去了我的聰明與思辨力，我終於忘卻了萬物的圓融統一。難道不是嗎？走過許許多多的彎路，我逐漸從成人變成了孩子，從思想家變成了平凡的人。而這條路並沒錯，我心中的鳴鳥並未死去，但這是怎樣的一條路！僅僅為了再度成為孩子並從頭再來，我需要體驗那麼多的愚蠢與罪孽，那麼多的謬誤與噁心，那麼多的幻滅與悲傷。但事情本應如此，並非差錯，我的眼睛和心靈都為此而歡呼。我需要體味到絕望，我需要墮入精神的無底深淵，我需要陷入自戕的心緒，而後才能體驗到神恩，才能再度聆聽「唵」之音聲，才能沉入酣睡並面目一新地再度覺醒。我需要先成為無知的愚人，然後才能發現自我中永恆的阿特曼，我需要造作罪孽才能重新開始生活。而我的路又將引我到何方？這條路簡直愚不可及，彷彿是螺旋形，也許是原地繞圈子；但無論它會引我到何方，我都將循路前行。

他感到一種巨大的快樂正從自心中升起。

這種快樂從何而來？他自問道。為何會有這種快樂的感受？是否由於那一場對我有莫大助益的酣睡？是否由於我唸誦「唵」字真言？或者是否由於我的逃離世俗？是否因為我的逃離已然成功？是否因為我終於逃離桎梏再獲自由，再度如嬰孩一般獨立於天地之間？啊，這次逃離多麼美好，如此解脫的感覺！這裡的空氣多麼純淨而美妙！而我逃離的地方永遠充滿髮膏與庖廚的氣息，一種怠惰無度的氣息。我痛恨那金錢世界，痛恨那些狂歡與宴飲。我也因為自己竟在那可怕的世界中沉溺如此之久而痛恨自己；我由於在塵俗中不斷敗壞自己、毒害和折磨自己而變得老朽、醜陋；我再也不會像我曾經盲目臆想的那樣，認為那個悉達多非常聰明。但有一件事我做得很好，這件事足以令我愉快，我也必須加以頌揚，這就是我終於結束了那種自我鄙棄，結束了那種荒謬空虛的生活。我稱許你，悉達多，在這多年的愚蠢之旅後，你終於又有所開悟。你已經再度聽見自心的鳴鳥的歡唱，你已遵從了自心的聲音。

於是他褒揚著他的自我，為他的自我而欣喜，同時好奇地傾聽自己的轆轤饑腸。他感到他已經徹底品味並吐出了過去歲月的一部分悲傷、一部分痛苦。他曾將所有悲傷與痛苦吞嚥到絕望與死亡的極點。這樣也好。如果沒有那一刻完全的絕望和失望，如果沒有他俯身向著奔流的河水準備自裁的緊張瞬間，他還可能與伽摩濕瓦彌在一起混更長的時間，他還會在那裝潢華美的舒適地獄中生活得更久。然而他所體驗的絕望與極端的噁心並未將他壓倒，那隻鳴鳥，他自心中清亮的泉源與自性之音並未死寂——這就是他喜悅和歡笑的原因；儘管他已經一頭華髮，他的面龐卻神采飛揚。

「親身經歷塵世待瞭解的一切是件好事，」他想道：「孩提時代的我就知道塵俗的享樂及財富為邪惡之物。我長久以來就知道這一點，但只是才剛有所體驗。如今我不僅在理智上，而且是以我的眼睛、我的心靈及我的胃口深知其意。我懂得這一點真值得高興。」

他久久思索著自身發生的變化，聆聽那隻鳴鳥愉快的歌唱。假如那隻鳴鳥真的死去，他是否也會隨之消亡？不，那只是他自身之中的某物已然死去，某種他長久以來一直欲求其消亡的東西。那不正是他在熱忱的苦行歲月中想要摧毀的？那不正是他的自我，他渺小、怯懦而傲慢的自我嗎？在漫長的歲月中他不斷與之搏鬥，而那自我卻一次又一次地將他擊敗，奪去他的快樂並使他充滿恐懼，而在林中這可愛的岸邊終於死寂的不正是他的自我嗎？不正是因為自我的死寂，他才能像孩子一般毫無憂懼、充滿信心和喜悅嗎？

悉達多也終於明白，為什麼他作為婆羅門或苦行者時與自我的爭鬥會徒勞無功。過多的知識阻礙了他；過多的聖詩、過多的獻祭、過多的禁欲、過多的造作和追求阻礙了他。他過去一生充滿了傲慢；他永遠是最聰明和最急切的一員——永遠比他人先行一步，永遠那麼博學和理智，永遠是祭司和哲人。他的自我潛入了他祭司的身分，潛入了他的傲慢與理性，在那兒盤踞並生長，同時他卻幻想著自己正以齋戒和懺悔來摧毀自我。現在他清醒地意識到他的自心之聲是對的：沒有任何導師能夠給予他救贖。這就是為什麼他必須進入塵世並沉湎於權力、女人和金錢；這就是為什麼在他自心中的祭司與沙門死去之前他必須成為商人、賭徒、酒鬼和富人。因而他也必須經歷那些可怕的歲月，遭受噁心的折磨，徹底認清塵俗生活的空虛和瘋狂，直到他陷入痛苦而絕望的境地；唯有如此，他自心中的浪子悉達多與富人悉達多才能死去。事實上他已然死去，一個新生的悉達多已從他的睡夢中覺醒；這新生的悉達多也同樣會衰老和死去。悉達多本為無常，一切形態皆為無常；然而今天他很年輕：他只是一個孩子——新生的悉達多——而且他也非常快樂。

所有這些思緒流過他的腦海，他微笑著聽著自己的轆轤腸鳴，心存感謝地聽著一隻蜜蜂的嗡鳴。他愉快地注視著流動的河水；從未有過一條河能令他如此著迷，過去他從未發現流水的音聲與形態竟如此美麗。他覺得流水似乎要告訴他某種

特別的祕密——某種他未知的東西，某種正等待著他的東西。悉達多曾想自溺於這條河；事實上，那個哀老、疲憊而絕望的悉達多已然溺於其中，而新生的悉達多對河水卻感到一種深深的愛戀。於是他決定在此盤桓一些時日。

船夫

我將留在河邊，悉達多想，當年去往城邑變成愚人的路上，我所渡過的也是這同一條河，當時一位好心的船夫曾渡我過河。我要去尋訪他，我的道路曾一路引我從他的草舍開始進入一種新的生活，而這生活業已衰亡；願我目前的路——我的新生活也從那裡開始！

他鍾愛地凝視著流動的河水，凝視著那澄澈的碧波，凝視著水面蕩漾的奇妙圖案中晶亮的波紋。水面如鏡，映出湛藍的天；串串白亮的水泡從水底升起。河水以千萬隻眼睛回望著他——碧綠的、潔白的、透明的和天藍的。這條河讓他如此迷戀，他的心中也充滿了感激。他聽見那覺醒的自心之聲對他說：「愛這條河，留在它身旁，向它求教。」是的，他的確想求教於它，聆聽它的教誨。他似乎覺得，無論是誰，只要他理解這條河及其祕密，都會理解更多，都能理解許多祕密，以至於理解一切萬有的祕密。

而今天他只理解了這條河的一個祕密。這祕密緊緊抓住了他的心。他看到河水無間斷地流轉不居，卻又恆常不變地存在著；河水永無遷變卻又刻刻常新。誰能懂得這祕密？誰又理解這個祕密？他並不理解，只是感覺到一絲隱約的預感，一抹朦朧的記憶，一種神明的音聲。

悉達多站起來，饑餓的折磨已變得難以忍受。他一邊沿著河岸痛苦地逆流踱步，一邊聽著潺潺的水聲，一邊聽著自己絞痛的轆轆饑腸。

來到渡口，船已經在等候，那位當年曾經把年輕沙門渡到此岸的船夫站在船中。悉達多認出了他，他也衰老了許多。

「能否渡我到彼岸？」

船夫看到一位外表華貴的人獨自步行感到很驚訝。他請客人登船，駛離了岸邊。

「你選擇了一種美妙的生活。」悉達多道：「生活在這條河邊並且每天航行其上，一定非常美妙。」

船夫輕輕搖著槳，微笑作答：「正如你所說，先生，是非常美妙。不過，任何生活、任何工作不都是非常美好嗎？」

「或許是，但我羨慕你的生活。」

「喔，你很快就會失去興味的，這可不是衣著華貴的人所過的生活。」

悉達多笑道：「今天已經有人以衣著判斷並且懷疑我，你是否願意接受我的衣服？我也覺得這些衣服很是麻煩；我還要告訴你，我沒有錢付船費。」

「這位先生你一定是在開玩笑。」船夫笑道。

「我不是開玩笑，你以前曾經無償渡我過河，所以今天也請你再次渡我過河並接受我的衣服。」

「那麼這位先生你是否要拋掉衣服繼續漫遊呢？」

「我倒願意留在此處；我倒願意你能給我一些舊衣服，並且讓我留下來作你的幫手，然後作你的學徒。我一定要學會駕船。」

船夫久久凝神注視著這位陌生人。

「我認出你了，」他終於說道：「你曾夜宿在我的草舍中，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許已過去二十多年了。當年我渡你過河之後，我們就像朋友一樣地分手作別了，那時你不是沙門嗎？我沒能記住你的名字。」

「我叫悉達多，上次我們見面時我的確是沙門。」

「歡迎你，悉達多。我叫維蘇德瓦，今天我希望你作我的客人，並仍請你睡在我的草舍裡。我要請你告訴我你從什麼地方來，為什麼對你的華麗服飾如此厭倦。」

他們已來到河中央，水流湍急，維蘇德瓦更加有力的搖槳。他一面以強壯的臂膀平靜地搖槳，一邊注視著船尾。悉達多坐在船上觀察著船夫，不禁回憶起他在最後的沙門歲月中，就曾一度對這個人抱有好感。於是他感激地接受了維蘇德瓦的邀請。來到岸邊，悉達多幫他把船泊住。維蘇德瓦把悉達多領進自己的草舍，拿出麵包、水和芒果來款待他，悉達多吃得津津有味。

日漸西沉，他們坐在河邊的一根樹幹上，悉達多開始講述自己的身世；從自己的出身一直講到他的命運，講到今天在絕望時刻中他回憶起的一生之旅，故事一直持續到深夜。

維蘇德瓦聚精會神地聽著，他聽到了一切，諸如悉達多的出身和童年，他的學業和追尋，他的快樂與困窘。這位船夫最美的德行之一就是懂得如何傾聽，實際上極少有人具備此一美德。維蘇德瓦未發一言，悉達多卻感到他已經默默地、不經意地領會了每一個字，未曾錯過任何一點微細之處。他並不急切地期待什麼，他並不責備也不讚許——他只是傾聽。悉達多感到，擁有一位能夠如此投入地沉浸於他人生活之中、如此投入地沉浸於他人的追求與悲傷之中的聆聽者，是多麼美好。

當悉達多的故事已近尾聲，當他講到那棵岸邊的樹，他極度的絕望，那神聖的「唵」字真言，以及他酣睡之後所感到的對河水的愛戀，船夫更是加倍專注地傾聽，完全沉浸於其中，他的眼睛不禁閉了起來。

悉達多講罷，兩人沉默了許久。維蘇德瓦道：「正如我所預想的，河水已經與你有過交流，它對你非常友好，你能夠與它交流真是太好了！留在我的身邊吧，悉達多，我的朋友。我也曾有過妻子，她的床就在我的床邊，但是她早已去世；我已經獨自一人生活了很久。來與我一起生活吧，我們兩人的吃住用度都不會匱乏的。」

「感謝你，」悉達多道：「我感謝你並接受你的邀請；我還要感謝你如此懂得傾聽的藝術。極少人懂得傾聽的藝術，我尚未遇見任何人能如你一般傾聽；這方面我要向你求教。」

「這並不困難，」維蘇德瓦道：「不過你無需跟我學，是河水教會我如何傾聽的。你也將從它那裡學會。河水懂得一切，人可以從它那裡學會一切。你已然學會應當勉力走向低處，沉淪並尋求那最深的底層。那富有而顯貴的悉達多將成為一個槳手；那博學的婆羅門貴族悉達多將成為一個船夫。這些河水都已告訴了你。你還將學會另一件事。」

悉達多沉吟良久，問道：「那件事是什麼，維蘇德瓦？」

維蘇德瓦站起身，道：「天太晚了，我們該上床睡覺了。我無法告訴你另一件事是什麼，我的朋友，你自己會發現的，或許你已經知道了。我不是學者，我不懂如何表述、如何思考，我只懂得如何傾聽並保持虔敬。如果我懂得如何表達或講授，我就會成為教師。但事實上我只是船夫而已，我的工作是渡人過河。我曾將成千上萬的人擺渡過河，然而對於所有過客，這條河僅僅是他們旅程中的障礙。他們都是為生意和金錢而奔忙，或是參加婚宴，或是外出遊玩。這條河擋住了他們的去路，而船夫就是要儘快帶他們渡過這個障礙。然而這千萬人之中會有幾十個人，也許只有四、五個，對他們來說，這條河並非阻礙。他們聽見了河水的音聲並且用心諦聽，於是河水在他們心中成為神聖之物，正如河水對於我一樣。好，我們上床睡覺吧，悉達多。」

後來，悉達多就與船夫一道生活，並學會了照看那隻小船。當渡口無事可做時，他就與維蘇德瓦一起在稻田裡勞作，或者收集木柴、採摘香蕉。他還學會製作船槳、改進木船及編織籃子。他喜歡自己做的一切並且好學不倦。歲月飛快地流逝。但他從河水學到的要比維蘇德瓦教給他的更多。他不斷從河水學會新的東西；他尤其學會了傾聽的藝術，學會了以一顆寧靜的心靈、一種期盼而又寬容的心境去傾聽，拋棄一切欲望和激情，拋棄一切評判與見解。

悉達多與維蘇德瓦一起快樂的生活。他們偶爾也彼此交談幾句，但往往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寥寥數語。維蘇德瓦不喜言談，悉達多引他說話極少能成功。

一次悉達多問維蘇德瓦道：「你是否也從河水學到了這個祕密：即世上並不存在時間的實體？」

維蘇德瓦臉上漾起了明朗的笑意。

「是的，悉達多，」維蘇德瓦道：「你說得的確不錯：河水在同一時刻無處不在，無論源頭或河口，或瀑布、渡口、水流、海洋以及山脈間；同時，河水只存在於當前的時間中，並非過去或未來的影子。」

「正是如此，」悉達多道：「當我懂得這個道理，我回顧了我的生活。我的生命也是一條河，少年悉達多、成年悉達多和老年悉達多只是由於幻象而有分別，並非由於現實而有分別。悉達多的不斷新生並非過去，他的死以及終歸於梵天也不是發生在將來。過去之心不可得，未來之心不可得，萬法皆如，俱入目前。」

悉達多欣喜地說著，這個發現使他非常高興。那麼，所有的悲傷，所有的自我折磨與恐懼不都是存在於時間之中嗎？一旦征服並除滅了時間，不就可以征服世上所有的苦難與邪惡嗎？他說得非常興奮，維蘇德瓦只是愉悅地對他微笑並點頭稱許。他撫了撫悉達多的肩膀，然後又繼續自己的勞作。

又一次，當雨季來臨，河水暴漲並大聲咆哮時，悉達多對維蘇德瓦道：「我的朋友，河水有許許多多音聲，不是嗎？它不但有國王與武士的呼喝，有公牛的叫聲、夜鶯的鳴囀、孕婦的呻吟與男人的歎息；它還有著千百種其他的音聲，不是嗎？」

「的確，」維蘇德瓦點頭道：「一切生命的音聲皆在河水的音聲中。」

「那麼你是否知道，」悉達多繼續道：「當一個人在剎那間同時聽到河水的千萬種音聲時，那應該是何種言語呢？」

維蘇德瓦快活地大笑；他俯身在悉達多耳邊輕輕唸誦神聖的「唵」字，而「唵」正是悉達多之前所聽到的。

隨著時光的流逝，悉達多的笑容開始與那船夫相像；他們倆幾乎同樣容光煥發，同樣充滿快樂，喜悅同樣地從千百條細小的皺紋款款舒展；他們也同樣天真，同樣衰老。許多旅行者看到兩位船夫在一起會認為他們是兩兄弟。夜幕降臨時，他們經常坐在岸邊的樹樁上，靜靜傾聽流水之音。對他們來說，那不僅是河水之音，更是生命之音、存在之音、永恆流轉之音。聆聽流水時，有時他們會產生同樣的想法，或許是關於前一天的談話、關於他們關心的某位行客的命運和境遇、關於死亡，或關於彼此的童年；而每當河水同時傳送給他們某種福音，他們會彼此相視，同時思索同一問題，同時對同一答案感到欣喜。

許多行客感覺，從渡口、從兩位船夫身上輻射出某種魔力。有時，行客在看到其中一位船夫面容之後會開始講述自己的經歷和煩惱，懺悔自己的罪孽並尋求安慰與忠告。有時會有人要求與船夫一起過夜並聆聽流水之音。偶爾也會有一些好事者專誠來訪，他們聽說這個渡口住著兩位智者、魔法師或聖人。這些好事者問了許多問題卻得不到任何回答；他們既沒有發現魔法師，也沒有發現智者，只看到兩位衰老而友善的老人，而那兩人不但緘默無語，而且乖僻愚蠢。於是這些好事者哈哈一笑，認為人們竟傳播如此荒誕不經的謠言簡直愚不可及、不可思議。

時光流轉，無人知道歲月已逝去幾何。一天，一些僧侶——喬答摩佛陀的信徒——來到岸邊並要求渡河。兩位船夫得知佛陀已然病重，不久將迎受他最後的凡間之死並入於涅槃；這些僧侶正要儘快回到他們的偉大導師身邊。不久之後，一隊又一隊的僧人相繼到來；僧人與大部分行客都在談論喬答摩及其臨近的涅槃。彷彿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加入一次軍事遠征或參加國王的加冕似的，這裡的人宛如蟻群般聚集，為某種磁力吸引，前去朝覲臥於病榻之上的偉大佛陀。一個重大事件即將發生，一個時代的聖賢即將步入永恆。

此時，悉達多的萬千思緒都圍繞著這位臨終的聖賢和導師；佛陀的聲音喚醒了成千上萬的人，他本人也曾親自聆聽過佛陀的聲音，也曾親眼敬畏地瞻仰過佛陀聖明的面容。他滿懷愛意地思念佛陀，回憶起佛陀通向涅槃的道路，也不禁微笑著回憶起自己年輕時向世尊所說的話。如今他覺得那些言詞顯得傲慢而早熟，儘管當年他未能接受佛陀的教義，但他知道

自己的心早已不再與喬答摩分離。不，對於一個真正的求道者，如果他誠心企望得到覺悟，他就不能接受任何教義。然而一個得道者卻可以認可任何道路和任何目標；沒有任何東西能使他與千千萬萬住於永恆、通於神明的聖賢分離開來。

一天，眾多的人絡繹不絕地前往朝覲臨終的佛陀。伽摩拉，這位從前最美的名妓，也走在朝聖的路上。她早已從過去的生活方式中退隱；她將自己的花園贈與喬答摩的僧侶並皈依了佛的教義。她已是隸屬於朝聖團體的婦女與女施主中的一份子，聽到喬答摩病危的消息，身穿樸素的衣裳，與兒子一起步行踏上了旅程。他們已然來到河邊，但那孩子累了，吵鬧著要回家，要休息、吃東西；他動不動就惱怒無禮，不然就淚眼汪汪。伽摩拉不得不時常停下來與孩子一起休息。這孩子已習慣與母親較量意志。她不得不餵他、安撫他，還要申斥他。孩子不明白為什麼他的母親要不辭辛勞地長途跋涉，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朝覲一位臨終的陌生「聖明」；讓他死好了，這和我們小孩有什麼關係呢？

兩位朝聖者距離維蘇德瓦的渡口已經不遠了，這時小悉達多再次要求母親停下來休息。伽摩拉自己也很疲倦，於是她蜷伏在地上，半閉著雙眼歇息，孩子則津津有味地吃著香蕉。突然，伽摩拉痛楚地叫了一聲，孩子大吃一驚，看到自己的母親因為恐懼而臉色煞白。只見一條小黑蛇從她的身下爬了出來——伽摩拉已遭蛇咬傷。

母子兩人快步向前跑去，希望能找到人幫忙。在渡口附近，伽摩拉身體垮了下來，再也無力行走。孩子一面連連親吻和擁抱自己的母親，一面大聲呼救，伽摩拉也吃力地呼喊著。聲音終於傳到渡口旁的維蘇德瓦處，他迅速來到母子倆身旁，抱起伽摩拉並把她帶到岸邊，孩子跟在後面，三人一起來到河邊的草舍。悉達多站在灶邊準備點燃爐火，他抬起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似曾相識的男孩的臉龐，隨即他看見了伽摩拉。儘管她在船夫的懷裡不省人事，他還是一眼認出她來，於是他明白那孩子是自己的兒子，這也是為什麼孩子的臉龐會引起他的某種回憶。悉達多不禁心情異常激動。

他們把伽摩拉的傷口洗淨，但她的傷口已然發黑，身體也開始腫脹。他們給她吃了草藥，使她恢復神智。伽摩拉躺在悉達多的床上，而曾經深愛過她的悉達多則俯身注視著她。她以為是在夢中，於是微笑著凝視情人的面龐；她漸漸憶起了自己的處境，憶起了自己的傷，不禁急切的呼喚自己的兒子。

「不要擔心，」悉達多道：「他在這裡。」

伽摩拉凝視著他的眼睛，體內的毒素使她說話艱難。「你老了，親愛的，」她說道：「你的頭髮也白了；但你卻讓我回憶起當年到我的園子裡拜訪我的年輕沙門，當時你衣不蔽體，赤腳沾滿灰塵。現在的你，比離開伽摩濕瓦彌與我的你更像當年的沙門，你又有了他的眼神。呵，悉達多，我也老了，老啦——你剛才還認得出我嗎？」

悉達多笑道：「我一眼就認出你了，親愛的伽摩拉。」

伽摩拉指著自己的兒子道：「你是否認出他了？他是你的兒子。」

她的目光變得迷茫並閉上了眼睛。孩子哭了起來，悉達多把他抱在自己膝上任他啼哭，並輕輕撫摸他的頭髮。他看著孩子的臉龐，記起自己孩提時學過的一段婆羅門禱文。緩緩地，他以歌唱般的音調誦出那段禱文；從往昔的歲月中，從他遙遠的童年時光，那些熟悉的辭句湧入了他的腦海。孩子隨著他的吟誦漸漸安靜下來，然後抽噎著沉入了睡鄉。悉達多把孩子放在維蘇德瓦的床上；維蘇德瓦正站在火爐邊做飯，悉達多看了他一眼，維蘇德瓦以微笑回應他的目光。

「她快要死了。」悉達多輕輕道。

維蘇德瓦點了點頭，爐火映著他慈祥的面容。

伽摩拉恢復了知覺，臉上顯出痛苦的煎熬。悉達多從她的嘴唇、她蒼白的面頰讀到了痛苦。他靜靜地、專注地讀著，等待著，深深體味著她的痛苦。伽摩拉意識到了，她的眼睛在找尋他的目光。

她凝視著悉達多，道：「我發覺，你的目光也已與過去迥然不同。但我怎麼仍會認出你是悉達多呢？你是悉達多，但你又不是他。」

悉達多默默無語，只是靜靜地凝視著她的眼睛。

「你是否已經證得？」她問道：「你是否找到了心靈的安寧？」

他微笑著將手放在伽摩拉的手上。

「是的，你找到了。」她說：「我看得出來。我也會得到安寧。」

「你已經得到了。」悉達多喃喃地說。

伽摩拉凝神注視著他。她原本打算去朝覲喬答摩，去瞻仰世尊的身相以獲得他的一部分安祥，卻只找到了悉達多。她覺得這也很好，似乎與見到另一位同樣有益。她想把這個感覺告訴悉達多，但她的嘴唇已不再聽從她的意志。她只是默默注視著他。悉達多看到生命在伽摩拉的眼中緩緩熄滅。當最後的陣痛襲來並從她的眼中消失，當最後的悸動掠過她的身體，他用手輕輕閤上了她的眼睛。

他坐在那兒久久注視著她那已了無生氣的臉龐；他久久注視著她衰老而疲憊的嘴和削薄的雙唇。他憶起自己盛年時代曾把她的嘴唇比作一枚新採摘的無花果。他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那蒼白的面龐，注視著那些倦怠的皺紋，他彷彿看到自己的臉也同樣蒼白和了無生氣。而在這同一時刻，他依稀看到他們倆青春的面龐、紅潤的嘴唇、熱切的目光；他忽然為一種一切存在於此刻的感覺所征服。此時，他更為真切地感覺到每一生命不可摧毀的本性，感覺到每一瞬間的永恆。

悉達多終於站起身來，但沒有吃維蘇德瓦為他盛好的飯。兩位老人來到草舍近旁的羊廄裡，鋪好稻草。維蘇德瓦睡了下來，悉達多卻來到屋外，在草舍前面坐了整整一夜。他傾聽著流水之音，沉浸於往昔的歲月，他生命中所有的片段同時觸動並縈繞著他。他還不時起身來到草舍的門旁，聽一聽孩子是否熟睡。

清晨，太陽尚未升起，維蘇德瓦走出羊廄來到他的朋友身旁。

「你一定通宵未眠。」他說。

「是，維蘇德瓦，我坐在這兒諦聽河水的聲音。河水教給我許多，它使我的內心充滿了非凡的思緒，那種圓融統一的思想。」

「你受苦了，悉達多，但我看得出，悲傷並未進入你的內心。」

「不，我親愛的朋友，我為什麼還要悲傷呢？曾經富有和快樂的我，現在已經更為富有和快樂，我的兒子是一份饋贈。」

「我也歡迎你的兒子的到來，但現在，悉達多，我們該去工作了，有許多事等著我們去做。伽摩拉和我的妻子死在同一張床上，我們也要在我妻子火葬的地點上築起伽摩拉火葬的柴堆。」

當孩子仍在熟睡的時候，他們築起了火葬的柴堆。

悉達多之子

孩子哭泣著，驚恐地參加了母親的葬禮，隨後他又驚恐而陰鬱地聽悉達多喚他為子，並歡迎他住在維蘇德瓦的草舍裡。一連數日，他臉色蒼白地坐在埋葬死者的土丘上，茫然望著遠方，緊鎖自己的心房，在自己的命運面前掙扎、抗爭。

悉達多體諒地待他，任他自便。他尊重孩子的悲傷。悉達多知道，自己的兒子並不瞭解他，也就不能像對待父親一般地愛他。然而，他逐漸清醒地意識到，這個八歲的孩子是一個被母親慣壞了的小太保。這孩子從小在富有的環境中生活，習慣於精美的食物、柔軟的睡床，習慣於支使僕從。悉達多明白這個驕縱而傷心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在一個窮困而陌生的地方心滿意足，因此並不逼迫他，只是默默為孩子做了許多。他總是把最好的留給孩子吃。他希望以這種善意的耐心逐漸贏得孩子的心。

最初，當孩子來到自己的身邊，悉達多曾自以為富有而幸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孩子仍舊冷漠而易怒。當那孩子終於現出傲慢而叛逆的本性，當他拒絕做工、冒犯長輩，當他洗劫維蘇德瓦的果樹，悉達多開始意識到，他的兒子並未帶給他絲毫快樂和安寧，只是增加了他的煩惱和悲傷。但他愛自己的兒子，他寧願承受自己的愛所導致的煩惱和悲傷，而不願接受沒有孩子的快樂和幸福。

自從小悉達多住進草舍，兩位老人分擔了勞務。維蘇德瓦接過渡口全部的工作，而悉達多為了與兒子在一起，負責草舍和田間的工作。

一連幾個月，悉達多耐心地等待，希望自己的兒子最終會理解他，希望自己的兒子會接受他的愛，甚至希望會有所回應。一連幾個月，維蘇德瓦觀察著這一切並默默等待。一天，小悉達多的叛逆和任性使他的父親苦惱不堪，他還打碎了兩個飯碗。當天晚上，維蘇德瓦把悉達朵拉到一旁並與他交談。

「原諒我，」維蘇德瓦道：「作為朋友我必須與你談一談。我知道你很擔憂，也很苦惱。說實話，我親愛的朋友，你的兒子讓你十分擔憂，也讓我很擔憂。那隻小鳥習慣於另一種生活、另一種巢穴。他並非像你一樣帶著嫌惡欲嘔的感受逃離財富和城邑，他是違背自己的意志被迫離開這一切。我已經多次訴求於河水，我的朋友，而神聖的河水笑了，它由於你我的愚笨而笑得發抖。水歸於水，年輕人則歸於年輕人，你的兒子在這裡不會得到快樂。你去聽一聽河水之音。」

悉達多面色憂慮地望著維蘇德瓦那布滿皺紋的慈祥的面容。

「我怎能與他分離呢？」他羞怯地輕聲道：「再給我些時間，我親愛的朋友！我在為他而戰，我在徵求進入他的內心；我要以愛與寬容贏得他的心。有朝一日河水也會與他交流，河水也在召喚他。」

維致德瓦的微笑變得更為溫和。「當然，」他道：「河水也在召喚他，他也屬於那永恆的生命。然而你我是否知道他將被引向何方？哪條道路？什麼經歷？何種悲哀？他的悲哀不會輕微，他的心傲慢而冷酷，這樣的人可能會遭遇許多痛苦，會犯許多錯誤，造作許多不義與罪孽。告訴我，我親愛的朋友，你難道能不管教你的兒子嗎？不去逼迫他？不去打他或懲罰他？」

「不，維蘇德瓦。這些我做不到。」

「我知道，你從不苛責他，你從不懲罰他，你從不命令他——因為你懂得寬和勝於嚴苛，滴水勝於岩石，仁愛勝於暴力，很好，在這一點上我稱許你。然而認為自己不會去苛責他，不會去懲罰他，這難道不是你的誤解嗎？難道你不是在以你的愛去束縛他嗎？難道你不是在以你的善意和耐心日復一日地羞辱他，並使他的處境更為艱難？難道不是你強迫這個傲慢、驕縱的孩子與兩個老朽的山野之人一同生活在草屋裡？對我們來說，甚至稻米已經是美味佳餚，我們的思想與他不同，我們的心已然衰老而平和，我們的路也與這個孩子不一樣。他難道不正是在為這一切所局限和懲罰嗎？」

悉達多困惑地垂首望著地面。「你覺得我該怎麼辦呢？」他輕聲問道。

維蘇德瓦道：「送他進城，送他到他母親的宅第，那裡還會有許多僕從，把孩子交給他們，如果僕從不在，就把他交給一位老師，並非僅僅為了教育，而是為了讓他見到其他的少男少女，為了讓他生活在他所歸屬的世界裡。你從未這麼想過嗎？」

「你能看透我的心思，」悉達多悲哀地說：「我經常有這種想法，但是像他這樣心腸剛硬的人，我如何能放他回俗世生存？他一定會自認為高一人等，他一定會在享樂和權勢中失去自我，他一定會重蹈他父親的覆轍，他會深深墮於輪迴之中。」

船夫微笑著輕輕觸了觸著悉達多的手臂道：「去問一問河水，我的朋友！聽一聽河水的大笑！你真的以為你的愚笨能使你的兒子得以倖免嗎？你這樣做就能夠佑護你的兒子免於輪迴嗎？如何可能呢？通過調教、祈禱或訓誡嗎？我親愛的朋友，你難道忘了你曾對我講述的那個關於婆羅門之子悉達多的極富借鑒意義的故事嗎？誰來佑護那位沙門悉達多免於輪迴，免於罪孽、貪欲與蠢行？所有他父親的虔誠、導師的訓誡、他自己的知識與追求都無法佑護他。又有哪一位父親、哪一位導師能夠阻止他過自己的生活，阻止他沾染生命的汙垢，阻止他背上罪孽的重負，阻止他親口吞下生命的苦酒，阻止他尋覓自我的道路？親愛的朋友，你真的認為有人可以免於自我之路嗎？難道僅僅因為你期望你的幼子免於悲哀、痛苦和幻滅，就可以使他得以倖免嗎？然而，即使你為他死十次，也絲毫不能改變他的命運。」

維蘇德瓦從未說過這麼多話。悉達多友善地表示謝意，然後心情煩亂地回到草屋，卻怎麼也無法入睡。維蘇德瓦所說的一切無一不是他自己已然思索而且深知的。然而，要用起這樣的理智卻無比困難，比他的理智更為強烈的是他對兒子的愛、他的熱忱、他對於失去孩子的恐懼。他何曾對一個人如此徹底地奉獻自己的心？他何曾對一個人如此深摯地愛過？愛得如此盲目、如此痛苦、如此絕望而又如此快樂？

悉達多無法接受朋友的勸告。他無法改變自己的兒子，於是他容許自己的孩子支使他，容許自己的孩子對他無禮，他只是默默無言地等待。他開始了每天一度的善意與耐心的無言之戰。維蘇德瓦同樣無言地等待，善解人意，友善而克制。他們兩人都是忍耐大師。

一次，孩子的臉龐令他回憶起伽摩拉；他突然記起她很久以前對他說過的話：「你不懂得真愛。」伽摩拉這樣說時，他自己也表示同意。當時他把自己比作恆星，把世人比作落葉，然而他仍在伽摩拉的言語中感到了責備之意。他的確從未對一個人愛到完全投入自我以至於忘卻自我的程度；他還從未做到這一點。在他看來，這似乎是他與世人之間的最大差異。但是現在，他的兒子就在身邊，他，悉達多，已經完全成為塵俗中的一員。他愛著他人，為其受苦，由於愛而癡迷，為愛而盲目。在他的生命中，他初次體驗到了這遲到的最強烈、最奇異的激情；由於這種激情，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卻也得到了昇華。在某種意義上，他獲得了新的內容，生命變得更為充實。

他真切地體會到他對兒子的那種盲目的愛是一種極富人性的情感，這種愛本身就是輪迴，就是從深水湧出的煩惱之泉；同時他也感到這種愛並非毫無價值與意義，因為那畢竟源於他的本性，即使是這樣的情感、這樣的痛苦和蠢行也需要親身去體驗。

與此同時，那孩子則任憑他的父親做那些蠢事，任憑他奮力抗爭，任憑他由於自己的喜怒無常而威信掃地。這位父親身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引起他的興趣，沒有任何東西能令他敬畏。這位父親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慈祥的人；也許他是一位虔誠的人，也許他是一位聖人，然而所有這些品質都無法贏得孩子的心。這位把他囚禁在這間破草屋裡的父親只能令他厭煩，尤其當他對每一次無禮報以微笑，對每一次侮辱報以善意，對每一次任性報以慈愛，簡直是老狐狸最可恨的狡詐。孩子倒更情願他的父親來脅迫他和虐待他。

終於有一天，小悉達多說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公然反叛父親。當時父親要那孩子去撿些樹枝，但孩子並沒有離開草屋，而是憤怒地、挑戰般地站著，兩腳跺地，雙拳緊握，當著自己父親的面，強烈地表達了他的仇恨和輕蔑。

「你自己去撿樹枝，」他唾沫四濺地嚷道：「我不是你的奴僕！我知道你不會打我，你不敢！可是我知道你老是用你的虔誠和寬容來懲罰我，讓我覺得自慚形穢；你想要我像你一樣虔誠，像你一樣文雅，像你一樣賢明。可是，就因為恨你，我寧願當一個賊，一個殺人凶手。我寧願下地獄也不願與你相像。我恨你！即使你曾是我母親的千百次情夫，你也不是我的父親！」

那孩子滿腹的惱怒和痛苦，在這番對父親狂怒的斥罵中得到了發洩，隨後他奪門而出，直到夜裡很晚才回來。

第二天早晨孩子已經一去無蹤，一個樹皮編成的雙色小籃子也已蹤影全無，兩位船夫通常把收來的船費的銅板和銀幣保存在那個籃子裡。岸邊的小船也不見了。悉達多遠遠看見那艘小船泊在對岸，他明白，孩子已經逃走了。

「我必須跟著他。」悉達多道。他自從聽了孩子昨天那番冷酷的言語，一直處於極度苦惱之中。「一個孩子無法獨自穿越森林，他會喪命的。我們必須紮一艘竹筏，維蘇德瓦，我們必須過河。」

「我們是要紮一艘竹筏，」維蘇德瓦道：「我們需要把船弄回來，但隨他去吧，我的朋友，他已不再是孩子了。他知道該怎麼照顧自己。他在尋找回城的路。他是對的，別忘了這一點：他在走他自己的路。悉達多，我看得出你在受苦，你在經受人們本應付之一笑的痛苦，你很快就會因此而嘲笑你自己。」

悉達多沒有答話，他已經手持斧頭開始伐竹做筏。維蘇德瓦幫他用草繩把竹竿紮在一起。隨後兩人駕著竹筏駛向對岸。河水把竹筏沖向下游很遠，但他們奮力駕著竹筏，逆流而行，終於到了對岸。

「你為什麼隨身帶著斧頭？」悉達多道。

維蘇德瓦道；「也許我們的船槳丟了。」

悉達多知道他的朋友在想什麼——很有可能那孩子為了報復並阻止他們追趕而將船槳扔掉或打斷了。果真如此。小船中的槳已無影無蹤。維蘇德瓦指了指空蕩的船底並對悉達多微笑，彷彿在說：「你難道還不明白你兒子留給你的言語嗎？還不明白你的兒子不願被人追隨嗎？」 但他並未說出口，只是默默開始做一支新槳。悉達多匆匆離開去尋找自己的兒子，維蘇德瓦並未阻攔他。

悉達多在林中尋找了很久，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追尋毫無用處。他想，孩子或者早已離開森林回到了城裡，或者仍在路途中，但會儘量躲開追蹤者。當他進一步沉思，發覺自己並不為孩子擔憂，他內心深知孩子在林中既未受到任何傷害，也沒有遇到任何危險。然而他卻堅定地繼續自己的行程，並非為了去救自己的孩子，而是帶著一種也許是想再見他一面的願望，來到了城郊。

當他走到城邑近旁的大路，在那曾經屬於伽摩拉的美麗園林的入口處，悉達多默然佇立不動；他就是在這裡第一次見到伽摩拉。往昔驀然湧現在他的眼前；他又一次看見正值英年的沙門悉達多站在那裡，滿面鬍鬚，渾身赤裸，黑髮沾滿灰塵。悉達多佇立良久，透過敞開的園門望去，看到僧人來往於美麗的林木之間。

他久久地默默佇立著，思索著，許多場景浮現在眼前，他彷彿看到了自己生命的軌跡。他站在那裡久久注視著那些僧人，在他們之間看見年輕的悉達多和伽摩拉漫步於高大樹木的蔭影裡。他清晰地看到伽摩拉伴隨著自己，他在接受她的第一個吻。他看到他曾是那麼傲慢而輕蔑地看待自己的沙門歲月，又是那麼自豪而急切地開始了自己的塵俗生活。他看到伽摩濕瓦彌，看到僕從、賭徒和樂師。他看到伽摩拉籠中的那隻鳴鳥。所有這一切他彷彿又重新活過；他體驗了輪迴，再次衰老和厭倦，再次感到噁心和死去的願望，再次聽到那神聖的「唵」之音聲。

悉達多在園門前久久佇立之後，意識到驅使他來到這裡的那種欲望是愚蠢的，他並不能幫助自己的兒子，他不應把自我強加於他。他對那逃走的孩子感到一種深深的愛，像一道傷口，而同時他又感到，這傷口不應在自己內心潰爛，而應開花結果。

這內心的傷口此刻並未開花結果，他仍感到悲傷。尋找兒子的願望使他來到這裡，而此時，願望已化為一片空虛。他悲哀地坐下來，感到自己內心的某種東西已然死去。他感到虛無，看不到任何快樂，看不到任何目標。他抑鬱地坐著，等

待著。他從河水學會了等待、耐心與傾聽的藝術。他坐在塵土飛揚的路旁傾聽著，傾聽著自己疲乏而哀傷的心跳，等待著某種音聲。他蜷伏在那兒傾聽了許久：他再也看不到任何心像，他任憑自己沉落，沉入空無，沉入無底的深淵而不能自拔。當傷口炙燒的感覺泛上來時，他就默唸「唵」，任那神聖之音將自己填滿。園中的僧侶看到他長時間蜷縮在那兒，花白的頭髮上已聚滿灰塵，一位僧人走上前來，把兩根香蕉放在他的面前。然而哀傷的老人無暇顧及眼前的一切。

一隻手輕輕碰了碰他的肩膀，把他從恍惚中喚醒；他辨認出這輕柔的、怯生生的觸摸並恢復了精神。他看到追隨而來的維蘇德瓦善良的面容，注視著他臉上細細的笑紋，以及那雙明亮的眼睛。悉達多臉上也露出了微笑。這時他看到了身邊的香蕉；他拾起香蕉，遞給船夫一根，自己也吃了一根。之後他默默隨維蘇德瓦穿過森林，回到渡口。兩人誰也沒有提到剛剛發生的事，誰也沒有提到那孩子的名字；兩人誰都沒有談及孩子的逃遁和心中的創傷。悉達多回到草屋中自己的床上。後來維蘇德瓦送來椰子奶時，發覺悉達多已經睡著了。

唵

心中的創傷仍久久地隱隱作痛。悉達多的船客中有許多人與兒女同行。每次見有兒女相伴的行客，他總忍不住心中嫉妒；他想：「那麼多人都擁有這巨大的幸福——為什麼我偏偏沒有？甚至那些惡人、盜賊和劫匪都有兒女相伴，連他們都可以愛自己的孩子並為他們的孩子所愛，為什麼我卻獨獨沒有？」悉達多此時的思維竟如此幼稚，如此缺乏理智，他與凡俗的人竟變得如此相像。

現在他待人的態度與從前不同：不再那麼聰明，不再那麼傲慢，而是變得更溫和、更好奇且更富於同情。現在，當他送那些平常的行客——商人、兵士和女人——渡河時，他覺得那些人不再如從前那樣陌生。他理解他們，雖然他不分享他們的思想與觀念，卻與他們同樣有著生命的衝動和欲望，他覺得自己和他們一樣。儘管他已十分接近完滿的境界，正在忍耐最後的傷痛，卻感到這些塵俗之人是與自己平等的兄弟。他們的虛榮、欲望以及平凡瑣事在他眼中不再顯得荒謬，而是變得可以理解、可以熱愛，甚至值得尊敬。諸如母親對自己的孩子那種盲目的愛、溺愛的父親因為自己的獨生子而表現出的那種盲目而愚蠢的驕傲、年輕淺薄的女人對飾物及男人的讚美那種盲目而急切的追求，所有這些簡單、渺小、愚蠢卻又如此強烈、激情勃發、充滿生命力的衝動和欲望，對悉達多而言不再顯得微不足道。他看到人們為此而生存並創立偉業、旅行、戰爭、遭受和忍耐無窮的苦難。悉達多因而感到了對人類的愛，他在人們的欲望和希求中看到了生命、活力、不可摧毀之物，以及永恆不滅的梵天。人們那種盲目的忠誠、盲目的力道和韌性著實值得欽佩和愛戴。除了一點小小的例外，一點微不足道的小節，普通人具足一切聖賢和思想家所擁有的素質。而這一例外不過只是對於所有生命圓融統一的認識。悉達多甚至時常懷疑這種知識、這種思考是否真有什麼重大價值，他懷疑那也可能僅僅是思想家天真的自我奉承而已。那些思想家或許也只是會思想的孩童罷了。塵世之人在其他任何方面都與思想家平等無二，而且往往更為優越。正如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野獸那種執拗不屈的行動往往顯得比人類高明。

在悉達多的自我之中，一種認知已逐漸生長並成熟起來，那就是對於智慧的真正涵義，以及他長期追求的目標所達成的理解。在他看來，那只不過是一種心靈的覺悟，一種在生命的每一瞬間思索、感受和體味萬物圓滿如一境界的能力或隱祕的技藝。這種想法在他的自我之中緩緩成熟，這也正是在維蘇德瓦衰老的孩子般的面容上所體現出來的：和諧，對世界永恆圓滿的體悟，莞然微笑，萬物的圓融統一。

然而那內心的創傷仍在刺痛，悉達多渴切而痛楚地思念自己的兒子，體味對他的憐愛與柔情，任憑這痛苦咬噬自己的心，並以此體驗了所有愛的愚癡。這內心的烈焰並未自行熄滅。

一天，悉達多感到心中的創傷痛楚難忍。渴望督促著他划船來到對岸，決心去城裡尋找自己的兒子，於是他棄船登岸。河水輕快地汩汩流淌；此時正值旱季，河水之聲卻奇怪地清晰而響亮。河水在笑，它明白無誤地在笑。清亮的河水正歡快地嘲笑這位老船夫。悉達多佇立不動，隨後他俯身想聽得更真切；他的面容反映在靜靜流動的水面。在自己的倒影中有某種他已然忘卻的印記，他沉思片刻，終於回憶起來。他的臉與另一個人的臉相像，一位他曾極為熟悉、敬愛甚至畏懼的人——他自己的父親，那位婆羅門。他憶起自己年輕時曾如何迫使父親同意他離家出走，加入苦修者的行列，他又如何與父親告別並且一去無歸。他的父親難道不是也同樣經受了他現在失去兒子所經受的痛苦？他的父親難道不是早已孤獨地死去，甚至死之前都沒有再見過自己的兒子？他自己不也將經受同樣的遭遇？這無意義的重複，這命運之環中一系列注定發生的事，不正是一場荒謬而愚蠢的喜劇嗎？

河水在歡笑。是的，正是如此；任何體驗如果未達到極致並終歸寂滅，都會重新出現，悲哀總會回歸。悉達多駕船返回草屋。他想著自己的父親，想著自己的兒子，忍受著河水的嘲弄，內心的衝突使他到了絕望的邊緣。同時他真想放聲嘲笑自己，嘲笑這整個世界。悉達多內心的創傷仍未開花，他仍在反抗自己的命運；他仍然未能征服自己的苦難，仍然未能達到寧和的境界。然而他並沒有失去希望。當他回到草舍，他的內心充滿了一種不可抑制的願望；他要向維蘇德瓦懺悔，向這位懂得傾聽藝術的老人敞開心扉，講述自己的一切。

坐在草舍裡的維蘇德瓦正在編一只籃子。他已經不再駕駛渡船。他的視力漸漸衰弱，手臂也逐漸變得軟弱無力，依然不變的是他臉上煥發出來的那種安祥的幸福與喜悅。

悉達多在老人身旁坐下，緩緩開始了自己的講述。他把以前從未向他提及的一切都和盤托出，諸如那次入城尋子之後內心的傷痛，他對那些快樂父親的羨慕，他對此類愚癡情感的理解，以及與自己所進行的無望的抗爭。他坦白了一切，他談到了一切，甚至那些最痛苦的經歷，一切都被托出，一切都被講述。他已毫無保留地向維蘇德瓦展示了內心的創傷，告訴他那一天他曾如何駕船過河並打算進城去尋找兒子，而河水又是如何嘲笑了他。

他繼續講著，維蘇德瓦面容安祥地傾聽著。悉達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維蘇德瓦的專注。他感覺到自己的煩惱、焦慮和隱祕的願望向維蘇德瓦流洩而去，然後又再度回返。向這位傾聽者披露自己的創痛恰如在河水中洗浴，直到創傷和灼痛變得清涼並消融於河水之中。隨著自己的懺悔與講述，悉達多愈來愈感到那不再是維蘇德瓦，不再是一個聽他講述的人；他感到這位默然不動的聽者正如一棵承接雨水的大樹般接受他的懺悔，他感到這端坐不動的人就是河流本身，就是上帝與永恆的化身。當悉達多不再沉湎於自我，不再沉湎於自己的痛苦，這種對維蘇德瓦認知的變化攫住了他。他愈是意識到這一點，這種變化就愈顯得平常，他也益發意識到一切萬物都那麼自然而嚴守秩序。維蘇德瓦長久以來幾乎一直如此，只是他沒有明確認識到而已。事實上他自己與維蘇德瓦並無不同。他覺得他現在對待維蘇德瓦正如世人對待諸神一般。而他也感到這種感覺不會持久。在他的內心，他已經開始與維蘇德瓦告別。同時，他仍繼續自己的講述。

悉達多講罷，維蘇德瓦將藹然而衰弱的目光投向他；他並沒有講話，但他的面龐默然流露著祥和與慈愛、寬容與理解。他拉起悉達多的手，領他到河邊坐下來；自己也坐在旁邊，微笑地注視著河水。

「你已經聽見了它的嘲笑，」維蘇德瓦道：「但你還沒有聽到一切。讓我們來聽，你會聽到更多。」

於是兩位老人默默而聽。那多種音聲的河水之歌輕輕地迴響。悉達多凝視著河水，流動的水面浮現出許多形象。他看到自己的父親孤獨地為失去愛子而哀痛；他也看到自己，孤獨一人，無法擺脫對遠方孩子的思念；他還看到自己的兒子，也是孤獨一人，沿著燃燒的欲望之路急切前行。每個人都執著於自己的目標，每個人都為自己的目標所困擾，每個人都在經受痛苦。河水之聲憂傷，帶著悲哀與渴望，向自己的歸宿流去。

「你可聽見？」維蘇德瓦無言的目光問道。悉達多默默點頭。

「再聽！」維蘇德瓦低語道。

於是悉達多更用心去聽。水中他父親的形象，他自己的形象以及他兒子的形象匯流在一起，伽摩拉的形象也顯現並隨流而去，僑文達的形象，還有諸多其他人的形象紛紛湧現並消失。所有人的形象都融入不息的河水，河水包容了所有人的追求與渴念、欲望與苦難。於是河水之聲也充滿了渴求，充滿了刺心的痛楚，充滿了無饜足的貪欲。河水向自己的目標流去。悉達多發現水流變得迅激，包容著他自己、他的親族以及所有他曾遇見過的人。所有的漩渦與波浪都痛苦而急切地奔向自己的目標——許許多多不同的目標：奔向瀑布、奔向大海、奔向河流，直至百川匯集的大洋。所有目標都終將達成，而每個目標之後都必有一種新的目標出現。河水化為蒸汽而上升，聚而為雨又再度降臨大地，化為泉水、小溪與河流，煥然一新，又滾滾奔流。然而那渴慕的河水之聲已然變幻，儘管仍迴響著哀傷與追尋，但其他音聲加入了協奏，喜悅與憂傷之聲、善惡之聲、悲哀與歡笑之聲，以及成千上萬種音聲。

悉達多默然而聽，他變得極為專注，完全投入，心內虛靜無物，而萬物盡入此心。他感到自己現在才完全學會傾聽的藝術。他以前曾常常從河水中聽到這一切不可勝數的音聲，然而今天它們聽起來迥然不同。他不再去分辨不同的音聲——諸如愉悅之聲與哀泣之聲、童稚之聲與雄渾之聲；所有思慕者的哀歎、智者的歡笑、憤怒者的叫喊、瀕死者的呻吟都融入彼此，互為糾結與交織，以千萬種方式纏繞在一起；而所有的音聲、所有的目標、所有的渴望、所有的善與惡、悲傷與歡樂，所有這一切共同構成了統一的世界，所有這一切共同交融成萬物奔流不息的進程，所有這一切共同譜成了生命永恆的旋律。當悉達多凝神傾聽這萬音交響的河水之歌，當他不再著意分辨悲歎與歡笑，當他的心靈不再執著於任何一種特定的音聲並不再任其占據他的自我，當他傾聽所有的一切，傾聽圓融與統一，正當此時，那宏大的萬音交響之歌只包含一個字——「唵」——圓滿之音。

「你可聽見？」維蘇德瓦的目光彷彿又在詢問。

此時，維蘇德瓦的笑容光輝奪目，他的笑洋溢於他衰老面容的所有皺紋之上，正如「唵」之音聲盤旋於生命之河的所有音聲之上。他的目光投向他的朋友，臉上的笑容光輝照人。就在此刻，同樣的笑容出現於悉達多的臉上，於是他的創傷開始開花，他的痛苦開始消散，他的自我已融入了萬物的圓滿統一之中。

從那一刻起，悉達多不再與自己的命運抗爭，不再感受到苦痛，他的面龐放射出一種智慧的寧和，不再有意志與這種智慧相佐，這種智慧已然最終達到了圓成，委身於時間與生命之流中，隨流而下，充滿慈悲與同情，與萬物和諧如一。

維蘇德瓦從河岸上的座中站起。當他注視悉達多的眼睛並看到他眼中映射出智慧的安祥，他以那種親切佑護般的方式輕輕撫了撫悉達多的肩膀，道：「我一直在等待這一刻，我的朋友。既然這一刻已然來臨，我可以走了。很久以來我一直在等待，很久以來我一直是船夫維蘇德瓦，而現在結束了。再會，我的草屋；再會，我的河流；再會，悉達多。」

悉達多在這行將離去的人面前深深鞠躬致意。

「我已經知道，」他輕聲道：「你莫非將要步入林中？」

「是的。我將步入林中，我將步入萬物的圓融統一之中。」維蘇德瓦道，他的面容光采輝映。

如此，維蘇德瓦告別而去。悉達多目送著他。他帶著巨大的喜悅與肅穆的心情，目送他遠去。他看到他的步態安祥寧和，他的面容神采弈弈，他的身相光明遍滿。

僑文達

僑文達曾在名妓伽摩拉贈與喬答摩信徒的花園中與其他僧侶度過一段休憩的時光。他聽人傳說在一日行程之外的河邊住著一位老船夫，許多人認為那是一位聖賢。於是當僑文達再次外出雲遊時，選擇了通向渡口的道路；他急於見到那位船夫。僑文達一直嚴守戒律，並因年高德劭而贏得年輕僧侶的尊重，然而他的內心仍不得安寧。他的追尋仍未完願。

他來到河邊，要求那老人渡他過河。當他們離船登上彼岸，僑文達對船夫道：「您對朝聖者和僧侶都非常友善，您已渡我們許多人過河，莫非您也是一位求道者？」

悉達多衰老的眼中流露出一絲微笑，道：「尊貴的先生，您已年邁並且身穿喬答摩弟子的僧袍，您仍把自己稱為求道者嗎？」

「我的確已經老朽，」僑文達道：「但我從未停止過追尋。我永遠不會停止追尋，這似乎是我命中注定。我覺得您似乎也曾追尋過，尊敬的朋友，您能否對我稍加指點呢？」

悉達多道：「我所能說的不會有什麼價值。不過，也許您追尋過多，也許您追尋的結果是無從尋見。」

「這是什麼道理呢？」

「當一個人有所追尋，」悉達多道：「他只會看到他所追尋之物。他之所以無所發現、無所獲得，是因為他只專注於他所追尋之物，因為他執迷於自己的目標。追尋意味著有了目標，而尋見則意味著自由、包容、摒棄一切目標。尊貴的人，您也許的確是一位追尋者，由於您的追尋過於急切，您沒有看到許多眼前的事實。」

「我還是沒有明白，」僑文達道：「您的意思是……？」

悉達多道：「尊貴的人，多年以前，您曾來到這條河邊並發現一個正在酣睡的人。您坐在他的身旁守護他的睡眠，但當時你並未認出那個酣睡的人，僑文達。」

僑文達大吃一驚，彷彿遭遇魔法般呆視著船夫。

「您是悉達多？」他驚問道：「這一次我還是沒能認出你。再見到你我真是太高興了。你變了，我的朋友。現在你成為船夫了嗎？」

悉達多和藹地笑了：「是的，我成了一名船夫。有些人總在改變，穿種種不同的衣服，我也是如此。歡迎你，僑文達，今晚我邀請你在我的草舍裡過夜。」

僑文達當晚就住在悉達多的草舍裡，睡在維蘇德瓦曾經用過的床上。他向他年輕時代的朋友提出許多問題，而悉達多則把自己的許多生活經歷告訴僑文達。

第二天清晨，僑文達在道別之前，有些猶豫地問道：「悉達多，在繼續我的行程之前，我想再問你一個問題。你是否有某種你可以確認的信條、信仰或知識來扶助你生活並行於正道？」

悉達多道：「你很清楚，我的朋友，甚至早在我還是年輕的苦行者時，我已開始懷疑所有信條與教師，開始悖離他們。現在我的想法依然故我，儘管從那時起，我有過許多導師。一位美麗的名妓曾長時間作我的老師；還有一位富商和一些賭徒也曾是我的老師。一位佛陀的游方弟子一度是我的老師，當我在林中沉睡時，他曾停下來坐在我的身邊守護；我從他那兒也學會了很多，我對他非常感激。然而，最重要的，我曾師從於這條河以及我的前輩維蘇德瓦。他是一位質樸的人，並非哲人，但是他與喬答摩同樣悟到了世界的本質。他是一位聖賢。」

僑文達道：「悉達多，我覺得你似乎還是有點喜歡調侃。我相信你的話，知道你並沒有追隨任何一位導師。不過就你自己而言，如果沒有某種信條，你是否尋得了某些觀念？是否發現了某種扶助你生活的知識？如果你就這個問題談一談，我會感到非常榮幸。」

悉達多道：「是的，我曾有過不少觀念與知識。有時，在一日之內或一個時辰之內，我會體驗到智慧，正如人們從內心感受到生命。我有過許多思想，但我覺得很難對你講述。然而有一種思想給我很深的印象，僑文達，即智慧無法言傳。智者試圖傳授的智慧聽起來總是十分愚蠢。」

「你又在調侃嗎？」

「不，我正在告訴你我的發現。知識可以傳授，但智慧不能。人們可以尋見智慧，在生命中體現出智慧，以智慧自強，以智慧來創造奇蹟，但人們不可能傳授智慧。我年少時就有過這種疑問，正是我的懷疑驅使我遠離教師。我還有過一種思想，僑文達，你又會認為那是玩笑或只是一種愚蠢的念頭——那就是，每一真理的反面也同樣真實。比如說，只有片面的真理才能形諸於言辭；事實上，以語言表達或思維的一切都只能是片面的，只是半個真理而已，它們都缺乏完備、圓融與統一；當佛陀世尊宣講關於世界的教義，他不得不把世界分為輪迴與涅槃、虛幻與真如、痛苦與救贖。人別無選擇，對於那些要傳授教義的導師來說尤其如此。而世界自身則遍於我之內外，從不淪於片面。從未有一人或一事純屬輪迴或者純屬涅槃，從未有一人完全是聖賢或是罪人。世界之所以表面如此是因為我們有一種幻覺，認為時間是某種真實之物。時間並無實體，僑文達，我曾反覆悟到這一點。而如果時間並非真實，那麼現世與永恆、痛苦與極樂、善與惡之間的所謂分界線也只是一種幻象。」

「那是怎麼回事？」僑文達迷惑地問道。

「聽著，我的朋友。我是罪人，你也是罪人，而罪人有朝一日會成為梵天，有朝一日會證得涅槃，有朝一日會成佛；然而這『有朝一日』只是某種幻象，那只是一種比較而已，罪人並不是在趨於佛境，他並沒有不斷演進，儘管我們的感官只能如此感知事物。不，潛在的佛性已然存在於罪人身上，他的未來已然存在。我們必須認識到隱藏於你、我以及所有人中潛在的佛性。僑文達，世界並非不完善，或正沿著通向完善的漫漫長路緩緩發展。不，世界在每一瞬間都是完美的：所有罪孽都已然領受神恩，所有孩童都是潛在的老人，所有嬰兒都已打上死亡的印記，而所有的垂死者必獲永恆的生命。一個人不可能認清另一個人已然修到何等境界。佛存在於劫匪與賭徒身上，而劫匪亦存在於婆羅門身上。在極深禪定之中，人可以除滅時間並同時經歷所有過去、現在與未來，於是一切皆善，一切完美，一切即梵。因此，我認為一切的存在皆為至善——無論是死與生，無論罪孽與虔誠，無論智慧或蠢行，一切皆是必然，一切只需我的欣然贊同，一切只需我的理解與愛心；因而萬物於我皆為圓滿，世上無物可侵害於我。我通過我的靈魂與肉體得知，我之墮落乃為必須，我必然經歷貪欲，我必然去追逐財富、體驗噁心、陷於絕望的深淵，並由此學會去抵禦它們，學會熱愛這個世界，不再以某種欲願與臆想出來的世界、某種虛構的完善的幻象來與之比擬；學會接受這個世界的未來面目，熱愛它，以歸屬於它而心存欣喜。僑文達，這就是我頭腦中的一些觀念。」

悉達多彎腰從地上拾起一顆石子拿在手中。

「看，」他手持石子道：「這是一枚石子，相當長的時間之後它也許會化為泥土，泥土中會生出植物、動物或是人。我以前或許曾說過，這石子只是石子，毫無價值，屬於瑪耶女神的空幻世界。然而或許因為在變易之輪中它也有變為人或是神靈的可能，所以這枚石子才具有了某種重要性。這或許是我曾經有過的想法，但是現在我認為，這石子不僅僅是石子，它同時也是動物、上帝或佛。我不因為它變換的可能性而尊敬它、愛它，而是因為它久遠以來即包容了一切萬物，而且永遠涵攝萬物。我愛它正因為它是一枚石子，因為此刻它向我顯現為一枚石子。我在它每個細微的紋理和孔洞中都看到了價值與意義。它的灰與黃，它的硬度以及敲起來的聲響，它表面的乾與濕也同樣顯示著神祕與價值。有些石子摸起來像油脂或肥皂，有些看起來像樹葉或沙子。每一枚石子都與眾不同，並以各自獨有的方式禱唸著圓滿的『唵』字真言。每一個石子皆為梵。同時，不管是像油脂或肥皂，它又僅僅是石子而非其他。這正是使我喜悅之處，這正是奇妙而值得禮敬之處。——但我不想再談下去。言詞不能妥切地表達思想。思想一旦形諸言詞即刻就會有所改變、有所歪曲、有點愚蠢。對

一個人顯示了價值並充滿智慧的詞句，對另一個人也許是一派胡言；然而即便是這一點也使我頗感欣喜，我也是認同的。」

僑文達一直默然靜聽。

「你為什麼告訴我那麼多有關石頭的事？」他稍停片刻，猶疑地問道。

「我並非有意這麼做，但這或許說明了我愛石頭、河流以及一切我們觀看和師從的萬物。僑文達，我可以去愛一枚石子、一棵樹或一片樹皮，這些都是『物』。一個人可以去愛世上之物，但一個人不能去愛詞句。所以教義於我毫無用處。那些教義沒有軟硬的感覺，沒有顏色，沒有尖角，沒有氣息和味道，它們只是一些詞句而已，可能就是這一點阻礙你得到內心的寧靜。也許世上詞句過多，因為甚至連救贖、德行、輪迴與涅槃都只是詞句，僑文達。涅槃並非實在之物，世上只存在涅槃的名相。」

僑文達道：「涅槃不僅僅是一個名詞，我的朋友，那是一種思想。」

悉達多繼續道：「那也許是一種思想，但我必須承認，我的朋友，我並不過於區分思想與言詞。更坦白地說，我也不是很注重思想，我更注重『物』。例如，這個渡口曾經住著一個人，他是我的前輩與導師。他是一個虔誠的人，多年以來他一直僅僅信奉這條河，他發覺河水之聲與他交流，於是他師從於河水，而河水則教導他、培養他。這條河對於他似乎是一位神。多年以來，他並沒有明白每陣清風、每朵白雲、每隻小鳥和每隻甲蟲都同樣神聖，而且與這令人尊崇的河流一樣能給人以啟迪。然而當這位虔誠的人飄然進入林中，他徹悟了一切。沒有任何導師與書本，他比你我理解得更多。而這只是因為他信奉了一條河流。」

僑文達道：「可是你所謂的『物』是否真實，是否事物所固有的本質？那不也僅僅是瑪耶的幻相，僅僅是形象與外表？你的石頭、你的樹木，它們是否真實？」

「這一點也並不使我煩惱，」悉達多道：「假若它們虛幻無實，那麼我自身也同樣虛幻無實，它們永遠與我有著相同的本質。這正是它們可愛而可敬的原因，正因為如此我才會熱愛它們。這裡有一條道理，也許你會嗤之以鼻。但是，僑文達，我感覺愛是世上最重要的。研究這個世界，解釋它或是鄙棄它，對於大思想家或許很重要，但我以為唯一重要的就是去愛這個世界，而不是去鄙棄它。我們不應彼此仇視，而應以愛、讚美與尊重來善待世界，善待我們自身以及一切生命。」

「我理解你，」僑文達道：「但那恰恰是世尊所說的虛妄之相。他宣講寬容、克己、慈悲、忍讓——卻沒有愛。他禁止我們纏縛於塵俗之愛。」

「我知道，」悉達多臉上漾起燦爛的微笑，道：「我知道，僑文達。我發覺我們已然陷入了語義的迷宮和言詞的衝突，我並不否認我剛才有關愛的言詞明顯與喬答摩的教義相對立，這就是我之所以如此懷疑言詞的原因。我知道這種言詞的衝突是一種幻象，我知道我與喬答摩和諧如一。他看穿了一切人性的浮華與無常，卻仍然如此熱愛人類，並奉獻自己的一生只為饒益與教導世人；他怎麼會不懂得愛呢？同樣，對於這位偉大的導師，我認為事實比言詞更重要，他的生平事蹟比他的教義更重要，他的姿儀比他的言論更重要，並非由於言論與思想，而是由於他的生平與事蹟我才將他視為偉人。」

隨後兩位老人久久沉默無言。僑文達準備離去時，他對悉達多說道：「我感謝你，悉達多，你為我講述了你的一些思想，其中有些對於我來說還很艱澀，我還不能立刻徹底地明瞭，但我還是要謝謝你，並祝你生活安寧。」

然而他的內心卻想：「悉達多是一位怪人，他表述了一些怪誕的想法。他的觀念顯得多麼瘋狂，聽起來與世尊佛陀的教義真有天壤之別。世尊的教義清晰、明確而易於理解，沒有任何怪誕、狂亂與可笑之處。但悉達多的一舉手一投足，他的雙眼與前額，他的氣息與微笑，他的問候與步態，所有這些與他的思想給我的印象全然不同。自從喬答摩世尊入於涅槃以來，我還未遇到過一個人如悉達多一樣給我如此的印象：這是一位聖賢，他的觀念或許怪誕，他的言詞或許荒謬，但他的目光與手勢，他的肌膚與頭髮都放射著自從世尊涅槃以來我從未在任何人身上見到過的純淨、安祥、奔放、慈愛與聖潔。」

當僑文達頭腦中湧過這些思緒，他的心中滿是衝突和不安，於是他再次充滿深情地向悉達多躬身致意。在這位靜靜趺坐的人面前，僑文達深深躬下身來。

「悉達多，」僑文達道：「我們都已經老了。我們此生或許再也沒機會見面了。我看得出來，我親愛的朋友，你已然獲得內心的平安。我意識到我還尚未證得。我可敬的朋友，再為我講述一點，講述一點我能夠想像、我能夠理解的！給我一點在我的心路歷程中可以扶助我的東西，悉達多。我的歷程常常是如此艱難而黑暗。」

悉達多默然不語，帶著平靜安祥的微笑注視著他。僑文達凝視著悉達多的面龐，心中充滿焦慮與渴望。他的臉上顯露出痛苦以及不斷追尋與不斷失敗的印記。

這些都逃不過悉達多的眼睛，他微笑著注視著僑文達。

「俯身過來！」他在僑文達身邊低語道：「來，再近點，靠近我！吻我的前額，僑文達。」

僑文達很驚訝，但他為一種強大的愛和預感所驅使，俯下身去，以自己的嘴唇輕輕碰了碰悉達多的前額。此時，某種奇蹟在他身上發生了。當他仍在冥思苦想悉達多荒謬的言論，當他仍徒勞地竭力消除時間的觀念，竭力想像涅槃與輪迴如一，當他對悉達多言論的某種輕蔑與對他人格的強烈尊崇和愛戴在心中彼此衝突時，奇蹟發生了。

他看到的不再是他的朋友悉達多的臉龐，他彷彿看到許許多多其他的形象，一個長長的系列，一條不息的形象之流——百種，千種，萬種，無數的形象不斷生生滅滅然而又似乎同時並存；所有這些形象一刻不停地變幻和更新，而它們又都復歸於悉達多。他看見一條魚的形象，一條眼睛已黯然無光的垂死的魚，正極其痛苦地張大著嘴。他看見一張新生嬰兒的臉龐，面色赤紅，滿是皺紋，正張口欲哭。他看見一張殺人凶手的臉，看見他持刀刺進一個人的身體；而在同一瞬間，他看到這名罪犯雙膝跪地，繩索纏身，頭遭劊子手一刀砍落。他看到陷於熾烈情愛之狂喜中的男人、女人不同姿態的赤裸身軀；他看到人們死去之後身體僵直、死寂、冰冷而空無。他看到許多動物的形象——野豬、鱷魚、大象、公牛與飛鳥，他也看到大神黑天[20]與阿耆尼[21]。他看到所有這些面龐與形象以千萬種方式彼此聯繫、彼此扶助、彼此愛戀，同時卻又彼此仇恨、彼此毀滅並重獲新生。每一種形態終究都會形銷，都是無常世界中苦難而充滿激情的存在；然而它們卻並未死去，它們只是不斷變幻，不斷再生，不斷以新的形態出現；只有時間作為不同形態之間聯繫的紐帶。所有這些形態都經歷暫住、流轉與再生，彼此交匯並融合。而在這一切之上迴旋著某種稀薄、虛幻卻又無可置疑的存在，像一層薄薄的冰或玻璃，像一層透明如水的軀殼、外形或面具——而這面具正是僑文達在那一刻所吻的悉達多微笑的面容。僑文達看到這面具般的微笑，這迴旋於流轉萬相之上的圓融的微笑，這超脫於萬千生生死死之上的永恆的微笑——悉達多的微笑——與他曾經上百次帶著敬畏瞻仰過的喬答摩佛陀的微笑毫無二致。他們的微笑同樣是那麼安祥、微妙而不可測度，同樣是那種或許是慈悲、或許是嘲諷、形態萬千的聖明的微笑。僑文達知道，一切圓成的佛陀世尊正是如是微笑的。

僑文達宛若為一枝神明之箭深深刺中，傷口卻帶來了巨大的喜悅。他不知時間是否依然存在，不知這一刻持續了百年亦或是一瞬，也不知分別世上是否存在悉達多、喬答摩，自我或是他人，他感到深深的陶醉與消融。於是他繼續俯身在自己剛剛吻過的悉達多寧和的面容之前佇立片刻，正是悉達多那安祥的面容向他顯現了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一切萬相，而當映現萬相的圓融之鏡從表面隱去，悉達多的面容仍安然不動。他的笑容溫和而安祥，或許是悲憫，或許是嘲諷，與世尊的笑容一般無二。

僑文達深深地鞠躬致禮，不知不覺淚水已潤濕了他衰老的臉龐。他的心中燃燒著一種最深切的愛與最謙卑的尊崇。在那端坐不動的人面前，他深深地躬身到地；那安祥的微笑令他憶起自己一生中曾深愛的一切，令他憶起自己生命中所有珍貴與神聖的一切。

---

1. 毗濕奴的化身之一，以吹笛少年的形象出現。↑

2. 古印度的火神。↑

【附錄】初版譯者序

以詩化演繹人生的真實感受　楊玉功

緣起

《紅樓夢》作者在開卷第一回中曾「自云經歷一番夢幻之後」，於是「十年辛苦不尋常」「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終成「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千古奇書《石頭記》。書中又提到「風月寶鑑」正反皆可照人。按所謂解構主義的觀點，書裡的故事與書外的故事常常是互為表裡，密不可分。

十幾年前，筆者似乎可算作「已發菩提心」的文學青年，但命運不是省油的燈，你「心比天高」，一定讓你身陷九地，讓你七葷八素一番。於是也頗經歷了一番不足與外人道的人生境遇，因而從一位留學生朋友手中拿到外文版的《悉達多》（Siddhartha[22]）之後，如好好色，如飲甘醇，一口氣讀完，拿自己的經歷及心路歷程與書中相互發明，相互印證，可算我一生中甚為難得的讀書經驗。

當年曾有一位畫畫的朋友也曾與我談論《悉達多》，說從中得到種種啟示云云，然而他所根據的是一個音譯書名的版本。我讀了那個版本，遂萌生了為中國貢獻一個與原文般配的漢語版本的想法，因為那個版本把「在水面行走」翻譯成「潛入水底」。當時筆者年齡是二十五歲。

「緣」是一個奇妙的東西。本書在十年前就已經完成翻譯，直到今天才得以出版，其中種種因緣令人多生感慨。十年前，我雖然對自己有絕大的信心，對我有信心的卻只有幾個朋友而已。今天我重讀自己十年前的翻譯，發現可修改的頗為有限，其中有些「精采」的部分令我心生羨慕之心，畢竟是「過去之我」的手筆。十年前，因為這本小書很難盈利，出版社覺得很難列入出版計畫；如今，讀者與出版市場的成熟，終於促成本書與讀者見面。

每個人都有自心中的「悉達多」。《悉達多》的翻譯伴隨著我心中悉達多的成長與成熟，我體驗了悉達多的孤獨與煩惱、悉達多的追尋與苦修，我經歷了悉達多的墮落與超越，我也感受了悉達多的覺醒與證悟。

《悉達多》的翻譯

翻譯有多種類別：有學者的翻譯，如柏拉圖《理想國》的翻譯；有聖者的翻譯，如《聖經》或《維摩詰所說經》的翻譯；有詩人的翻譯，如本書《悉達多》的翻譯。

英國桂冠詩人華茲華斯說：「上品詩如強烈情感之自然湧流。」的確，如果沒有對《悉達多》全書透徹的理解，並因而在感性的層面掌握全書的旋律，成功的翻譯就無從出現。

《悉達多》書中的故事屬於所有對生活具有「審視心」的讀者，是對所有不甘墮落的人們的心路歷程所作的迴腸盪氣的詠歎。因此，對我而言，本書的翻譯過程彷彿是一次深長的呼吸，一次深沉的冥想，一番心靈的沐浴。翻譯過程中，我總是要求得作者之心與譯者之心心心相應才將文字形諸紙面，務必使作者的疑惑成為我之疑惑，作者的覺醒成為我之覺醒，作者的輪迴成為我之輪迴，這樣，譯出的文字才不會生澀與突兀。

筆者有意將譯稿的文字設計成具有某種「莊嚴」感，以免因過於平易而損失了原文的深義，同時也符合敘述古代故事的要求。書名Siddhartha的翻譯，採用在中國廣泛通行的「悉達多」三字，為唐代玄奘法師所譯。此原文名與漢文名當都從梵文而來，懂原文的讀者當驚訝於原文名與漢文名發音之相近。

〈喬答摩〉一節中，筆者也大膽採用了佛經中的「世尊」一詞來翻譯對佛陀的稱謂，其原文原義是「光耀世界者」。Kamala（伽摩拉）中的Kama為愛神的名字，筆者於是採用了通行翻譯中較有印度色彩的「伽摩」二字。有時為了避免直譯的乾澀平白，筆者也採用了一些具有禪意的用語與概念，如〈船夫〉一節中悉達多論時間：「過去之心不可得，未來之心不可得，萬法皆如，俱入目前。」

《悉達多》一書可歸於哲理小說一類，而小說的可讀性至關重要。筆者的目標之一是提供一個可朗讀的版本，請讀者評判此目標是否已達成。筆者尤為喜歡〈伽摩拉〉一節中情景俱佳的文字，特抄在此處：

「悉達多在自己的行程中每走一步都學到新的東西，因為世界已全然變幻，他已心醉神迷。清晨，他看到太陽從森林和山巒那頭升起；黃昏，他觀賞遠方棕櫚海灘上的落日；夜晚，他仰望天上的星辰，看見月牙兒像一艘小船在幽藍的夜空飄遊。他看到天上的浮雲、雨後的彩虹、夜空的群星、清亮的小溪、奔流的河水、忙碌生息的動物、岩石、綠樹、芳草、美麗的花；他看到早晨樹叢上晶亮的露珠、遠處淡青色的山巒。鳥兒鳴囀，蜜蜂嗡嗡，微風輕柔地吹過稻田。這色彩繽紛、姿態萬千的世界久遠以來就一直存在：日月星辰永遠在照耀，江河永遠在奔流，蜜蜂也永遠在嗡鳴。從前，這一切在悉達多眼中只不過是空虛無常的幻影，無可信託，注定為思想所蔑視與拋棄；因為那一切並非本質，本質隱藏在這可見的現象世界的另一面。但是現在他那自由的眼睛流連於這個世界，他看到並承認了這個可見的現象界，他要在這個世界中尋求家園。他不再追求本質，不再企圖在這現象世界的另一邊追求自己的目標。當一個人以孩子般單純而無所冀求的目光去觀看，這世界是如此美好：夜空的月輪和星辰很美，小溪、海灘、森林和岩石、山羊和金龜子、花兒與蝴蝶都很美。當一個人能夠如此單純，如此覺醒，如此專注於當下，毫無疑慮地走過這個世界，生命真是一件賞心樂事。」

可惜，命運弄人，這是悉達多墮入凡塵的開始。本書的好處之一是：你會接受悉達多心路歷程中的所有「邏輯」，而這所謂「邏輯」卻是永遠自我否定的邏輯。

禪的理性主義

世界有太多「名」與「實」，「相反」與「相成」的矛盾。佛教在某些人心目中是「迷信」而已，而在另外一些人的心目中又是不折不扣的「現實」的理性主義。正如「現代理論物理學」與所謂「東方神祕主義」的奇妙相遇[23]，使得最科學的原子彈製造理論基礎與似乎離科學最遠的佛教信仰融為一處。另一個最「形象」的例證：電影《駭客任務》（Matrix）的理論基礎是佛教，影片故事中的虛擬世界尤其顯示佛教教義中「萬法唯心」的思想。而該影片的編劇沃卓斯基兄弟「很喜歡史詩與哲學，喜歡叔本華……」，拉里．沃卓斯基（Laurence “Larry” Wachowski）「比大部分德國學者更瞭解赫曼．赫塞」。

這是一個「現象界」驚人擴張的時代，一個缺乏信仰的時代，一個令人無所適從的時代，一個需要更寬廣精神框架的時代。因而，這也必將是一個需要「圓融統一」的時代，一個需要「禪」的時代。

赫塞的「禪」卻有著理性主義的背景：不是從信仰出發，不是從書本出發，不是從社會意識形態出發，而是把一切置於自身的理性觀照之下，以理性的精神引導自我走過世界，走過生命，走過一切心與物的形相，從而達到物我一如的解脫境界。錢穆論中西文化之異同時說中國是詩的文化，而西方是戲劇的文化，《悉達多》一書卻是西方文化中的異數，其目標不是表演出人生，而是將心靈在人生中的真實感受加以詩化的演繹。因此，一個關於佛教的故事竟拔除了任何「盲信」的因素，這在中國的閱讀空間中可算獨樹一幟了。

一位西方讀者評論道：「《悉達多》的文字很容易讀，而真正讀懂可能需要一生的時間。」另一位讀者則說：「不是赫塞寫《悉達多》，而是悉達多在寫赫塞。」《悉達多》之深刻並不在於故事背景的遙遠，不在於論道的高妙，而在於閱讀過程中強烈的切近感與現實感，讓讀者的內心自我不期然飄然升起，隨書中的悉達多踏上精神之旅，讀者現世的經驗可以在旅程中得到超拔而化作具體的證悟。《悉達多》竟不妨作為現代人的入道階梯。

僧人問：「達摩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崇慧禪師答：「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以如此詩意的境界回答如此實證的問題，中國禪宗之美之真可見一斑。然而，現代人往往只把這八個字當成詩境，忘記了它是在回答一個極其理性的問題。我們來看赫塞的版本：

「世界自身則遍於我之內外，從不淪於片面。從未有一人或一事純屬輪迴或者純屬涅槃，從未有一人完全是聖賢或是罪人。世界之所以表面如此是因為我們有一種幻覺，認為時間是某種真實之物。時間並無實體，僑文達，我曾反覆悟到這一點。而如果時間並非真實，那麼現世與永恆、痛苦與極樂、善與惡之間的所謂分界線也只是一種幻象。」（參見〈僑文達〉一節）

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赫塞說：

「這是一枚石子，相當長的時間之後它也許會化為泥土，泥土中會生出植物、動物或是人。我以前或許曾說過，這石子只是石子，毫無價值，屬於瑪耶女神的空幻世界。然而或許因為在變易之輪中它也有變為人或是神靈的可能，所以這枚石子才具有了某種重要性。這或許是我曾經有過的想法，但是現在我認為，這石子不僅僅是石子，它同時也是動物、上帝或佛。我不因為它變換的可能性而尊敬它、愛它，而是因為它久遠以來即包容了一切萬物，而且永遠涵攝萬物。我愛它正因為它是一枚石子，因為此刻它向我顯現為一枚石子。我在它每個細微的紋理和孔洞中都看到了價值與意義。它的灰與黃，它的硬度以及敲起來的聲響，它表面的乾與濕也同樣顯示著神祕與價值。有些石子摸起來像油脂或肥皂，有些看起來像樹葉或沙子。每一枚石子都與眾不同，並以各自獨有的方式禱唸著圓滿的『唵』字真言。每一個石子皆為梵。」（參見〈僑文達〉一節）

赫塞與悉達多

西元一八七七年出生於德國黑森林畔卡夫鎮的赫曼·赫塞是一位帶有東方神祕色彩的現代「經典作家」。在西方世界，赫塞已進入名垂永恆的經典作家的行列。他曾獲歌德文學獎、馮塔納文學獎，並於一九四六年以小說《玻璃珠遊戲》獲諾貝爾文學獎，文論家稱之為「德國浪漫派的最後一位騎士」。

赫塞的作品深刻揭示了正直的人們在世俗文明（一切以名利為轉移），尤其是現代世俗文明的壓迫下所面臨的精神危機與心靈孤寂。在其所有作品中，赫塞試圖以某種圓融統一的境界來調和甚至包容陰與陽、善與惡、物欲與神性、世俗與超越等兩難命題。

赫塞對東方文化（包括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理解與研究，恐怕遠遠超乎一般中國人對他的瞭解。他研究過佛教、老子與《易經》，並曾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描繪過一位「竹林七賢」式的中國人形象。

《悉達多》是赫塞最著名、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也是赫塞作品裡外語譯本最多的小說，到一九七七年已有三十四種外語譯本，僅印度就出版了二十二種方言版本，中國至今尚未出版過具有影響力的單行本。

當今中國正處於經濟起飛與文化重建的重要時期，對傳統文化（包括佛教）的關注與弘揚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新的熱點。佛陀的故事是世界上最神祕、最崇高、最美麗的故事，在富於佛教傳統的中國又是最流行的故事。《悉達多》是以一個現代西方人的獨特視角，寫出了一個富有淵深的人生哲理、曲折動人的東方的佛的故事。全書充滿清明的理性、深邃的思辨與崇高的詩情。

《悉達多》一書適合不同層次的讀者。一般讀者會醉心於書中百轉千迴、引人入勝的情節；善於思考的讀者會折服於赫塞日爾曼式的深刻思辨力；追求信仰的人可玩味書中雋永而空靈、只可悠然心會的禪意。喜歡古典也可，這是古代印度的故事；喜歡現代，則可從書中獲得一份在金錢浪潮衝擊下的清醒與淡泊。

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大學生幾乎人手一冊《悉達多》，它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悉達多》在中國的命運又將如何？

二〇〇四年七月於望京花園

---

1. 譯者原將書名直譯為《悉達多》，台灣通常譯為《流浪者之歌》或《悉達求道記》。本序文保留譯者初版書名。↑
2. 參見《物理學之「道」》（Tao of Physics），卡普拉（Fritjof Capra）著，一九七五年出版。↑

【附錄】赫塞生平及創作年表

一八七七年 七月二日赫曼．赫塞出生於德國符騰堡州的卡爾夫。父親約翰內斯．赫塞（一八四七～一九一六）是傳教士，後來擔任「卡爾夫出版聯合會」主席。母親瑪麗（一八四二～一九〇二）是著名印度學家赫曼．貢德特的長女。父母在印度傳教多年。赫塞家中，開放的世界性和宗教教育並存。 赫曼．赫塞還有姐姐阿德蕾、妹妹瑪麗、弟弟漢斯。

一八八一年 舉家遷居瑞士巴塞爾。赫塞在教會的男童學校上學，只能在星期日回家。

一八八三年 他的父親取得瑞士國籍（之前為俄國籍）。

一八八六年 遷回卡爾夫，住在外祖父家。這棟老宅以及卡爾夫周圍的景色多次出現在赫塞的小說中。

一八九〇年 在哥平根的拉丁文學校學習，準備參加符騰堡州的考試，以求能在「圖賓根教會學校」接受免費的神學教育。身為公立學校的學生，赫塞必須放棄瑞士國籍，因此他的父親於十一月在符騰堡為他申請德國國籍。

一八九二年 少年赫塞只想成為詩人，於是在三月七日逃離茅爾布隆學校，外祖父戲稱這是一次天才之旅。離校後第二天，赫塞又被送回學校，但內心的強烈矛盾使少年赫塞不斷生病，情況嚴重，五月終至退學。
六月，赫塞試圖自殺。六月至八月，進斯特藤的精神病院療養。
之後在坎施塔特高級文理中學學習。

一八九三年 四月，外祖父去世。
七月，赫塞的學校生活雖不平靜，但他還是通過了一年志願考試。不過無法繼續學業，只得再次輟學。
十月，在一家書店當了三天學徒，後來便留在家中。

一八九四年 從六月到次年九月在卡爾夫的塔樓鐘錶廠當學徒；計畫移居巴西。

一八九五年 在圖賓根一家書店當學徒，一共待了三年。

一八九六年 在《德國詩人之家》（Das deutsche Dichterheim）上首次發表詩歌。

一八九八年 結束書店學徒生活。
十月，第一本詩集《浪漫之歌》（Romantische Lieder）出版。

一八九九年 六月，散文集《午夜後一小時》（Eine Stunde hinter Mitternacht）出版。
移居巴塞爾，直到一九〇一年一月都在書店擔任助手。

一九〇〇年 為《瑞士匯報》（Allgemeine Schweizer Zeitung）撰寫文章和文藝評論，開始獲得一定聲譽。

一九〇一年 三月至五月，第一次義大利之行。
從一九〇一年八月至一九〇三年春季，在巴塞爾的一家舊書店賣書。《赫曼．勞歇爾遺留的文稿和詩歌》（Die Hinterlassenen Schriften und Gedichte von Hermann Lauscher）出版。

一九〇二年 獻給母親的《詩集》（Gedichte）出版，可惜母親未能親見兒子的新書。

一九〇三年 《卡門欽得》（Camenzind）手稿完成，應菲舍爾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邀請寄到柏林。
十月開始撰寫《車輪下》（Unterm Rad）。

一九〇四年 《鄉愁》（Peter Camenzind，又譯為《彼得．卡門欽得》）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赫塞一舉成名。
與瑪麗亞．貝爾努利結婚，搬進波登湖畔的一家農舍。
成為職業作家，為許多報紙和雜誌撰寫文章。
傳記研究《薄伽丘》（Boccacio）和《弗蘭茨．馮．阿西斯》（Franz von Assisi）出版。

一九〇五年 十二月，長子布魯諾出生。

一九〇六年 小說《車輪下》（寫於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成立反對威廉二世專制統治、宣傳自由思想的雜誌《三月》（März），擔任編委直至一九一二年。

一九〇七年 短篇小說集《此岸》（Diesseits）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一九〇八年 短篇小說集《鄰居》（Nachbarn）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一九〇七年 短篇小說集《此岸》（Diesseits）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一九〇九年 三月，次子海納出生。
赫塞進行第一次巡迴德國的作品朗誦會。

一九一〇年 小說《生命之歌》（Gertrud，又譯為《蓋特露德》）出版。

一九一一年 七月，三子馬丁出生。
詩集《途中》（Unterwegs）出版。
九月至十二月，與畫家好友漢斯．施圖爾策內格（Hans Sturzenegger）一起到印度旅行。

一九一二年 短篇小說集《彎路》（Umwege）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前往維也納、布拉格、布爾諾和德累斯頓巡迴作品朗誦。
全家遷居伯恩，住在已故好友畫家阿爾伯特．維爾提（Albert Welti）的房子裡。

一九一三年 《印度紀行》（Aus Indien）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一九一四年 小說《藝術家的命運》（Roshalde，又譯為《羅斯哈爾德》）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兒子馬丁患神經方面的疾病。
十一月三日，《朋友們，換個調子唱吧！》（O Freunde, nicht diese Tone）在《新蘇黎世報》上發表，招來德國民族主義者的仇視與謾罵。也因為這篇文章，羅曼．羅蘭開始與赫塞通信，並建立深厚的友誼。

一九一五年 《漂泊的靈魂》（Knulp，又譯為《克努爾普》）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詩集《孤獨者的音樂》（Musik des Einsamen）出版。
短篇小說集《路邊》（Am Weg）出版。
短篇小說集《美麗的青春》（Schon ist die Jugend，又譯為《美妙少年時》）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一九一六年 父親去世，妻子開始出現精神分裂，加上小兒子的病痛讓赫塞精神崩潰；首次接受心理治療，醫師是榮格的學生J．B．朗格。

一九一七年 有人建議赫塞停止寫批評時事的文章。
首次匿名在報紙和雜誌上發表文章，筆名為「埃米爾．辛克萊」（Emil Sinclair）。
開始寫《徬徨少年時》（Demian，又譯為《德米安》）。

一九一九年 匿名出版政治宣傳冊《查拉圖斯特拉歸來》（Zarathustras Wiederkehr）。
與在精神病院的妻子分居，孩子託友人和親戚照顧；離開伯恩，遷往位於瑞士蒙塔涅拉／ 提契諾的卡木齊居，開始長年的獨居生活。
隨筆和詩歌集《小花園》（Kleiner Garten）出版。
小說《徬徨少年時》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採用筆名埃米爾．辛克萊。
文集《童話》（Marchen）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創辦並主編出版雜誌《我向活人召喚》（Vivos voco）。

一九二〇年 《畫家的故事》（Gedichte des Malers）出版，收錄了十首附有水彩畫的詩。
杜斯妥也夫斯基評論集《窺探混沌》（Blick ins Chaos）出版。
小說集《克林索最後的夏日》（Klingsors letzter Sommer）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一九二一年 《詩選》（Ausgewahlte Gedichte）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創作《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的過程中經歷創作危機。
由榮格為他作心理分析。

一九二二年 《流浪者之歌》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一九二三年 《辛克萊的筆記》（Sinclairs Notizbuch）出版。
六月與瑪麗亞．貝爾努利離婚。

一九二四年 放棄德國國籍，重新成為瑞士公民。
與女作家麗莎．溫格（Lisa Wenger）的女兒露特．溫格（Ruth Wenger）結婚。

一九二五年 《溫泉療養客》（Kurgast）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半真實、半虛構的自傳體散文，可以說是赫塞最幽默的作品。
在烏爾姆、慕尼克、奧格斯堡和紐倫堡舉辦朗誦會。

一九二六年 散文集《圖畫集》（Bilderbuch）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當選為普魯士藝術學院院士。
結識妮儂．多爾賓（Ninon Dolbin）。

一九二七年 《紐倫堡之旅》（Die Nurnberger Reise）和《荒原之狼》（Steppenwulf）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赫塞五十歲生日，首部赫塞傳記出版，作者為胡戈．巴爾（Hugo Ball）。
與露特．溫格離婚。

一九二八年 散文集《沉思錄》（Betrachtungen）和詩集《危機》（Krisis）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一九二九年 詩集《夜的慰藉》（Trost der Nacht）和《世界文學文庫》（Eine Bibliothek der Weltliteratur）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〇年 小說《知識與愛情》（Nazis und Goldmund，又譯為《納爾齊斯和歌爾德蒙》）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退出普魯士藝術學院，湯瑪斯．曼挽留未果。

一九三一年 十一月與妮儂．多爾賓結婚。

一九三二年 小說《東方之旅》（Die Morgenlandfahrt）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開始寫作《玻璃珠遊戲》（Das Glasperlenspiel），這部小說從初稿到成書一共耗費十二年時間。

一九三三年 短篇小說集《小世界》（Kleine Welt）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四年 當選瑞士作家協會會員，該協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更有力地抵制納粹的文化政策，並儘可能協助流亡同人。
詩選《生命之樹》（Vom Baum des Lebens）出版。

一九三五年 短篇小說集《幻想故事書》（Fabulierbuch）由菲舍爾出版社出版。
由於政治原因，菲舍爾出版社分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位於德國境內，由彼得．蘇爾坎普領導，另一部分則是位於維也納的流亡出版社，由戈特弗里德．貝爾曼．菲舍爾率領；納粹有關當局不允許流亡出版社將赫塞作品的版權帶到國外。

一九三六年 三月，獲凱勒文學獎。
六音步詩《花園裡的時光》（Stunden im Garten）仍由維也納的戈特弗里德．貝爾曼．菲舍爾出版社（Bermann Fischers Exil-Verlag）出版。
九月，與彼得．蘇爾坎普第一次接觸。

一九三七年 《紀念冊》（Gedenkblatter）和《新詩集》（Neue Gedichte）由柏林的蘇爾坎普．菲舍爾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 Berlin）出版。
《跛腳少年》（Der lahme Knabe）在蘇黎世以內部出版物出版，由畫家阿爾弗萊德．庫賓搭配插圖。

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 赫塞的作品在德國遭禁，《車輪下》、《荒原之狼》、《沉思錄》、《知識與愛情》和《世界文學文庫》均不得再版。
蘇爾坎普．菲舍爾出版社進行中的《赫塞文集》，不得不轉到瑞士的弗萊茨與瓦斯穆特出版社（Fretz & Wasmuth Verlag）。

一九四二年 位於柏林的蘇爾坎普．菲舍爾出版社申請出版《玻璃珠遊戲》遭拒。
赫塞的第一部詩歌全集《詩集》（Die Gedichte）由蘇黎世的弗萊茨與瓦斯穆特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三年 《玻璃珠遊戲》由蘇黎世的弗萊茨與瓦斯穆特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四年 赫塞的出版人蘇爾坎普遭蓋世太保逮捕。

一九四五年 未完成的長篇小說《貝特霍爾德》（Berthold）以及新小說和童話集《夢之旅》（Traumfahrte）由蘇黎世的弗萊茨與瓦斯穆特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六年 評論集《戰爭與和平》（Krieg und Frieden）由蘇黎世的弗萊茨與瓦斯穆特出版社出版，收錄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對戰爭和政治的沉思。之後，赫塞的作品在德國可以再次出版。
獲歌德文學獎。
獲諾貝爾文學獎。

一九四七年 伯恩大學授予榮譽博士稱號。

一九五〇年 鼓勵並促成彼得．蘇爾坎普成立自己的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 《晚年散文集》（Spate Prosa）和《書信集》（Briefe）由蘇爾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出版。

一九五四年 童話《皮克多變形記》（Piktors Verwandlungen）由蘇爾坎普出版社出版。《赫塞與羅曼．羅蘭書信集》（Der Briefwechsel: Hermann Hesse-Romain Rolland）由蘇黎世的弗萊茨與瓦斯穆特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七年 《赫塞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由蘇爾坎普出版社出版，共七卷。

一九六一年 舊詩和新詩選集《階段》（Stufen）由蘇爾坎普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二年 《紀念冊》由蘇爾坎普出版社出版，較一九三七年的版本增加十五篇文章。
七月二日，八十五歲生日。
八月九日，在蒙塔涅拉去世。